

民國叢書

第五編

·63·

民國叢書

第五編

·63·

歷史・地理類

宋遼金史　金毓黻編著

宋代興亡史　張孟倫著

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　張家駒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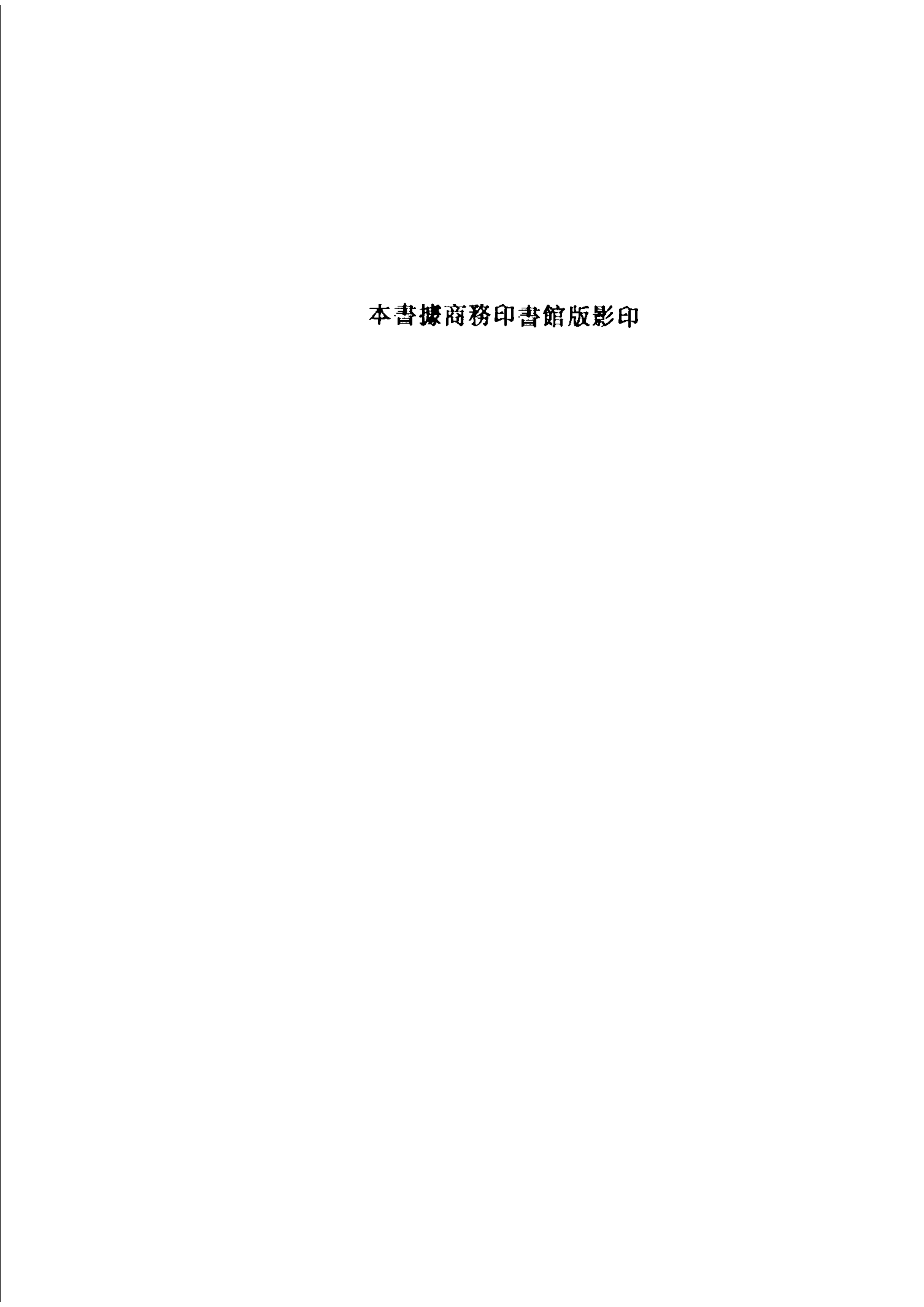
宋之外交　謝詒徵編

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　黃現璠著

上海書店

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

張家駒著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版影印

弁言

王鳴盛曾言：「好著書不如多讀書，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讀之不勤而輕著，恐著且多妄矣。」（十七史商榷序）作者讀之有感，久之不敢妄談撰述。第此七八年來，對於中國社會中心南北轉遷之史的研究，頗饒興味。讀書有得，便即劄錄；或有所見，筆之卡片。間或草為三數短文，發表國內雜誌，不敢自謂著述，追所以就正於賢明。然自此頗得先嚴暨師友之鼓勵，積久而卡片愈衆，亦不敢有意於著述也。俄值戰事發生，作者展轉播遷，數易居處，斷簡零箋，多所散佚。迨後流寓香港，生活安定，漸次增補，始復舊觀。又因地狹人稠，鼠子爲患，一夜之間，被嚙數四。遂於廿八年冬至翌年春間，草成本書上篇。欲使蒐集之材料，連綴於篇，多一副本，冀以保存，祗緣生活所累，未畢全功。客歲之冬，戰氛瀰漫港島，時勢之變化未已；既而果有城下之盟，作者幾有絕糧之厄。轉念交通恢復，亟須離境。然荷此卡片數箱，不特不便於旅囊，抑且道路檢查，易滋疑竇。遂於火線之下，潛心工作，草成下篇，以爲之續；兩宋而後，未暇及焉。維時巷戰方酣，砲彈之聲，晨昏不絕。作者蟄伏斗室，如若無聞。自念生命危於頃刻，益覺時光之可貴。因循兩月，未竟前行。復於歲

春三月，逃難故鄉，續成最後兩章，題之曰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於是所有卡片，悉數犧牲。書成後，其初但以初稿自珍，不敢輕以示人。後來屢大刪易，稍稍出以正諸友好，遂有以刊板爲言者。考思至再，卒納其議。蓋戰時行止靡常，旅途艱難，易於遺失。終恐汲汲經營之唯一手稿，不獲遂償初志，致使八年心力，耗於一旦。率爾刊布，惟圖苟全。昔司馬文正著作通鑑，首成長編。近今學者著述，亦多刊印初稿，分送親知，以待刪定。作者付印此書，亦不過竊師此意。將來戰局敉平，得集大雅之誨，以正紕謬。然後遍歷南北，博覽群籍；縱遊江湖，搜訪遺蹟。補之定之，期於異日。而全部之中國社會中心南北轉遷史，亦冀可得以問世。因述作書鏤板顛末如此，則其間讀者容有若干不滿之處，或可足供鑒諒。至希進而教之，以匡不逮。則所謂著多妄者，庶幾其可或免歟？本書之成，多得諸師友直接間接予以指導及協助，於此略布謝意，並敬以此書紀念　先嚴祥熙府君，追敬鞠育劬勞於萬一。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作者自記。

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

目錄

上篇　沿革考

第四章　隋唐五代東南之富盛

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

上篇　沿革考

第一章　緒論

地理環境支配歷史—文化中心之嬗遞—歷史上之南北觀—總論參考資料

〔地理環境支配歷史〕　支配一地文化之發展，其要素有二：一曰地理環境；一曰社會環境。地面爲社會成立之基礎，故於人類社會之發展，有莫大之關係。社會學者，於是倡爲地理環境說（The Geographic-environment Theory），藉以詮釋社會變遷之原。若白克爾（Buckle），森柏爾（Semple），漢廷頓（Huntington）輩，皆其儔也。夫歷史既爲人類繼續活動之累積，則歷史之開端及其發展，要不外二者之交互作用使然。法人邵可侶（Elisee Reclus）氏，即謂歷史爲地理之因人與人繼續不斷之反應作用累積而成[1]。英人斐格萊（James Fairgrieve），亦主歷史之變遷，由於地理條件支配之結果[2]。不過地理環境，並非處於完全支配之地位。論其影響，在人類文化幼稚時代，力量至大；反之，文化愈進步，人類控制自然之能力愈大，則其力愈小，其理至明。且人類不僅調適環境以求生存而已，其勢必趨於尋求更優越之調適；更優越之生存，然後社會始有進步。是故一地方之文化，遇有地理上之缺憾，或社會需求之日緊，則人類爲求更優之生存計，或積極的予以改良，或消極的轉移或擴充其地位。歷史上民族之轉徙與混合，文化中心之嬗遞，疆域之展拓，商業之往來，莫不循此軌轍，交相興謝。然則社會因地理條件而變遷，地理亦因社會之變遷而改易，與互爲因果者矣。

〔文化中心之嬗遞〕 社會中心轉遷者，社會變遷現象之一也。人類社會現象，自始即常在變動中。此種變動，或起於人口，或起於文化。後者尤爲社會成立之基本要素，人類之社會行爲，無非在文化中活動而已。若進而究此變動之由來，實不外發明與傳播兩端。傳播者，一種文化，由一文化區域傳至另一文化區域之謂。蓋文化極賦傳染性，不與外界接觸則已，一經接觸，便有傳播之可能。其傳播之方向，若無外力阻止，常由內部傳向外方，由原發明地向外漸々廣播，此原發明地者，即所謂文化中心是。是故文化傳播之傾向，初由原中心地傳至次中心地，如是而逐漸推廣焉。伸言之，文化中心之轉遷，涵義有二：一爲舊中心之改變，一爲新中心之產生。此種轉移，或基於地理環境之差異：原發明地文化之產生，原自有其超卓之條件，歷時既久，社會變遷，其他缺憾，往往自然流露，如氣候之不良，地形之陝隘，此種弊竇，殊非人力所能補足。復因人類控制自然能力之增進，其與外間接觸之機會日多，一經發覺較優之地位時，人類之天性，恒捨此而就彼焉。或基於地理環境之變化，如水、旱、風、震……諸災害，常使社會秩序，不能維持其原有之均衡，其中心之價值，亦漸次消失。此消極的限制，生於自然環境者也。而又益以社會環境之變遷，與及有組織的文化傳播，前者如人口之增加，物質需求之漸廣，政治之不良，戰爭之破壞……等等；後者如遠征、傳教、殖民，以及一切政治、文化侵略諸事象；皆爲促進社會中心轉遷之由來。至其變遷之動向，恒循一定之途徑也。此途徑者，即斐氏所謂『地理條件給予保護，且能支配人民取得能力之方向，一方面決定阻力最小之路向；一方面藉影響於人類心理，使之決定初似艱難但就全局言爲較易之途徑』。是也。故『人類不僅居於生活較易之地，即有較多能力可用之地，且向流動最易之方向，即行動時所費能力最寡之方向而遷徙[3]』。直至遇及或種天然障礙，或竟爲他種民族相反方向之擴張阻止而後已。歷史之進步，概皆沿此法則。

爲北半球之諸族，居處愈北，冰雪愈劇；內陸燥旱，生物不蕃；爲溫暖滋潤之氣候所誘餌，乃有自北而南之趨向。雅里安族之入據窩遜濟平原，北美兩洋沿岸印第安人之南下建國；與夫中國歷史之由西北而東南，莫不皆是。民族國家

之發展，文化隨而擴充；此古同化之結果，此實中心亦因以轉移。蓋每一次遷徙或擴張，勢必促成背後民族之接觸。結果必須在文化上一面接受宿居民之影響；一面則勝於及其文化，終爲土著所吸收，其行蹤跡，既結錯綜，就地理環境言，吾國疆土，東西佔經度約六十四度餘，南北佔緯度約四十五，面積浩廣。西部帕米爾高原，爲群山之總匯。康、藏、蒙、新一帶，號爲高原。西部溪地，尤多六七千粎之高山，山巔積雪，永年不化。高地沿邊，遂漸低陷，或爲盆地，或爲高原，或爲坡地，或爲山丘，起伏紛歧，綜錯不一。再東始爲平原，地勢緩坦。若松遼、黃淮、吳越、粵江諸平原，皆在二百公尺以下。是故沿海之域，低逓敞平；距海愈西，愈形高峻。換言之，吾國崇嶺高原，皆在西北；平原低地，偏處東南。高原傾斜既急，交通梗隔，不宜人居，不適耕種。平原則河川沼澤，交灌田疇，地味肥沃，物產豐富，此地形之大較也。至若氣候迴殊，亦良重要。吾國極南，距赤道不過八度餘，極北將至五十四度，域內氣候，複雜異常。大抵愈往北方，愈益寒冷。其季候風向，夏則東南，冬則西北。自南至北，大山橫亙，如秦嶺，如南嶺，皆足以爲氣候之障壁。於是愈往內陸，愈益乾燥。是以東南一帶，溫和濕潤；西北區域，寒暑劇差。此氣候之大別也。若夫土壤分布，亦南北互殊：北方多屬黃土，雖號肥沃，而性質疏鬆，易於滲水；水分稍缺，便成貧瘠。南方多爲紅土，其沖積之地，土質細緻，如長江，珠江三角洲，皆極肥美。沿淮河西至秦嶺，乃其分界也。夷考吾國初期文化，實始黃河流域。西域流沙，廣漠難涉；北際漠南，凜冽難越；其東則浩海天限，洪荒滔滔；惟南方爲秦嶺，有蓊翳之林藪，與巍峩之嶺阜矣。其地黃土堆積，大河下注，灌溉所及，蔚爲沃壤。孕育條件既具，中國文化以生，開幽同化之結果，遂成民族活動之根本，二千餘年，無以易也。爾以生齒漸稠，文明進步，江淮以南，溫和多雨，平野沃衍，宜生草木，於是中華民族，終不能偏促於乾燥寒冷之黃土一隅，遂而南趨發展，一若雅里安印第安諸族者然。

其漸進之次第，始而及諸江淮，繼而浙閩百粵。約分析之，以爲三期：（一）自上古以迄西晉，北方實爲根本，衣冠人物之所萃；南方鄙野，形勢懸殊，三千年來，可稱爲北方中心時代。（二）及至五胡大入，中樞南移，以至北宋之

末，經營垂八百年，篳路藍縷，始克相頡，是可為文化統一時代。（三）降及近世，八百餘祀，中原屢劫，鼎祚數遷，南方以成首要，富盛無倫；北方衰老，逈相判別，至是可稱南方中心時代。不過文化變遷之速度，蓋由日積月累，年代愈久，累積愈多，而結果愈大。尋常的社會變遷，多循此途。如是，則社會變遷之痕跡，吾人雖可從人口及文化轉遷中尋求；然於整個變遷的過程中，若無非常的迅速的變遷，累積其間，則上述之各階段，無從剖分。然事實上尋常變遷中，往々又有非常變遷累積其上，以增長其速度。此種非常變遷，要以民族大徙為樞紐。內戰，天災，固足以促進新社會接觸與人種之混合，猶不若異族侵陵收效之敏速而固定。強者挾其武力與俱來，惟有驅逼弱者作同一方向之撤退，直至不受脅迫地步而後已。羅馬時代歐洲民族之西向大轉徙，殆受亞洲西侵之突厥民族匈奴脅迫所致，其人向居中國之北，棲息於蒸燥之沙漠高原，自漢武之撻伐，以至孝章之出擊，南向正途已絕，一部轉而漸西。漢末騷離，稍稍南入，異方雜處，戶口滋繁，晉室內亂既作，由是肆行大舉；西部諸族，乘時並進，盤據中原，僭擅自立，於是漢族第一次大規模南下移民，以告成熟。隋朝統一南北，曾幾何時，而東北之通古斯族，於十二世紀初葉，又復南下轉而侵宋矣。黑龍江流域之間，緯度過高，隆冬嚴寒，指墮膚裂，黃河沃壤，相去霄壤。漢族被迫大舉南遷，至是遂一而再。歷史上經此兩次之局面，南方文物，轉而凌駕北方之上，其轉遷之事蹟，見於冊籍者，斑斑[illegible]可考也。

• • • • • • •

〔歷史上之南北觀〕　南北之稱謂，原古人統括之辭，未嘗有所定限，猶之北方有「關中」「山東」「中原」等說，假以為行文語言之方便而已。不過積習相承，沿用既久，往往假之以為一定區域之代稱。而疆域廣狹不同，涵義代有改易。上古之世，領地最狹。當文化僅被黃河流域期間，極南不過長江流域一帶，初無畛域之劃分，所謂南北，但言方向而已。周禮云，『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卷八）則周代東南之地，在今江浙平原吳越域也。荊州領域甚廣，據上所言，凡自衡山以北，歷雲夢江漢流域，以迄淮河水系湛潁二川之間皆是。故楚、申、呂、應、鄧、陳、蔡、

漢、陳、四十一國，亦稱南土，亦以楚為最大。於是春秋之世，南方遂成楚國專稱矣：左傳成公九年，晉侯見鄭人所獻楚囚，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問其職業，以伶人對。使與之琴，操『南音』。襄公十八年，晉聞楚將攻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5。』特亦偶一言之，而不常見，秦漢因之，以曲阿會稽為東南6，以廣陵雲夢為南方7。南陽南郡之得名，言在中國之南也8。此外更有江南江東之稱者：左傳昭公三年『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備田具，王以田江南之夢。』（卷十五）史記貨殖列傳江南有豫章長沙，江東有吳，皆都會。然則古所謂江東，猶後世之江南；古人謂長江以南，即今江西湖南北地也9。

三國之世，天下分裂，南北畛域，始趨具體，維時吳據江南，幾盡有荊揚二州之域；蜀則囊括梁益，掩有漢中；魏則混一中原，互為犄角。吳魏接壤，中隔長江，相距連年，終不能越，時人所謂南北，因亦以此為界。魏文帝黃初六年征吳，至廣陵城，臨江觀兵，見江濤歎曰，『固天所以隔南北也10。』是以吳蜀稱魏曰北方，謂魏人為北人，或曰北虜；又曰北寇、北賊11。反之，魏亦以吳為南土12；而吳人又親自稱為東南：孫權即位告天文言，『權生於東南13。』薛瑩獻詩追數其父綜遺文言，『天啓其心，東南是歸14。』者皆是。晉代因之，亦以吳為東南；平定以後，仍以名其故士，是即晉書所謂東南六州。六州者，意指荊、揚、郢、江、交、廣也15。惟吳人則仍以南人見稱焉16。東渡以後，都於建康，凡分裂者二百七十餘年，南北之界限益顯。史稱南朝北朝。二百餘年之間，疆界不一，變革紛繁，難為定說。大致言之，要不外江淮之間而已，尤以淮水為界期限最長。北朝之稱南朝曰東南，稱其人曰南人，一若先代。魏書載司馬楚之請伐宋，有言，『今天網遐舉，殊方仰德，固宜掃清東南，齊一區宇，使濟濟之風，被於江漢17。』北齊書載溫子升為高帝草詔，有『東南不賓，為日已久』語18。魏書高柄使宋，南人稱其才辯；孫瓘使江南，南人稱其機辯滑稽19。他不乏例，舉其著者。第當時之東南，捨此更有他義。南北各就本域，另有不同之區分，魏書中東南兩字尤常見。梁武

帝北伐，遣將湛僧珍陷東豫州，魏以曹世表爲東南道行臺以禦之。其後荊襄入魏，復授長孫儉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委之安撫之任20。山東沈文秀之亂既平，慕容如意上表有云，『悠彼東南，永爲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濟泗息烽警之虞21。』六州者，並、豫、冀、兗、青、徐是。後齊東南道行臺設治彭城22。則淮河以北山東河南以至湖北之間，概在其內。此北方之東南也。吳郡張率侍宴賦詩，梁高祖舉爲東南才子23。陳高祖代居長城，其加九錫封陳公策文稱其世寓東南而宗居汝潁24。故長江下游又南方之東南也。中國政治，經此一再分裂，南北之觀點漸次歸於成熟。

隋唐混一寰宇，南北國界消滅，雖其說之仍存，已不若前此區劃之嚴峻，若隋人之言東南，仍襲北朝舊說，以爲一隅之通稱，且亦非所常見。金陵之平定也，文帝詔韓擒賀若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25』隋祚特一見而已。自經天寶，中原板蕩；國家財政，全資東南，至宋遂有一定經界。不過唐人好以江淮代言，意即江南淮南兩道所轄。論其四至，大抵北自淮河，南至五嶺，西抵四川，東盡於海。唐書李華傳：張巡『退軍睢陽，扼東南咽領，自春訖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彊，出奇無窮，殺馘兇醜，凡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卷二〇三）此以江淮爲東南也。北宋契丹講和，互皆稱北朝，自稱曰南朝；自是謂其地曰北方，謂其人爲北人。此以遼宋疆域爲界者也。然此不過對外而言，與吾人所言顯有差異。其在國內，則有東南六路東南九路之說，以設官施政之單位。六路者：江南東、江南西、淮南、荊湖南、荊湖北、兩浙是，置有江淮荊浙制置發運使等官；九路除上述者外，增以福建、廣南東、廣南西三路，有江淮兩浙荊湖福建廣南茶鹽制置使。按此官職，例不一見。南渡以還，與金元先後劃淮對峙者，又百餘年。中國政治，再由統一而至偏安。南北境界，竟從此而趨於明確。元時所謂漢人南人，蓋即以此爲斷，與金人以山東河南爲南人者不同，蓋金人未能統一全國26。自此南北範圍，大都以爲準則。——總之，歷史上之南北觀，演變至繁，苟從異以求其同，則政治上之分裂，以劃淮爲界者最長，習慣上之稱謂，亦指淮南淮北者較多。即自吾國地理言，亦當以秦嶺爲南北之分界。秦嶺山系者，自西部高原蜿蜒以東，爲岷山，

代熊耳山、華山、伏牛山、桐柏山，至是，淮水瀕川北北，東滙諸流以入海，而金宋以後劃其州，沒於中原南後止。是爲淮陽諸山，淮南淮北，氣候迥殊，長江大河，物產各別。故南北之界限，當以秦嶺淮河，以爲限斷。

「總論參考資料」　吾國史學，夙稱發達，宋世尤號昌盛，著作極富，類多泉然巨帙，滿目琳琅。諸家著述，有足資考證之資者，奚可勝數？第以數百年來變亂相尋，中多湮滅；而國內圖書館之設備完善者，更寥若晨星。茲篇之作，以時較近，然以人事滄桑，雖距歲月，匪匪經營，亦輒散失。雖經多方搜補，諸書仍難盡見。爰就所見資料，分別臚述如次。

昔人最重正史，以爲『正史體尊，義與經配』27，故持論甚嚴。宋人掌故賅備，而宋史則以蕪穢見稱，蓋以書成倉卒，難免紕繆。其書前後牴牾者，誠不甚少，又以龐然巨帙，遂貽繁冗之譏。然正史之價值，固非徒在史學上之成就而已，其於本身爲史以外，尚有極珍貴之史料存焉。舊史限於體例，對當代社會文化裁述，殊不能饜人所求，自不能不稅統於涉筆之間28，或求之諸志之內。所幸宋史諸志，多採各朝會要，材料豐富，頗足參證。考史事者，不病繁蕪，惟恐其紀之不詳，言之不備矣。重以年代縣邈，書籍散亡，兩宋國史、實錄、日曆、時政記諸書，已不可復得，馴至數百年間，終無以易。揩乎南都以後，多所闕略，斯論者所深病，亦本篇之遺憾也。——宋朝册籍之足補正史闕略者，其數甚多，尤稱一代巨擘者，有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及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二書俱仿通鑑義例，而均以浩博爲實自任，雖紀一時朝政，而所存文獻獨多，廣蒐博錄，有助茲篇非鮮。燾自言作書之旨：『旁采異聞，補實錄正史之闕略；參求眞是，破巧說僞辨之紛紜29』。以爲『寧失之繁，無失之略』30。故原書述一千六十三卷，周密癸辛雜識載其采集史料方法，頗與近時學者相類：

昔李仁甫爲長編，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凡本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匣，分日月先後次第之，井然有條，眞可爲法也。（後集）

其用心之專可見。洪亡於元，至明復出，以錄永樂大典中，而原本隨亦散亡。李心傳則南渡後史家之著者，故其書考訂

極精，所存案牘奏議，最足以供考證。惜乎原本流傳已絕，清修四庫全書，始從大典采輯之，與長編並非本來面目矣。

李心傳別有一書，與繫年要錄互相發明者，名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李氏參預纂修之事，得親東觀之秘，博諳典章，采輯成帙。繫年要錄止於高宗一朝，雜記則兼及孝、光、寧三帝，四朝政要，粲然畢備。蓋會要之體，於宋大盛：王溥之唐及五代；徐天麟之兩漢，莫不分門類事，條分縷析，一代規模，綱目具見。雜記之作，實師其法。不過宋代政制之書，最重要者，首推宋會要稿。其書失傳於世，近年始由北平圖書館影印，凡二百冊。宋史藝文志所載時人纂輯會要，多至七種：有章得象編王珪續宋六朝會要三百卷，虞允文續會要三百卷，梁克家中興會要二百卷，楊濟鍾必萬等孝宗會要二百卷，秘書省進光宗會要寧宗會要各一百卷，及張從祖纂輯之國朝會要凡五百八十八卷，並皆亡佚。逮清中葉，徐松奉命輯全唐文，復於永樂大典中輯出，未及整理，因亦未曾鏤板，迄今始得公之於世，亦學術界中一幸事也。是書雖仍有待於重訂，然所錄資料甚豐，食貨一門，尤爲詳賅，最有裨於史實，惟於南宋後事缺略仍多，爲可惜矣。馬端臨文獻通考，自上古迄南宋寧宗之世，分門著錄，採摭宏富，而宋事尤詳，多宋史所不載。案語中徵引諸家議論，語多精要，可資參考。他書中如王應麟之玉海，多採當代故實，足補史志之遺，其價值固不下於雜記通考也。

記載地理之書，則以諸志爲主。宋代方志之學大興，諸家志書之見於宋史藝文志者，共達一百三十五種，而以圖經、記、錄爲名之作尚不與。倪燦撰宋史藝文志補，復得十一種，可見其富。第今所見者，什一而已；其書又皆限於州郡，未能普遍全國，以致未能萃集其大成，比較其同異，價值因而大減。范成大之吳郡志，羅濬之四明志，周應合之建康志，潛說友之臨安志，其著者也。是數書者，皆成於南渡以後，足輔諸書之缺；又以取材於州郡，敘錄兼各門，其於地方吏、戶、禮、兵、刑、工之詞，包羅萬有，亦可觀其梗概。至總記諸路者，有樂史太平寰宇記，王存元豐九域志，歐陽忞輿地廣記，王象之輿地紀勝，皆稱一代之巨擘，三書成於北宋，而後者成於南宋，斷斷於州縣沿革名勝古蹟之爲

引者，曰吳自牧夢粱錄，其記南宋末年社會之盛，上而帝室宮禁，下至百姓生業；四時節序，風俗習尚；坊戶市肆之瑣細，可觀湖山之勝實；歷代人物，戶口賦稅，得以覘窺大備，均都市之事所必錄；周密武林舊事，亦記臨安之勝，體例近似；耐得翁都城紀勝，敘事較簡，三書詳略互異，皆出於宋元之際，俱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而詳備過之。孟氏之書，出於南渡初年，專述汴京北宋舊事，四書前後輝映，求之志傳不可得者，乃於此而得之，實古代文獻中一大奇蹟。餘如龔明之中吳紀聞，元陸友仁之吳中舊事，多記前賢行述，掌故叢談；范成大作桂海虞衡志，自云皆方志所未載；周去非作嶺外代答，自云損益范書，而增己見聞；皆記嶺南物產、風土、法制、名山、岩洞、製作、器用之事，而周書外國諸傳，可考交通市舶之大略，與趙汝适諸蕃志，具有同等價值者也。趙書今有外國譯文，所言皆提舉福建路市舶時聞見海國之事。李廌洛陽名園記之追述洛中園囿，范成大吳船錄之詳敘蜀中郡邑，皆無方志之名，而有地記之實。蓋宋人雜錄之作，每多精構，其著者莫如沈括夢溪筆談，洪邁容齋隨筆；餘如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司馬光涑水紀聞，蘇軾東坡志林，羅大經鶴林玉露等書，俱同享盛名。不過或重考據前聞，或長於典章政要，或記宮廷逸事，或志親貴言行，反不若莊季裕之雞肋編，陸游之老學庵筆記，周密之齊東野語，與癸辛雜識等之多記民間事實，足爲采摭之資也。其專記一物者，則蘇易簡之文房四譜，唐積之歙州硯譜，米芾硯史，端溪硯譜，費著之蜀牋譜蜀錦譜是。其傳載技術者，則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宣和書畫譜，夏文彥圖繪寶鑑，郭椿畫繼是。說部之書，隨筆雜錄，譚親懟怨，踳駁難免；不過觀察殊途，別擇自異，此蓋不可一例而言。

名人文集亦多有裨史實，蓋所存奏議中，往往流露社會動態。其位居顯要者，廁身朝列，於各地方行政運用情況，多所考核，長短自不能無所建言；又或身典誥章，文苑別集者，比比皆是。宋文長於說理，而以『載道』爲依歸，或有所主張，或見諸論述，莫不隨文網之疏漏，暢抒胸臆，故議論奏疏，每多可取。江南山川靈秀，士大夫往往流連，其間詩詞唱和，或寄愛國之思，或賦地方之美，雖不免誇溢之辭，要可窺其大略。其職司蕃滑者，所言更足徵信。四庫全書

總目別集類，宋集得三百九十六，故存者尚足與言充棟。要非盡集而可見，復非盡善而可採，特擇其重要者，如北宋之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南宋之朱熹、楊萬里、陸游、樓鑰、眞德秀、魏了翁等輩言之耳。至合諸家而爲一書者，呂祖謙宋文鑑爲最要。自云『將秘書省集庫所藏本朝諸家文集，及於士大夫家宛轉假借，旁采傳記它書，雖不知名氏，擇其文可錄者，用文選古詩十九首例並行編纂31。』清莊仲方輯南宋文範，以爲之續，緣呂書僅訖中興以前人物已。不過收錄者類多自見文集，價值不逮遠甚。宋文鑑之作，蓋孝宗以『祖宗』朝著作繁多，難於偏覽，思擇有補治道者表而出之，而呂氏受命。文範去取一以文辭爲度，例言自謂『擇其雄渾遒深者，存之以見其概。』則後書且不如前，其史料價值可見矣。至若詩篇之作，以備采風，其制甚古，不過宋人詩詞，偏重抒情之作，與言史詩，鮮足當之。所見總集有陳思兩宋名賢小集，陳起南宋群賢小集，明毛晉所輯宋六十名家詞，與夫清代吳孟舉等所輯宋詩鈔等數種而已。

章學誠言，『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32。』典冊之目至繁，勢難一一董舉。茲尤有所贅言者，則後學研治之功，未可泯滅是也。初，宋會要稿未得問世，日人體得食貨一部以歸，因據以言宋代經濟之學者，實繁有徒，宏文巨著，接踵而出，乃緣佚本之流傳，反得以昌明於國外。漢學家中，有桑原隲藏者，著有晉室之南渡與南方之開發及從歷史上觀察中國之南北文化二篇33，雖未曾根據會要，然與本篇之關係最大。前文紀東晉時事，即著者所謂文化統一時代之關鍵也；後者兼及先秦以至清季，上下囊括四千餘年，而文殊簡略，取材雖博，事多未備，似屬提要一類，實則問題之提出，亦不始於桑原，唐宋以來，我國早自言之，特未有專題之著述已。然則謂其徒勞無補於事乎？則曰不然。首集諸書以爲專題研究者，氏其人也。文中見解獨到之處，本篇亦輒採納。其餘學者專著，不一而足。如加藤繁氏之宋代都市的發達，小竹文夫氏之南宋臨安之都市生活；我國學者丁文江氏之歷史人物與地理之關係，張振之氏之中國文化之向南發展，忻啓三氏之我國南北之地理觀點，賀昌群氏之漢末大亂中原人民之流徙與文化之傳播，李旭氏之魏晉南北朝時政治經濟中心的轉移，譚其驤氏之晉永嘉亂後之民族遷徙，全漢昇氏之宋代東京對於杭州都市文明的影響，余鍈氏

之宋代儒者地理分佈的統計……等。數年以來，悉心究集，雖屬文料，亦加流覽；稍稍涉及，不厭深求。良以前輩所見之書，今人未必皆見，前人獲睹器物，今人未必可得。近百年來中國文獻古物之外流，如四庫之珍本；故宮之遺物；敦煌之石室；私人之寶秘；正未有艾。時代愈遙，文物益渺。生於後世，對先賢考證心得，勢不能不多所借重，甚或援引以補見聞之譾陋，蓋亦無可如何矣。

附　註

1　見鄭紹文譯人與地。（L' Homme et la Terre）

2　見張富康譯地理與世界霸權。（Geography and the World Power）

3　同前。

4　國語卷一六鄭語載史伯語，『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左傳卷一六載詹桓伯語，『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又詩殷武篇云，『維汝荊楚，居國南鄉。』崧高篇云，『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5　左傳卷十、卷一二。

6　太平御覽卷一七〇引輿地志，『曲阿縣屬朱方南徐之境。秦有史官奏東南有王氣在雲陽，故鑿北岡截直道使曲以厭其氣，故曰曲阿。』又引地理志，『漢末童謠曰，「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吳乃改會稽之餘暨爲永興，分餘不爲永安以協謠言。』

7　漢書卷六三廣陵厲王傳賜策云，『建爾國家，封於南土。』淮南鴻烈解卷四，『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

8　太平御覽卷一六八引釋名，『南陽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爲名。』又引楚地記，『漢江之北爲南陽；漢江之南爲南郡。』

9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一江南條，『史記貨殖傳：江南豫章長沙。又言江南卑濕，丈夫早夭；皆謂今湖廣江西之地。項羽本紀：江東雖小，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今人所謂江南，古之江東也。』

10　三國志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

11 太平御覽卷六〇引吳錄，『步隲表言北降人說北人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大江。』三國志吳志卷二孫權傳黃武五年春令曰，『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同書卷一二陸瑁傳上疏言，『北寇與國，壤地相連，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又卷一五周魴傳云，『不知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爲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

12 晉書卷二文帝紀景元四年夏『將伐蜀，乃謀衆曰，「…又南土下濕，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定虢吞韓並魏之勢也」。』

13 三國志孫權傳引吳錄。

14 同書卷八薛綜傳。綜蓋沛人南歸吳者。三國志中以吳爲東南者極多，故不俱引。

15 晉書卷四六劉頌傳上疏有言，『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晉平吳，得荊、揚、郢、交、廣五州，說見洪亮吉補三國疆域表。惠帝時置江州，其數適六。

16 同書卷五七吾彥傳長沙孝廉尹虞謂陸機曰，『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

17 卷三七本傳。

18 卷二高祖紀。

19 各見卷四八、卷四六本傳。

20 見魏書卷七二曹世表傳；周書卷二六長孫儉傳。

21 魏書卷五〇本傳。

22 隋書卷三一地理志，『彭城郡：舊置徐州，後齊置東南道行臺。』

23 梁書卷三三張率傳，『侍宴賦詩，高祖乃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爲盛」。』

24 陳書卷一高祖紀紹泰二年、

25 隋書卷五二韓擒傳、

26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趙世延楊朶兒只皆色目條：『漢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爲斷，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爲南人，河南唯江北淮南諸路爲南人。』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八金元俱有漢人南人之名條：『金元取中原後俱有漢人南人之別，金則以先取遼地人爲漢人，繼取宋河南山東人爲南人。元則以先取金地爲漢人，繼取南宋人爲南人。』

27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五。

28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舊史之作列傳，其本意固非欲以記社會記文化也；然人總不能不生活於社會環境之中，既敍人則不能不涉筆以敍及其環境；而吾儕所最渴需之史料，求諸其正筆而不得者，求諸其涉筆而往々得之，此列傳之所爲可貴也。』(頁六九)

29 見文獻通考卷一九三乾道四年進長編奏狀。

30 同前淳熙元年奏狀。

31 宋文鑑卷首奉聖旨詮次劄子。

32 文史通義外篇報孫淵如書。

33 前篇原載大正三年十一月藝文雜誌，又見昭和四年東洋史說苑。師大月刊第十四期有譯文。後篇原載大正十四年十二月白鳥博士還歷紀念東洋論叢，文哲季刊第一第二期有譯文。

第二章　上古秦漢中國社會

上古根據地黃河—周代南北社會—人材之比較—秦漢南方與北方—工商業與都市—人物之淵藪—人口之轉徙—郡縣官吏開發地方—秦漢時代之四川—魏、吳、蜀三個政治中心—結語

〔上古根據地黃河〕　上古中國幅員甚狹，史記載黃帝遷徙無常，東至於海，登丸山；西至空桐，登鷄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禹貢九州之制，在南曰荊揚，西曰雍梁，北冀州，東青兗，亦無疆界可定。蓋當部落時代，氏族林立，政權未集，蠻夷雜居，雖云聲教所被，訖於四海，然眞正爲我華夏之根據地者，概不出黃河流域以

外。觀於近世明器之出土，歷代都邑之建置，其說自明。——黃河自出甘肅高原以東，沿阿拉善山脈北流，尋爲哈那都林山脈所阻，折而向東，至歸綏平原南部，更折而南流，行於山西斷層山地與鄂爾多斯草原之間，至華山納西來洛渭二水，至是遂爲秦嶺山系之華山所阻，東折而流入平原。此段中流所經，概在肥沃之黃土層（Loess）分布地內。此種土壤，有機肥料豐富，而性質鬆散，臨河之地，導水灌田，即成沃野。更東下流沖積土層（Alluvial Soils），雖含有灰質甚多而鹹性顯著，然主要黃河沙泥及其他沈澱物淤積而成，生產力量彌大。獨氣候因在北緯三十二至四十二度之間，故寒冷而高亢。吾國文化發源於斯，原可另闢蹊徑，南向發展；無如南方多屬丘陵，林木叢莽，環境迥殊，尚待開闢。禹貢謂揚州『篠蕩既敷，少夭木喬』。其貢品金玉篠簜，與荊州之杶幹栝柏等物以外，均有齒革羽毛之屬。可見森林繁茂，鳥獸同居，狩獵所得，即以充貢。而農事則揚田下下，荊州亦不過下中，因而古代農民，遂亦不加注意。

是時社會活動，集中北方，而北方又以近東之下流平野，即今河南河北山東一帶。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言曰：

都邑者，政治與文化之標徵也。自上古以來，帝王之都皆在東方：太皞之虛在陳，大庭氏之庫在魯，黃帝邑於涿鹿之阿，少皞與顓頊之虛皆在魯衛，帝嚳在亳，惟史言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與古帝宅京之處不同，而堯號陶唐而冢在定陶之成陽，舜號有虞氏而子孫封於梁國之虞縣，孟子稱舜生卒之地皆在東夷。蓋洪水之災，兗州當其下游，一時或有遷都之事，非定居西土也。禹時都邑雖無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後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見於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雜處河濟間蓋數百歲。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後五遷，不出邦畿千里之內，故自五帝以來，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東方。惟周獨崛起西土，武王克紂之後，立武庚，置三監而去，未能撫有東土也。逮武庚之亂，始以兵力平定東方，克商踐奄，滅國五十。乃建康叔於衛，伯禽於魯，太公望於齊，召公之子於燕，其餘蔡、郕、郜、雍、曹、滕、凡、蔣、邢、茅諸國，棊置於殷之畿內及其侯甸，而

予仍居豐鎬者凡十一世。自五帝以來，都邑之自東方而移於西方，蓋自周始。（觀堂集林卷十）

禹貢冀州田中中而賦上上錯；兗州田賦中下，而貢有漆、絲、織文；青州田上下而賦中上，其貢絲、枲、鹽、絺；徐州田上中而賦中中，其貢珠、魚蠶、縞；豫州田中上而賦錯上中，其貢漆、枲、絺、紵、纖纊；梁州田下上而賦下中三錯，其貢璆、銀、熊、羆、狐狸、織皮；雍州田上上而賦中下，其貢球、琳、琅、玕，可見田土之美，厥在渭淮谷地之雍徐二州，魚鹽蠶桑之利在山東，紵帛紡織在河南淮北，四川貢皮毛而土在下品，蓋與南方同屬蠻莽之區也。

〔周代南北社會〕　周代文化由東方遷至西北，已如上說，然觀周代領域，仍不能逮長江流域。洪邁容齋隨筆云，『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里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爲蠻，淮南爲群舒。……其中國者，獨晉、衞、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卷五）南方蠻夷之最著者曰荊蠻，其建國有吳楚。吳太伯者，周太王之子，王季歷之兄。太王欲立季歷以及其子昌，大伯仲雍望風知旨，乃奔荊蠻，文身斷髮以避之，自號勾吳，荊蠻義而歸之者千餘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使居丹陽。近人顧頡剛曰，「楚之古文爲楚……楚亦名荊，當以荊棘繁多之故[2]。」則所謂荊蠻者，意謂山林間落後民族也。故楚大夫析父言，『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露藍蔞，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3]』。詩云，『南有樛木，葛藟縈之。』又云，『終南何有？有條有梅[4]』。皆秦嶺以南林木蔓衍之明證。春秋之世，吳、越、楚三國，仍蠻夷之領域，雖其國亦自不諱言[5]。其文化之低落，不待贅矣。不過周代實行封建，投親賢於戎狄之境，開闢同化之結果，假之以時日，遂足與華夏爭衡，吳及楚俱後興之邦，竟崛起而爭霸於中國。江淮以南之物力，亦足以爲霸業之基礎矣。言當時之南方開發，要自吳太伯之奔吳始，趙曄吳越春秋言，

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荊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故名曰吳，人皆耕田其

中。（卷一吳太伯傳）

六百餘年而闔廬興，伐楚敗越，其後更浮海以攻齊，召魯衞之君而會於橐皐，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國勢可謂盛矣。楚則立國約四百年而稱王，北向與齊晉諸大國爭霸。周夷王時，楚子熊渠猶自稱曰，『我蠻夷也』。至共王卒，其令尹子囊則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6。』春秋時楚文化之進步，於此可見。聲子使晉如楚，謂『晉卿不如楚，……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有楚材，晉實用之7。』周禮九州荊揚之利，金、錫、竹箭、丹、銀、齒革，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戰國時齊湣王使使遺楚王書，有云，『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8。』未始非周人開發之效果，有以至之。

周之封國，多在北方。當時最稱富盛，而又爲衣冠之所歛聚者，當推齊國，史記稱，『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9。』齊之都邑臨菑，最稱富實，戰國時人口竟至二十一萬10。所謂『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其民莫不家殷人足，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社會之盛，可想而見。大抵其國商業發達，是以好利之徒，趨之若蟻，其最著者，則范蠡是。蠡自越國浮海出齊，止於陶，以地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故居無何而致貲鉅萬11。秦國擁有關中，田肥美，民殷富，蘇秦譽爲天府雄國，所謂『沃野千里，蓄積饒多12。』者是也。又以北却戎翟，東通三晉，交通便利，亦多大賈。13三晉之地，亦稱沃饒而近鹽。14蘇秦謂山東之建國，莫强於趙。其約諸侯也，則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15。戰國時邯鄲郭縱以冶鐵成業，而富埒王者16，其盛可知，魏則地方千里，亦稱强國，人民車馬，日夜不絕。韓則帶甲數十萬，强弓勁弩之所從出17。餘如燕之殷商18，蜀之富厚，中員不在其地利，是以立國。而天下富商大賈，如子貢之商於齊魯之間，史稱其所至之國，無不與之分庭抗禮，魯人猗頓以煮鹽起家，烏氏倮之畜牧致富，巴寡婦清擅丹穴之利，而家亦不訾20，又皆往來北土，鹽鐵之利，蓋非偶

方可及也。

〔人材之比較〕 人材之鼎盛，亦以北方為最，孟子所謂『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21。』吳、越、楚均新興民族，其無較高文化，理所固然。周末王室衰微，封建之崩潰，井田之破壞，在在足以促進學術思想之發達，與及政治家之蝟興，說者比之公元前四世紀之希臘文化。際此之時，南北之間，學者紛起。然以地理環境迥殊，南北精神各別：北地苦寒，謀生不易，因而趨重實際，而修身治國利群之道術，最稱發達；南方和暖，易得溫飽，故常達觀於世外，而馳騖於玄妙之哲理。不過北學之起在先，流派特多，而發達遠駕南學之上。此梁啟超所謂『北派支流多而面目各完；南派支流少而體段未具。固因北地文明之起先於南，亦緣當時載籍所傳，北詳南略，故南人之理想殘缺散佚而不可觀者，尚多多也22。』梁有先秦學術派別表，示南北支流梗概如後：

先秦學派
- 北派
  - 鄒魯派（北派正宗）孔子
    - 孟子
    - 荀卿及其他儒徒
  - 齊派（北東派）管子
    - 鄒衍及其同派
  - 秦晉派（北西派）申不害　商鞅　韓非　李悝
  - 宋鄭派（北南派）墨翟　宋牼及其他墨徒
    - 鄧析、惠施及其同派
- 南派
  - （南派正宗）老子
    - 莊子　列子
    - 楊朱
  - （南支派）許行
    - 屈原

上述諸派，自以鄒魯一派爲最盛。隋書經籍志云，『孔子既叙六經，講於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卷三二）考孔子七十弟子中，魯籍最多，達三十三人。其在南方者僅言偃吳人，公孫龍、任不齊、秦商楚人，通不過三四。其稱異能之士，德行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均魯人）；政事有冉有（魯人）、季路（卞人）；言語有宰我（魯人）、子貢（衞人）；文學有子游（卽言偃）、子夏（衞人）；殆全爲北人。戰國時衍其緒者孟子鄒人，荀子趙人。自漢以後，此派思想之統一中國學術界者凡二千年。餘則管仲潁上人，鄒衍齊人，申不害鄭人，商鞅衛人，韓非韓人，李悝魏人，墨子魯人，宋牼宋人，鄧析鄭人，惠施宋人。南派則老子、許行、屈原均楚人，莊子（蒙人）、列子（鄭人）均北方人也。可見北方學術之盛，實過於南，南方稟賦之文化者，須至北方留學，如言偃陳良之流是。孟子言，『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之或先也23。』則雖蠻服之人，身通上國者，未始不能與北方人士爭衡也。大抵春秋封國中，文化最高者，首推魯、衞、近人錢穆言，『魯得周室大量文物之分封，衞則承襲殷商舊都之流風餘韻，故詩經所收十五國風，以邶、鄘、衞爲盛。河北之衞雖爲狄破而遷河南，惟文化依然可觀。故孔子曰，「魯衞之政，兄弟也。」又曰，「衞多君子。」孔子出亡在外十四年，大半淹留衞國24。』其說不無見地。次曰齊國，又次晉國。楚居南方，而人文亦盛。洪亮吉稱楚文采風流，較勝他國，其徵引諸書所載人材至多，茲不具錄25。戰國之末，學術派別，南北混流，北方之學，漸次傳入南方；南方之學，亦漸北行。學術文化，至是又趨一變。

梁啓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各派皆起於本土。內力既充，乃務拓殖民地於四方，於斯之時，地理界限漸破，有南北混流之觀。史記儒林傳云，「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故子路居衛，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西河，北西派所領地也；齊，北東派所領地也；楚則南派之老營也。孟子曰，「陳良楚產也，北學於中國。……」是儒行於南之證也。莊子云，「南方之學者，苦獲、已幽、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是墨行於南之證也。愼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韓非韓人，有解老之篇，是老行於北之證也。』

惟文學則南方楚辭一體，陵轢古今。自楚以來，南方文學，被視爲正宗。其作家皆出於楚，其著者有作離騷、九章、天問之屈平，作九辯、招魂之宋玉，並爲楚國偉大詩人。餘有景差唐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總之，先秦社會文化，俱在北方。學術人材之多出其境，自不在言，即在政治上著名之管、晏（萊人）商鞅、蘇秦、（雒陽人）張儀、（魏人）軍事上之孫武、田單（均齊人）、白起、王翦、（秦人）、樂毅（魏人）、廉頗（趙人）、吳起（衛人）等，亦俱一時名將，又無一而非北人也。

〔秦漢南方與北方〕　秦始皇並六國，謫淮泗夷爲民戶26，又置閩中郡。三十三年經營粵江流域，略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27。由是南方版圖，自長江流域擴展至嶺外。又以李冰爲蜀守，水鑿離碓，穿二江成都之中，溉田萬頃，號稱陸海28，實爲致力開發南方之先聲。不過直至漢世，南方尚有武陵、澧中、零陽、潭中、長沙、象林、蒼梧、鬱林、合浦、巴陵、南郡、巫、江夏、板循諸蠻族，東漢時聲勢猶大。其漢初趙佗自稱蠻夷大夫老夫，西甌、閩粵之稱蠻夷，固無論矣29。漢人謂『江東卑濕，丈夫多夭30。』又曰，『東南殊俗，不屬之國31。』其謂淮南，則曰，『南夷相攘，……騷然不安32。』謂閩中則曰『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灌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南方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病癘多作33。』其謂珠崖，則曰，『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顓々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34。』其時南方森林尚多，且多猛獸，宋均言，『江淮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35。』故漢代名臣，直不以江南爲中國36。雖有漢族雜居，仍未能與北方馳競。史記貨殖列傳載秦漢時南方社會，最足代表當時景象：

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反之，北方如關中山東一帶，百業繁茂，而人物殷潔。農業之富，則首推涇渭流域之關中盆地。其地衆水分流，黃土深厚。雖苦乾燥而灌溉甚便。如秦漢鄭白二渠，其著者也。戰國之末，韓水工鄭國鑿涇水爲渠，東注於洛三百餘里，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漢武帝時白公復穿渠引涇水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兒寬又於鄭國渠上流開六輔渠以助灌溉。餘如靈軹、成國、湋渠等，亦溉田萬餘頃37。關中水利既冠全國，故史記謂『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又曰，『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38。』後漢至譽之爲陸海。

杜篤論都賦：『夫雍州本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禹貢所載，厥田爲上。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楩柟檀柘，蔬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漸澤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畝價一金；田々相如，鐇钁株林。火耕流種，功淺得深；既有蓄積，阸塞四臨。』（後漢書卷一一〇上本傳）

足稱古代我國農業中心。武帝時諸郡者爭言水利，如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處，莫不各引河川以灌田。山東之富，並比關中，言水利則臨晉之引洛，泰山之引汶，東海之引鉅定，汝南九江之引淮，許其著者。史記謂『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又謂『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沂泗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39。』漢書地理志謂魯『地陝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蓋緣開發較早，林木剪除殆盡也。河南一帶、宋衛韓梁之域，民皆務農爲業，無不家給人足40。維時關中人口稠密，糧食不足自給，秦漢以來，厥仰山東漕運。漢書伍被傳謂『秦轉濱海之粟，致之西河』者是也。（卷四五）漢興歲漕數十萬石以給中都官，武帝增至四百萬石，後又益六百萬。滎陽有敖倉以儲西運之粟，河南以東，置漕船五百，溯渭水以入都，可見其盛41。西北高原之上郡、北地、隴西諸郡，則冬季較長而雨量缺少，因爲畜牧業之中心。漢書所謂『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者是也42。漢代開始榷鹽，東部沿

海，鹽利甚博。第當時東南鹽利，尚未爲所注意。蓋漢代鹽鐵官之設置，多見於西北。東南郡縣，獨會稽海鹽、南海、番禺、蒼梧高要等三處，置有鹽官43而已。其擅魚鹽之利者，史獨稱燕、齊、吳、河東之域焉。

〔工商業與都市〕　自春秋戰國交通之發達，工商之業漸興，秦漢之世，至於極盛，史記所謂『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者是44。漢代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而中心有三：曰周、齊、魯、桓寬鹽鐵論謂『周齊魯商偏天下，故乃賈之富，或累萬金。』（卷一）齊賈人刁間富數千萬，連車騎，交守相。周商人師史久賈洛陽，致富七千萬；魯曹邴以冶鐵富至巨萬而行賈徧郡國45，皆其著者。關中政治中心之所在，四方輻湊並至，商業發達，自不在言。富商大賈中，如田嗇、田蘭、栗氏、杜氏、其尤著者。河北一帶，衿帶大河，當天下之蹊，故趙之中山，商賈錯於路。宛與南陽，亦稱多賈。工業之盛，亦稱北方。史記謂齊『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漢書亦謂其『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46。』鹽鐵論本議：『兗豫之漆絲絺紵，』（卷一）王充論衡程材篇：『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綿，鈍婦無不巧。』（卷一二）前漢時臨淄襄邑皆有服官之設。蒲桃錦、散花綾皆貴族之所貴，後者出鉅鹿陳寶家，匹值萬錢。雁門廣武，織師工巧均著名，嘗實爲五原太守，即詣雁門迎織師，歸教民紡織47。此紡織工業也。邯鄲、南陽、魯、臨邛之鐵冶鼓鑄，富甲天下48。四川竹木之器，丹沙、石、銅、鐵等鑛之開採，史記謂其民工於市以易買49。漢書（卷七二）貢禹傳廣漢有金銀釦器之官。後漢書公孫述傳謂蜀中『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卷四三）南則番禺之布，邛之皮革，章山之銅，豫章之金，長沙之錫。而西京時會稽竹簟，與光武時所產越布，雖時獻供御50，然實不如北方遠甚。蓋漢制工業發達諸郡，置工官以主工稅物，其見於漢書地理志者十郡，爲河南、南陽、濟南、泰山、潁川、河內、蜀郡、廣漢，殆全在北方。故漢之都會，在關中則櫟邑、武昭、長安，河北則有涿、薊、邯鄲，河南則溫軹、滎陽、陽翟、洛陽、睢陽、山東則臨菑、陶等，並稱天下名都51。王莽時京師以外，洛陽、邯鄲、臨菑、宛及成都爲五都，置五均之官。長安帝都所在，秦有咸陽阿房諸宮，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莫不『木衣綈繡，土被朱紫。』漢則有未

央、長樂、建章、甘泉、北宮等建築，三輔黃圖謂「未央宮周回二十八里，前殿東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以制前殿。至孝武以木蘭為棼橑，文杏為梁柱，金鋪玉戶，華榱璧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丹墀，左墄右平，黃金為璧帶，間以和氏珍玉，風至其聲玲瓏然也。」（註二一）班固西都賦紀之：「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而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張衡西都賦又謂「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且引。商旅聯槅，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轅接軫。」西漢元始時京兆一郡戶十九萬五千七百零二，口六十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八，雖不能代表一都市之人口數量，要亦可窺其大概也。當此之下，五方雜處，風俗奢靡，益因交通發達，珍寶畢至。漢書西域傳謂「孝武之世，……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造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illegible]）公卿列侯，近臣親屬，廣治園林第宅，多畜奴婢，被服綺繡，設鐘鼓，備女樂，吏民效尤，漸成習俗（[illegible]）。洛陽當關之至中，東貫齊魯，南貫荊楚，西通秦晉，北達燕趙。後漢遷都其地，遂成政治中心。班固東都賦以謂「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騶，誼合乎靈囿。」都市生活之奢侈，足與長安比美，王符潛夫論言，「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illegible]麗，轉相誇詫。其嫁娶者車軿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又謂「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

玉匣，櫺梓欂櫨，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卷三）且因佛教傳入，明帝時建白馬寺，桓帝時有安息沙門齎經至洛翻譯，自是而後，東西交通，往來不絕，佛法之盛，冠於天下。南陽光武故鄉，極聲色游觀之好。史記貨殖列傳謂『南陽……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張衡南都賦謂『其原野則有桑漆麻苧，菽麥稷黍，百穀蕃蕪，翼翼與與。』又謂『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於陽瀕，朱帷連網，曜野映雲。男女姣服，駱驛繽紛，致飾程蠱，偠紹便娟，微眺流睇，蛾眉連卷。』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亦稱鉅於長安53。其富庶若此，又豈吳、郢、番禺三都會所可比擬？

〔人物之淵藪〕人口稠密之區，雖難確實統計其密度，然據漢書地理志所載戶口比較，北方郡國，佔其大半。如元始二年全國人口五九、五九四、九七八數目中，共計有四三、一七七、一六三口分佈於淮水以北，佔全國百分之七十九強。後漢永和五年四九、一五〇、二二〇口數中，北方得二八、四四五、六四〇，仍佔百分之五十八強。故諺稱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儁異，汝潁多奇士，烈士武臣，多出涼州54。人材之衆，俱出是土。論政治則蕭何、曹參、周勃沛人，張良韓人，陳平張蒼陽武人，公孫弘薛人，主父偃臨菑人，將帥則樊噲、夏侯嬰、周亞夫沛人，彭越昌邑人，灌嬰睢陽人，盧綰豐人，李廣、李蔡成紀人，衛青霍去病平陽人，張安世杜陵人，趙充國上邽人，馬援茂陵人，竇憲平陵人，奉使則張騫漢中人，蘇武杜陵人，班超安陵人，儒學則叔孫通齊人，董仲舒廣川人，劉向劉歆沛人，蕭望之蘭陵人，梁丘賀琅邪人，夏侯勝東平人，服虔滎陽人，賈逵平陵人，馬融茂陵人，鄭玄高密人，文學則賈誼洛陽人，司馬遷夏陽人，司馬相如、揚雄、嚴君平蜀人，或則運籌帷幄，興造功業；或則制度遺文，後世師表，又如漢高祖群臣及劉玄諸將皆山東人55。古之山東，蓋指太行以東言。人材之盛，概可想見。

抑尤有進者，即學術思想，至是已為北方正宗之[illegible]所統一，自武帝罷黜百家以後，儒家定於一尊，兩漢學[illegible]。[illegible]，本以北方為中心，[illegible]大儒，多在北方。今文學派中，傳易學之施讎沛人，孟喜東海人，梁丘

賀琅邪人，京房東郡人共四家，尚書有歐陽伯和千乘人，夏侯勝夏侯建東平人，共三家，皆得濟南張生之傳，張又得自伏生。詩有魯人申公傳魯詩，齊人轅固生傳齊詩，燕人韓嬰傳韓詩，三家並立。禮則梁人戴德戴聖，沛人慶普，是爲大戴小戴及慶氏三家。春秋則齊人胡母子都傳公羊，齊之言春秋者多受之。傳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復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有嚴氏顏氏公羊，與穀梁三家並立。古文經學則有東萊費直氏之傳易，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趙人毛萇傳毛詩，河間獻王傳逸禮周官，左傳出張蒼家，至賈誼爲訓詁以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正之。後漢服、賈、馬、鄭，皆稱一代大儒，而鄭玄尤爲漢末一大宗師。門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爲齊魯間一巨擘。又有陳留邊孝先，居定州授業，四海之內，皆往就之56。史學則著史記之司馬遷，著漢書之班固（安陵人），並稱萬世不祧之鼻祖。此諸人者，又皆北方人也。故袁準言，『悍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57。』此語非虛。近人丁文江，取前後漢書列傳人物籍貫之可考者，按今省分配，其結果如後58：

前後漢重要人物地理分配表

省分	前漢人數	前漢百分比	後漢人數	後漢百分比	省分	前漢人數	前漢百分比	後漢人數	後漢百分比
陝西	二三	一〇·五八	七三	一五·九七	河南	三九	一八·七五	一七〇	三七·二〇
河北	二二	一〇·〇〇	二八	六·一二	甘肅	一〇	四·九二	一七	三·七二
山西	一〇	四·九二	一六	三·五〇	山東	六一	二九·三三	五七	一二·四七
內蒙	三	一·四四	一	·二二	外族	二	·九六	一	·二二
江蘇	二三	一一·〇六	一三	二·八四	浙江	二	·九六	一四	二·九九
湖北	七	三·三六	一一	二·四〇	安徽	三	一·一四	二四	五·二五
江西	一	·四九	二	·四二	湖南	〇	〇	二	·四二

福建	○	○	一	·二一	廣西	○	○	一	·二一
四川	四	一·九二	二六	五·六八	合計	二〇八	一〇〇·〇〇	四五七	一〇〇·〇〇

〔**人口之轉徙**〕 從上述戶口南北分布約計中，雖見北方人口有減少之傾向，而南方生聚，漸見繁榮。就元始永和之比較，北方人口，共減一四、七三二、五二三人，而南方反增二、三九四、三〇三人，鬱林一郡尚不與(見後表)，一因此時期間，屢經變亂，全國人口，在普遍的耗減，而北方尤甚，一則南方逐漸開發，交通較便，障礙漸除，北人頗多南移，有以致之。今先言前者：夫自秦並六國，行參夷之刑，收大半之賦，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建阿房驪山七十餘萬，十餘年間，百姓死亡相踵。楚漢之際，豪傑競爭，彭城之戰，睢水不流，民之死傷，亦數百萬。入漢以後，四百年來，天下大亂者凡二：一、王莽篡位，實行改制，行之不善，吏緣爲姦，錢幣紛更，朝令夕改，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人民坐抵罪者，不可勝數，又欲揚威異域，用兵連年，死亡大半。

後漢書馮衍傳：『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竝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卷五八上）

加以即位以來，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爲災，穀價鮮耗，百姓流離，城邑丘墟，人庶相食。青徐之間，多棄鄉里，老弱死於道，壯者入賊中59。末年連歲災蝗，寇盜蜂起。南方饑饉，人庶群入野澤，至掘鳧茈而食60。暴民變亂，乘時而起。其最大二股，爲綠林赤眉。前者興於湖北，自河南以迄陝西，後者發自山東，淮水以北，除河北山西外，殆爲所擾。所至擄掠，無所不爲，而赤眉尤甚。

前漢書王莽傳，『赤眉樊崇等衆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降之，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

更始。民饑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為虛，城中無人行。』（卷九九下）

後漢書劉盆子傳，『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乃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卷四一）

經此大變，於是三輔關東，皆苦饑饉，城郭皆空，白骨蔽野61。應劭東都賦言，『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人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二、後漢之末，宦官專權，天下大亂。南自交趾，北至遼河流域，盜賊騷然，其在山東河南長江中下流一帶者曰黃巾，河北諸郡曰黑山賊，所在燔燒官府，劫掠官邑。獻帝即位，董卓興亂，縱兵劫掠，時洛陽貴戚，家家殷積，卓兵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故貨幣貶跌，物價騰踊，穀石數萬。卓更遷都長安，逼徙民人數百萬口，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悉燒洛中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62。火燒三日不絕63。董卓既死，而李傕郭汜之徒，殘害更甚。自入長安，縱兵劫掠，老少殺之殆盡，死者狼藉。加之以饑饉，與傕汜之相攻不已，城中穀一斛費值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啖食，白骨委積，臭穢滿路。故『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傕汜之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64。』關東州豪傑互爭，成割據之局。袁紹與公孫瓚相攻於齊，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是時燕齊之城，旱蝗穀貴，民相啖食65。曹操攻陶謙於徐州，慮縣、睢陽、夏丘皆屠之，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66。故朱治有言，『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有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67。』北方精華，蕩滌殆盡，戶口損失，勢必然也。

後漢書郡國志註引帝王世紀，『及靈帝遭黃巾，獻帝即位而董卓興亂，大焚廟宇，刼御西遷，京師蕭條，豪傑並爭，郭汜李傕之屬，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裳不完，遂有寇伐，雄雌未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皇帝尅平天下，文帝受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卷二九）

此種破壞，實足以造成大量人口之南移。大江以南，地較安定，避難者視爲樂國。王莽之亂，避難者多往江南，遠者或至交州。後漢書任延傳記之，『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68]。』三國志士燮傳亦謂其先本魯國汶陽人，王莽之亂，避地交州云云[69]，漢末大亂，士民類多南徙；其在陝西者，或流入湖南北，或流入四川。通典言，『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卷一〇）後漢書劉焉傳言，『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卷一〇五）其在山東者，則多奔江浙。三國志張昭傳謂『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吳志卷七）劉繇爲揚州牧，居曲阿。士友多南奔，繇携接收養，與同優劇。陶謙據徐州，民物殷阜，穀米豐贍，流民多往依附。及曹操攻徐，境內騷動，其不爲所屠殺者，多避難南奔。丹陽笮融者，初聚衆投謙，至是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並走廣陵，劉馥受命爲揚州刺史，單馬造合肥城，建立州治。時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馥皆安集之。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70]。曹操既破袁紹，威震全國，建安十三年，因欲盡徙淮南民於他處，使不得逃亡，江淮間十萬衆，聞操將徙之，皆驚走吳[71]。餘則嶺南交趾，以離中州遠，故亦爲避難之藪。如全柔爲桂陽太守，士燮爲交趾太守，中州人士避亂南來依附者，各以百數[72]，他可想見。劉備奔劉表，荊州豪傑多歸之，荊州既陷，備奔江陵，荊州人士相隨者十餘萬。此因戰爭而轉移者也。秦末遷不軌之民於南陽[73]。薛綜謂嶺外之地，『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語言。』故直至漢末，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仍專爲亡叛遁逃之藪[74]。元狩四年，徙關東貧民七十二萬五千口於隴西、北地、河西、上郡、會稽，平均算

之，徙會稽者約得十四萬五千口，漢代大規模移民江南，當始於是乃。秦漢之世，徙民邊郡，以實國防，史不一書。南方群蠻時變，自始皇之遣謫戍，武帝之徙會稽，餘雖不書，然漢文徙民於邊，此方必與其例可斷。此政府之移民也。此外移民，與漢人之南來官吏，俱帶同中原文化，與之並至，南方之開發，遂深得其助力。

兩漢南方人口比較表

郡名	前漢元始二年數	後漢永和五年數	增減數
廣陵＋臨淮（廣陵＋下邳）	1,378,486	1,021,273	－ 357,213
廬江＋六安（廬江）	635.940	424,683	－ 211,366
南郡	718,540	747,604	＋ 29,064
丹陽	405,170	630,545	＋ 225,375
長沙	235,825	1,059,372	＋ 823,547
零陵	139,378	101,578	－ 37,800
鬱林	71,162	——	——
合浦	78,980	86,617	＋ 7,637
九江	780,525	432,426	－ 348,099
江夏	219,218	265,464	＋ 46,246
會稽（會稽＋吳郡）	1,032,604	1,181,978	＋ 149,374
豫章	351,965	1,668,906	＋ 1,316,941
桂陽	156,488	501,402	＋ 344,915
蒼梧	146,160	466,975	＋ 380,815
南海	94,253	250,282	＋ 156,029
總計	6,444,703	8,839,006	＋ 2,394,303

〔郡縣官吏開闢地方〕　親民之官，莫如州郡。守撫安綏，乃其職責。其人又多來自北方，號稱衣冠之域。——漢初封建復活，投親戚於屏藩。南方亦有荊、吳、淮南、長沙諸國，莫不招致賓材，興辦實業。漢書地理志言，「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相，文

辭並發，故世傳楚辭。』考吳王淮南所招賓客，均各以千數計76。其間雞鳴狗盜，布衣遊俠之士，莫不挾其材具，來自各方。長江下游有銅鑛，沿海有鹽利。濞至，招天下亡命之徒，鑄錢煮海，國用饒足。故吳錢遍天下，而富埒天子77。後漢初，李忠爲丹陽太守，以越俗不好學，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流民歸附者五萬餘口。廬江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王景爲廬江太守，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78。馬臻爲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餘頃，人賴其利79。前漢時南陽郡守有召信臣者，好爲民興利，躬耕勸農，出入阡陌。且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歲歲加多，至三萬頃。人民莫不耕稼力田，戶口增倍80。其在嶺南，則有後漢衛颯茨充之開闢，漸趨同化。蓋廣西鄰近越南，頗染其俗，不知禮法，颯爲桂陽太守，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之間，邦從俗化。茨充代之，亦善其政，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履81。綜此數端，要不外推進教育，改良農業，建設水利，提倡工藝諸項。使南蠻之域，比於上國，兩漢之世，所獲良多。故鮑照蕪城賦言，廣陵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天，廛閈撲地，歌叫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桓譚新論謂『郢都車轂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爲朝衣新而暮衣弊。』黃佐廣州人物傳黃正傳謂『粵產素多奇瑰之貨，番禺爲都會，商賈湊集，貿遷易以致富。』（卷一）漢書地理志謂『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雖未至上比齊魯，要非偶然而致也。

〔秦漢時代之四川〕　漢代開發四川，與南方同其重要，蓋巴蜀盆地雖僻處西隅，而氣候和煦溫潤，無異大江南北也；且其發展之歷程，正復相類。因言南方之啓闢，並須附叙於是。（後亦倣此）秦李冰之鑿離堆，引岷江之水，灌成都之平原，後世咸仰其利。漢景末年，文翁守蜀，穿湔江口，溉田千七百頃。又立學校，選吏子弟就學，遣張叔等十八人至京師詣博士受業，還以教授學徒，蔚萃蜀學，比於齊魯。

漢書文翁傳，『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下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卷八九）

故漢代文學，四川爲盛。佔漢代文學重要領域之漢賦，乃爲蜀人所獨擅，承楚國文學楚辭之後，突興一幟。於是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於天下。其餘風雅英偉之士，名才輩出，此常璩之所謂『忠臣孝子烈士貞女，不勝詠述，雖魯之詠洙泗，齊之禮稷下，未足尚也。故漢徵八士，蜀有四焉82。』紡織之工，於時已著，揚雄蜀都賦曰，『爾乃其人，自造奇錦，紌繏縱縇，緣綠盧中，發文揚采，轉代無窮，其布則細都弱折，綿繭成衽，阿麗纖靡，避晏與陰，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筩中黃潤，一端數金83。』風俗奢靡，亦不下於兩都也，同賦又云，『其俗迎春送冬，百金之家，千金之公，乾池泄澳，觀魚於江，若其吉日嘉會，……置酒乎榮川之閒宅，設坐乎華都之高堂。延帷揚幕，接帷連岡。衆器雕琢，早刻將皇。』總之，秦漢時代之四川，已漸次獨成一文化中心。秦王資之以統一六國，而漢室以爲富庶首邑。彼李冰文翁之徒，導其源流，伐其荊棘，易草莽爲沃土，化蠻夷爲上國。社會進步，功莫大焉。

華陽國志，『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國，輒徙其豪傑於蜀，資我豐土，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川之材，居給人足，以富相尙。故工商致結駟連騎，豪族服王侯美衣，嫁娶設太牢之廚膳，歸女有百兩徒車，送葬必高墳瓦槨，祭奠而羊豕夕牲，贈禭兼加，賵賻過禮，此其所失。原其由來染秦化故也。若卓王孫家僮千數，程鄭各八百人，而郄公從禽，巷無行人。簫鼓歌吹，擊鍾肆懸，富侔公室，豪過田文。漢家食貨，以爲稱首。蓋亦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至也。』（卷三）

〔魏吳蜀三個政治中心〕 漢末中國分裂，三分鼎足。孫氏割據江東，恃南方之物力，與曹魏相拒者凡七十餘年；劉備據西方，倚巴蜀之富庶，亦足以稱雄建國。魏國佔地最廣，不遇大亂以後，戶口凋殘，北方角逐之場，而以關中尤甚。故杜恕謂『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84。』喪亂之際，遺黎之南渡者絡繹不絕。劉備以性情相契，推心腹以接士人，荊楚群士，從之如雲。中原世族，或有被逼，亦每南流：如洛陽薛蘭為兗州別駕，被曹操所殺，其子永遂從劉備入蜀85。孫氏兄弟，均以意氣相投，故不得志於中原者，往往南歸。如吳中名將，北人甚多：呂蒙呂範汝南人，程普右北平人，韓當遼西人，徐盛琅邪人，潘璋東郡人，太史慈東萊人，皆其例也。——北方之殘破，已如前言。其時經濟中心，又從西北東移。曹操專制，以洛陽荒殘，遂有移獻帝幸許昌之舉86。易代以後，國家經費，所以內充府庫，外贍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麻之饒，是為天下之上國。唐虞以來聖賢之淵藪，帝王之實地也87。曹操經營鄴都，使成一大都會。左思魏都賦言，『內則街衢輻輳，朱闕結隅，石杜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百隧轂擊，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幕紛半，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齊之高唐，亦為名都，衣冠無不遊行88。紡織之業，工於河南，所謂『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綿纊房子，縑總清河。』者也39。正始學風，盛於洛下90。建安七子，同居鄴中。而全國七、六七二、八八一人口之中，魏人又居大半（四、四三二、八八一）91，雖經漢末之變，自亦不難恢復。文化中心，仍在於魏。

當時人物，亦以北方為盛。魏之將帥名臣，殆全部北人：如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淵沛國人，張遼雁門人，樂進衛國人，張郃河間人，于禁鉅平人，徐晃河東人，李典山陽人，李通江夏人，臧霸泰山人，呂虔任城人，許褚譙人，典韋陳留人，荀彧、荀攸、鍾繇、郭嘉潁川人，賈詡武威人，程昱東郡人，董昭濟陰人，南方名臣，亦多北籍：如吳之魯肅張昭，俱淮北人也。經學初則鄭氏之學，風靡當時。繼則東海王肅，專與鄭氏立異，自成一家。魚豢魏略謂北方儒宗，推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皆自足名家。餘則樂安孫叔然授學鄭玄門人，稱東州大

儒。周生烈著春秋左氏傳注論語義例，杜寬於經傳之義，多所論駁92。麋信著春秋穀梁傳注左傳說要等，其穀梁注晉立穀梁傳博士傳之，及齊劉焄93。至王弼何晏出而老莊之風乃大行，此魏氏之學也。文學之士，如魏宗室曹植、山陽王粲、陳留阮禹、阮籍、路粹、魯國孔融、汝南應瑒、東平劉楨、北海徐幹、沛國丁儀、丁廙、譙郡嵇康……並爲北人。南方惟廣陵陳琳得與七子之列。而虞翻（會稽人）、陸績、顧雍（吳郡）、周瑜（廬江）、黃蓋（零陵）、陸遜（吳郡）、蔣欽、周泰（九江）、陳武、丁奉（廬江）、董襲（會稽）、凌統（吳郡）……輩，並以東南人士挾力以輔吳，共成不世之業。又吳蜀經學，雖不能與中州比隆，然而碩學鴻儒，彬彬輩出。言鄭學之南傳，則程秉以學鄭而仕吳。虞翻奏鄭玄解尚書違失四事，又謂玄易注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言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足見鄭學之流行94。餘如陸績之治易，士燮治左氏春秋，薛綜[illegible]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張紘治京氏易，歐陽尙書，唐固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韋昭注孝經國語。此東南之學也。南方人材興起，謂其發軔於斯，誠非過當。

其時不斷戰爭，士大夫之避亂南下者，相屬不絕。考三國志列傳所載，避地淮南者有陳郡袁渙、何夔、開封鄭渾、鄭袤，東萊劉繇。揚州有汝南許靖、沛郡劉馥。荊州有河內司馬芝、京兆杜畿、山陽王粲、汝南和洽、潁川杜襲、繁欽、趙儼、河東裴潛、南陽韓暨、河南杜夔、琅邪諸葛亮、義陽來敏，江東或吳有東莞徐奕、廣陵陳矯、徐宣、張紘、呂岱、彭城張昭、嚴畯、東萊太史慈、琅邪諸葛瑾、徐盛、淮陰步騭、北海是儀、滕胤，汝南胡綜、河南褚逵、陳留濮陽逸，廬陵有平原劉惇，遠至交州者汝南程秉、沛郡薛綜。其北人官南及史傳不載者尚不與焉。雖時間有久暫，局勢稍定，每每北歸。其間有身當籌劃，參與抗曹，或有業其風土，不顧北歸者，亦不在少。吳國名臣，籍注北方者，已如前述；蜀中將相，北人尤多，彼諸葛亮、關羽（河東人）、張飛（涿郡）、馬超（茂陵）、趙雲（常山）、黃忠（南陽）、法正（郿）、許靖（汝南）、……之徒，皆南流入川者也。且無論其爲時永暫，莫不挾其材學，宣其教化。各本其較高文化，同化啓闢，由是收效於無形，南方文物，與時俱進。劉表據荊州，頗能禮接士人，中原之士歸之。其地本稱殷富，魯肅所謂沃

野萬里，士民殷富，足爲帝王之資者也95。從之者衆，遂使三國之初，儼然一文化中心地焉。學者司馬徽宋忠等居之，四川之士，咸來就學，如尹默李仁之流，歸以傳授，使通經史，致其教化，遠被四川96。孫吳建國東南，山越恃險不服，其丹陽、吳郡、會稽、新都、鄱陽等郡，鄰接周旋，山谷重疊，其幽邃人民，自鑄甲兵，時覩間隙，出爲寇盜。黃初五年，遂以全琮爲東安郡守，平討山越，琮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嘉禾三年，復以諸葛恪爲丹陽太守以討之，恪至府三年，山民老幼相携出降，得甲士四萬97。於是褒稂莠，化爲善草。權又提倡農桑，黃武五年，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等均其勞也。』因下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郡縣有以寬息98。』建業闢爲國都，亦始於權，蓋建安十六年始徙治於此，改秣陵爲建業。其後遂漸繁盛，遂如左思吳都賦之所言：

觀其郊隧之內奧，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柢，開國之所基趾。郛郭周匝，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憲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寒暑隔閡於邃宇，虹蜺回帶於雲館，所以跨跱，煥炳萬里也。造姑蘇之臺，臨四遠而特見。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窺東山之府，則瓌寶溢目；覩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櫎，連閣相經。閽闥譎詭，異出奇名……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綠水……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櫛比，解署棊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開市朝而並納，橫闤闠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並都鄙而爲一。士女佇眙，商賈駢坒；紵衣絺服，雜沓傱萃。

權營太初宮，規模不廣，蓋本舊將軍府寺耳。其後改建，亦不過移武昌故宮材瓦99。迨孫皓建昭明宮，則規模殊宏巨。皓傳裴松之注云：

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吳

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吳志卷三）

其餘城邑之經營，見於吳志者，赤烏二年之城沙羨，三年，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塹渠以備盜賊。四年之城邾，八年之遣三萬人鑿勾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十一年之城江陵俱是。故三國時人口南流，實晉室文物變移之端緒。而吳之建國東南，影響實最深遠。孫盛謂『西屠儋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群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群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輝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又曰，『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此者[100]。』

若夫蜀國之富，秦漢以來，已見著錄。文學詞章，漢有蜀賦擅名天下，沿至三國，世稱其多賢智文武之士[101]。其地僻處西隅，鮮遭兵禍，又有紅土長江之饒，風俗漸流奢侈。

三國志蜀志董和傳：『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卷九）

左思蜀都賦：『若其舊俗，終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賓。金罍中坐，肴槅四陳，觴以清醥，鮮以紫鱗。羽爵執競，絲竹乃發，巴姬彈弦，漢女擊節。起西音於促柱，歌江上之飉厲，紆長袖而屢舞，翩躚躚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月。』

成都既為國都，社會之盛，更勝於前。左賦復言之：

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市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內則議殿爵堂，武義、虎威、宣化之闥，崇禮之闈，華

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外則軌躅八達，里閈對出，比屋連甍，千廡萬室。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宇顯敞；高門納願，庭扣鐘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靚粧，賈貿墆鬻，舛錯縱橫，異物崛詭，奇于八方。

四川織錦，爲財賦之所從出，諸葛亮言，『決敵之資，唯仰錦耳102。』成都又爲出產中心，蜀都賦曰，『闤闠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黄潤比筒，籝金所過。』文選註引譙周益州志云，『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於是蜀錦聞名天下而爲吳蜀之所資。丹陽記言之，『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妙。故三國時，魏則市於蜀而吳亦資西道103。』

三國物產大略表

國別 \ 物產	天產・植物類・農作物・食糧	天產・植物類・農作物・雜糧	天產・植物類・農作物・果類	天產・植物類・森林	天產・植物類・藥材	天產・動物類・獸類
魏（北方）	稉、稻、稷、黍、[illegible]	芋、薑、筍	桃、李、梨、栗、棗			
吳（南方）	稻	薑、葛、紫菜、絳草	桃、丹橘、餘甘、荔枝、龍眼、橄欖、楔、榴、檳榔、椰	楓、柙、櫲樟、栟櫚、枸桹、杬、杶、櫨、楨、橿、平仲、桾櫏、松、梓、古度、楠、榴、相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藿香、豆蔻、	狒、猿、狖、鼯、猓然、羱羊、猩猩、[illegible]、[illegible]、象、烏菟、犀、兕、蛇
蜀（西南）	稉、稻、黍、稷、	瓜、芋、蒟、蒻、茱萸、薑、蒜、[illegible]	龍眼、荔枝、橘、柚、林檎、枇杷、橙、桃、梅、李、櫻桃、白奈、梨、栗、蒲桃、若榴、蔗、	邛竹、木蘭、梫、桂、杞、櫹、椅、桐、椶、枒、楔、樅、楩、柟、松、柏、梓、靈壽、桃枝	[illegible]、丹椒、蘼蕪、風連	犀、象、猩猩、猨、狖、熊、羆、虎、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鹿、[illegible]

物				
物 類		鑛物類	製造品	備考
鳥類	水產	鑛產		
		石墨、池鹽	錦繡、羅綺、綾縠、[illegible]、	1 本表依據左思三都賦所列物產填列，僅舉其最著者，並非物產之全部，故題云三國物產大略表。 2 就上述諸項而言，顯見北方林木之漸見荒廢，而代以各種農作物，南方林業與動物種類之繁，水產鑛物之富，足見兩地不同，與文化程度有關，而工業實不如北方也。
瑰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孔雀、山雞、翡翠、[illegible]	鯨、鮫、鯪、[illegible]、琵琶魚、王鮪、[illegible]、[illegible]、烏賊、比目魚、王餘魚、虎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琨、瑤、金、銀、銅、錫、火齊、赤丹、明璣、紫貝、流黃、[illegible]碧、紫玉、[illegible]	蕉布、[illegible]、葛、升、越、桃笙、象簟、[illegible]、[illegible]、犀渠	
孔雀、翡翠、白鶴、鷴、[illegible]、鴻、鵠、振鷺、鵜鶘、瓜、言鳥	嘉魚、[illegible]、鮪、[illegible]、魴、[illegible]、鱧、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井鹽、池鹽、沙金、[illegible]銀、虎珀、瑕英、碧玉、丹沙	貝錦、黃潤	

【結語】綜觀上古以迄秦漢三國，吾國文化中心，要不出黃河中下游一帶。初則建立東方之平原，繼則遷於涇渭之流域，終而回復關東一帶。南方蠻夷之域，本無高尚文化之可言。綜其大略，則見淮河以南，（一）地曠人稀，農業逗留於自給時代，工商業不發達，無大都市之可言。（二）森林遍布各處，地方卑濕，多毒蛇猛獸，而疾疫叢生。（三）其地夷漢雜居，未盡馴服，文化較低，政治上時生騷動。不過歷時既久，中原民族，漸次南遷，或因出於自然，或受戰爭壓迫。荒徼蠻民，稍歸同化，馴至末期，人才迭出，社會進步，都市形成，南來官吏，厥功尤偉。不過中國疆域，雖展拓至紅河流域，然文化國境，仍未能遠過長江。大抵南方較勝之地，亦惟長江中下游之江淮太平原已。蓋以其地開闢較

早，周代楚及吳越之邦，均建於此。而氣候復當溫帶中部，不若珠江流域之炎熱卑濕，雖有森林，剪伐較易。然而較之北方文物，仍相去甚遠。其政治、經濟、社會、學術中心，均在北方，不啻爲北方全盛時代也。

附註

1. 卷一五帝本紀。
2. 古史辨第一册頁一一二。
3.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
4. 詩經卷一樛木篇；卷十一殷武篇。
5. 史記楚世家：『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左傳成公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史記卷二七天官書：『秦、楚、吳、越，蠻夷也。』
6. 熊渠語見史記楚世家；子囊語見左傳襄公三年。
7.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8. 史記楚世家。
9. 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10. 同書卷六九蘇秦傳：『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下引臨菑事同。
11. 同書貨殖列傳。
12. 同書蘇秦傳。
13. 同書貨殖列傳。
14. 左傳卷十一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
15. 史記蘇秦傳。

16 同書貨殖列傳。

17 並見同書蘇秦傳

18 同書卷三四燕召公世家：「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

19 同書卷七〇張儀傳：「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

20 俱見史記貨殖列傳。

21 孟子滕文公上。

22 梁啓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文集）

23 孟子滕文公上。

24 國史大綱卷上。

25 更生齋文甲集卷二春秋時楚國文化最盛論。

26 後漢書卷一一五東夷傳序。

27 資治通鑑卷七。

28 史記卷二九河渠書，又通典卷二。

29 漢書卷九五南粵傳。

30 同書卷二八下地理志。

31 後漢書卷一一〇上杜篤傳。

32 漢書卷六四上嚴助傳。

33 同前。

34 同書卷六四下賈捐之傳。

35 後漢書卷七一本傳

36 魏書卷五四高閭傳。

37 並見後漢書溝洫志。

38 見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39 卷三二齊太公世家太史公曰；又貨殖列傳。

40 鹽鐵論卷一。

41 見漢書高紀、食貨、地理、溝洫諸志。

42 卷二八下地理志。

43 朱禮漢唐事箋卷一〇：『考之於史，鐵鹽官之置，多見於西北，而東南之郡特少。如會稽一郡則今兩浙路也，獨海鹽有鹽官，而其鐵官廬江九江二郡，及今淮甸間獨舒城有鐵官而無鹽官，則知武帝之權鹽鐵，猶不盡利以遺民也。』番禺高要見漢書地理志。

44 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45 同右。

46 同右；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

47 漢書元帝紀及地理志；西京雜記卷一；日知錄卷十引崔寔政論。

48 史記貨殖列傳邯鄲郭縱、宛孔氏、魯曹邴、蜀卓氏皆冶鐵致富超家

40 同右蜀卓氏傳。

50 西京雜記卷一；後漢書卷一一一獨行[illegible]傳。

51 鹽鐵論卷一，『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爲天下名都。』餘見史記貨殖列傳。

52 漢唐事箋卷十一。

53 漢書卷三八高五王傳主父偃言。

54 後漢口數酒泉一郡未詳，然以其戶數與前漢數目相比約當三分之一，故於前漢七六、七二六數中，減三分之二，得二五、五七五人，加入餘郡，故得此數。又本數係前後漢書地理志州郡志所載，東以淮水爲界，西以秦嶺爲界，樂浪一郡係今朝鮮，未曾算入。其南陽一郡大部在北方，故作北方計算。又遼東屬國後漢戶口數未詳，故亦未算入。

晉書卷一一八姚興載記：『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儁異，汝潁多奇士。』」』

後漢書卷八八虞詡傳：『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

55 史記卷九九劉敬傳：『高祖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後漢書卷六六鄭興傳：『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

56 干寶搜神記卷二。

57 三國志魏志卷四齊王芳紀注。

58 科學雜誌第八卷第一期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

59 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

60 後漢書卷四一劉玄傳

61 同右劉盆子傳。

62 同右卷一〇二董卓傳。

63 同右卷二四五行志。

64 同右董卓傳。

65 同右卷一〇二公孫瓚傳。

66 同右陶謙傳。

67 三國志吳志卷十一朱治傳注。

68 卷一〇六。

69 吳志卷四。

70 劉繇事見後漢書卷一六〇劉寵傳。陶謙事見三國志魏志卷八本傳。云，『董卓之亂，州郡起兵。……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笮融事見吳志卷四劉繇傳。劉馥事見魏志卷一五本傳。

71 魏志卷一四蔣濟傳：『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吳。』

72 吳志卷十五全琮傳，卷四士燮傳。

73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74 吳志卷八薛綜傳。

75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元狩四年，徙關東貧民於隴西、北地、河西、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會稽生齒之繁，當始於此，約增十四萬五千口也。』

76 漢書遊俠列傳序。

77 史記卷三十平準書。

78 後漢書卷五一李忠傳及卷一〇六王景傳。

79 通典卷二。

80 漢書卷八六召信臣傳。

81 後漢書卷一〇六衞颯傳。

82 華陽國志卷三。

83 藝文類聚卷六一引。

84 三國志魏志卷十六杜畿傳。

85 唐書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衍生兗州別駕，爲曹操所殺，子詠字茂長，從先主入蜀。」

86 後漢書卷一〇二董卓傳：「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

87 冀州等處沃饒，見三國志杜畿傳杜恕諫令刺史專民事勿典兵疏云云。又寰宇記卷八引盧毓冀州論：「冀州天下之上國也。……唐虞以來，冀州乃聖賢之淵藪，帝王之寶地，……膏壤千里，天壤之所會，陰陽之所交，所謂神州也。」

88 魏志卷十三華歆傳。

89 左思魏都賦。

90 日知錄卷十三：「魏明帝崩，少帝即位，改元正始。……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雒下。」

91 文獻通考卷十戶口考。

92 魏志卷十三裴注引魚豢魏略。

93 南齊書卷三九陸澄傳。

94 三國志吳志卷十二本傳。

95 同右卷九魯肅傳：「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

96 同右蜀志卷十二尹默傳：『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遊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

同李譔傳：『父仁……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

97 吳志卷十五、十九綜恪傳。

98 同右卷二孫權傳：

99 同前。

100 同右卷三注：

101 蜀志卷十四蔣琬傳：『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琬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

102 太平御覽卷八二五引諸葛亮集。

103 同右。

第三章　晉室東渡與南方之開發

三國局面之延長—異族內侵破壞北方—人口大量南移—人物之渡江—渡江後農工業之比較—建業及其他都市—開發嶺南—北方都會仍甚發達—佛教之南傳—南北人士互有長短—學術文藝之發展—結語

〔一〕三國局面之延長　西晉武帝平定東吳，群雄混戰之局告終，中國政治，復告統一。自黃巾董卓以來長期內亂之延綿，至是遂形結束。社會秩序，漸趨安定。乃不過十一載而八王之亂興，骨肉鬩牆，內部不穩，於是睥睨西北兩方之異族，乘時而起，馴至二帝遭蒙塵之厄，國祚兆南移之徵。五胡內侵，更相雄長。中原衣冠，紛紛南渡。歷宋、齊、梁、陳四朝，徒言規復而已，漢族被迫退處江淮以南凡二百七十一年。（318—589 A.D.）其間漢族文化之播遷，與及南方物質之建設，經時既久，成績昭著。中國文化中心南移，斯爲一大樞紐。夷考西晉社會中心，仍在北方。以戶口言，則太康元年全國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戶中，北方佔一百三十五萬三千五百九十六。後二年增至三百七十餘萬，吳蜀仍未

能居中1。以都邑言，洛陽魏晉首都，河南稱百郡之首，其風教爲遠近所模。南方之人，乃有轉易其聲以效北語，居喪請學中國之哭者，不得邯鄲之步，致有匍匐之嘲。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者皆是也2。洛陽市中，百業繁庶，風俗奢侈。王廙洛都賦稱，『肇建三市，廛閈鱗理；列肆霧合，偕層高峙。』又謂『若乃暮春嘉禊三巳之辰，貴賤同游，方驥齊輪，麗服靚妝，被乎洛濱，流芳塞路，炫日影雲3。』惟時國家府庫充溢，洛中所藏，有錦帛四百萬，金銀寶珠百餘斛，足見其富4。加以佛教流傳之漸盛，又以洛陽爲中心，佛寺浮屠之建築，莫不倣自印度，晉世所建浮屠，達四十二所5。既得風氣之先，而爲天下所法式。宜乎稱爲百郡之首矣。

京都之繁富若是。餘如稱大都會之鄴都，號稱多士之陳留，主人稱霸之雍州，並皆一時名都6。其社會容或未足比擬洛都，規模要可推想而得。名臣產地，在北爲多，如鄭沖開封人，賈充平陽人，裴秀聞喜人，杜預杜陵人，石苞渤海人，羊祜南城人，張華方城人，衛瓘安邑人，王沈晉陽人，王濬弘農人，王渾太原人，荀勖潁川人，江統陳留人，皆其例也。北人之中，豫州人士，又稱當半天下7。文學則世稱七賢。七賢者：河內山濤，陳留阮籍，阮咸，譙國嵇康，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琅邪王戎，並興於魏晉之間。厥後則潘岳、陸機、陸雲輩，相與見稱於時，所謂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張載、張協、張亢（安平人）、陸機、陸雲（吳郡）、潘岳、潘尼（滎陽）、左思（齊國），並爲太康八大家，以詩賦爲世所道，機雲俱南人之名重一時者。良以南北分裂日久，互爲讎敵，至是雖歸統一，而南人之被歧視者如故。是以揚州無郎官，而荊州江南，西晉時竟無一人爲京城職者8。其人材之零落，非無因也。

葛洪抱朴子，『今普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士，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士初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往昔也。』

可見南方並非不如北方甚遠，所以然者，乃在其待遇之差別而已。其土開發既經千年，人口日增，而社會漸盛。杜元凱言，『往者東南草創人稀，……頃來戶口日增，……。』足資佐證。武陵屬荊州，時云多士10。江南文物，有足與北方並論者，葛洪謂南北書法，各盡一邦之妙。其言曰，『上國眾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矣，然亦有可否者。……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11。』南北環境各殊，食品亦各饜其適：南方海岸曲折，中多港灣；內地河湖交錯，雨水豐足，故食貴水產，龜、蛤、螺、蚌，以為珍味；北方多高原，氣候較高亢，故食貴陸畜，狸、兔、鼠、雀，視如上品。而西北之羊酪，吳中之菰菜羹、鱸魚膾，尤為著稱12。季年趙王倫之亂，京師倉廩空虛，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遂致腐敗，議者遂建議漕南糧以濟其急13。故西晉南方之局，實不過三國時代之延長而已。

〔異族內侵破壞北方〕　惠帝即位，賈后專橫，貨賂公行，政出羣小。趙王倫之難既作，由是戰爭不息。禍結兵連，交相征討。地方殘破，已肇於玆。河間之討長沙，張方入京大掠，死者萬計。臨濮七里澗之敗，水為之不流。河間王顒召張方赴長安，方掠洛中官私奴萬餘人以西，軍中殺人而食。後復奉帝西遷，縱軍士刼掠府藏，魏晉以來，蓄積掃地。及東海王越之討方也，祁弘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殺二萬餘人，百官奔入山中拾橡實而食14。後來越復矯立行臺於許昌，逼徙公卿，擅為詔令，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屍塞路，暴骨盈野，城邑蕭條，淮豫塗炭。骨肉既自傷殘，異族乘時進迫，永嘉之禍，非偶然也。諸族之中，匈奴劉氏發難至先，逼晉最甚，周馥等至議遷都以避之。其言曰，『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崤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為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以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

監豫州事東中郎將，風馳即路，荊、湘、江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啓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15。」北方之不可居，一方固由劉氏孔熾，僻處孤危；捨此而外，則資糧之匱乏，後方易於動搖，實為遷都之重要原因。且亦須賴南方仰給，始克遷移。此猶其次焉者矣，劉曜之逼洛陽，大將軍苟晞表欲遷都倉垣，帝將從之，而諸大臣畏慮不敢奉詔，宮中及黃門戀資財不欲出，時已大亂，饑疫繼至，人多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16。及其圍京師也，府帑既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火煙，饑人自相啖食。俄而洛京傾覆，劉曜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害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發掘陵墓，城府蕩盡。愍帝即位於長安，是時天下崩離，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頹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缺，運饋不繼。及劉曜進圍長安，餒饉愈甚，米斗二金，死者太半17。石勒石虎繼擾北方，所遇傷殘，晉書謂虎所為酷虐，「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殺士女，尠有遺類。」又起臺觀四十餘所於鄴，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並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性復好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以為奸，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又發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宮中女官，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置女官，大發百姓女年十三至二十者三萬餘人以分配之。郡縣承風希旨，務於美淑，奪人妻子九千餘人，其不被脅從因而自殺，或殺其夫而奪之者，其數尚多。而宗室諸公及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荊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又散其部衆於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金一斤值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晚年冉閔李農之攻孫伏都等，鄴都橫屍相枕，血流成渠。及冉閔既克都城，遂大誅胡羯，無貴賤少長男女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溢死者半。及慕容燕攻鄴，時已大饑，宮人被食略盡，此種破壞，當時北方各處，正普遍進行，不特二京為然。漢皇太弟劉乂之難，劉粲勒準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為之空。徐龕石勒交侵兗州境，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18。自永嘉以來，北地、平陽、襄國、陽城、成皐、並州、雍州諸郡饑饉最甚，

流叛死亡，十有五六，每路人而食之，諸將部曲有爲饑民所啖者，重以厲疫，白骨橫野，百無一存；荊棘成林，豺狼滿道19。故晉書食貨志謂『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並、司、冀、秦、雍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爲寇賊所殺，流屍滿河，白骨蔽野。』(卷二六) 有史以來，亦所僅見。

〔人口大量南移〕 此時人口轉移，流離道路，規模之巨，亦所未有。自東晉渡江以來，源源不絕。其較大規模者有三：(一) 兩京之既陷，政治中心南移，衣冠人物，相率渡江，中原士庶之避亂南下者，接踵於道；(二) 苻堅統一北方，南向拓地，雄師百萬，侵略淮南，江淮之間，民多轉徙；(三) 成帝初蘇峻祖約亂於江淮，諸將與後趙通謀，引兵濟淮，百姓南渡者，乃轉而增多。——其時江東一帶，漢族始終力保，地方安定，至者如歸。洛陽未陷，西北人民之流入荊州者十餘萬戶，多秦雍屬20。其後大亂，河北山東流民，相率過淮。晉書王導傳(卷六五)謂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宋書州郡志(卷三五)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者千餘戶；又律志序謂『戎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州遺氓，播徙江外，幽、並、冀、雍、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荊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唐張籍作永嘉行以歌之；其辭曰：

黃頭鮮卑入洛陽，胡兒執戟升明堂，晉家天子作降虜，公卿奔走如牛羊。紫陌旌旛暗相觸，家家雞犬驚上屋；婦人出門隨亂兵，夫死眼前不敢哭。九州諸侯自顧土，無人領兵來護主；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全唐詩卷十四)

南遷部衆，政府設僑州郡縣以統率之。蓋以北人之南，原非久計，戰事稍定，即將北歸。所謂『人佇鴻雁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21。』因而所至之處，亦擇其鄉井最近之地。如上青山東河南北郡之遷於江淮之間，及西北人之多流荊州及四川者是也。淮南江北，地逼中原，故有移向廣陵、蕪湖、京邑、尋陽、吳郡、武進、故鄣

江、九江及南徐郡邑者。尤以淮南一帶爲最多，宋書州郡志謂『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並、揚七州郡邑。』（卷三五）迨後淮南亦被戰禍，江北之民，又復南渡，於是江南復見僑立淮南郡縣矣。然而僑遷之地，亦以長江中下游爲主，有遠至浙江及閩中者：永嘉郡有僑置樂成縣，明何喬遠閩書載：『晉永嘉二年，中州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所謂林、黃、陳、鄭、詹、丘、何、胡是也（卷一五二）。』唐林諝閩中記尙有鄭姓一族，亦永嘉先入者[22]。王象之輿地紀勝記泉州風俗，謂『東晉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卷一三〇）故南朝宋大明間僑州郡縣設置，皆在江淮漢間；可見南渡之衆矣。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南侵，至於瓜步。所至不實糧用，唯以抄掠爲資，略殺居民，不可勝算。又俘淮南人北歸，淮西彭城等郡，流人渡江者復多，其二十八年徙於瓜步及姑熟者計萬許家[23]。梁末侯景起於壽春，南攻建業，江南壹帶，既遇兵燹，加以大饑，殘滅殊甚。

梁書侯景傳：『至夜，太宗募人出燒東宮，東宮臺殿遂盡。景又燒城西馬廐士林館太府寺。……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巨鈎，城堞盡落，城遂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裸身而出，賊交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初，景至便望克定京師，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城不下，人心離阻，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劫掠，交屍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及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之以塡山，號哭之聲，響動天地。……將軍宋嶷降賊，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城外水起數尺，闕前御街並爲洪波矣。又燒南岸居民營寺，莫不咸盡。……景食稍盡，至是米斛數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既而四方雲合，衆號百萬，連營相持已月餘日，城中疾疫，死者太半。……城既陷，於是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初，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里。』（卷六五）

南史侯景傳：『時江南大饑，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

兄弟相要俱緣山岳。委實存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亦皆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死山澤。其絕粒久者，鳥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羅綺，懷金玉，交相枕藉，待命聽終。於是千里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

故人口之南流避難者，必不在少也。陳書所載，有謝嘏、蕭引、章華、江總、徐伯陽之因亂事而流嶺表；江陵陷魏之後，亦有王勱、謝貞、袁敬、岑之敬之流，逃難嶺外。而蕭引蕭彤，且舉家攜宗親百餘人以同奔焉。其後割廣陵之地予齊，江北人隨軍而南者萬餘口；蕭岩降陳，又率文武男女十餘萬口以濟江24。北方亂離之際，又有僅鬻其子女於江南者。晉書殷仲堪傳言：『仲堪致書於玄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卷八四）南方歷次北伐，多有俘略，或以爲奴婢，或散居各處。桓溫北伐，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間，即是一例25。梁簡文帝原放北人爲奴婢詔云，『育物惟寬，裕民惟惠。道著興王，本非隸役，或開奉國，便致擒虜；或在邊疆，濫被抄劫。二邦是競，黎元何罪？朕以寡昧創承鴻業，既臨率土，化行宇宙，豈欲使彼獨爲匪民？諸州見在北人爲奴婢者並及妻兒，悉可原放26。』侯景圍建業，募北人爲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於是僮奴競出，盡皆得志27，——總之，人口之流轉，有時而大量進行，或而漸次分進，要非短期內可以完成。直至陳宣帝之世，淮北戶口之歸南者，尚源源未絕28。東晉之渡江，實南北戶口消長一大轉捩也。

（二人物之渡江） 東渡之後，政治中心轉在江南，建業定爲國都，中原士大夫隨而南徙，人物衣冠，多所萃止。宗室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四王之族。而東晉之重臣，又皆北人之南遷者。王謝二族，僑姓居首，王氏曰瑯琊太原，謝氏曰陽夏，並稱於江左。不特王導（瑯琊）、謝安（陽夏）、周顗（安成）、桓彝（龍亢）、庾亮（鄢陵）、溫嶠（祁）、刁協（渤海）諸名臣，來自北方；餘見晉書明載渡江人物，顧亦非鮮，如張禕（范陽）、荀邃、荀闓、荀組、荀奕、蔡系、蔡謨（南陽）、華恒、華軼（平原）、阮孚（陳留）、胡母輔之、羊曼（泰山）、王尼（城陽）、光逸（樂安）、皇甫方回（安定）、

王愆期（河東）、夏侯承（譙國）、張亢（安平）、張軌、張盛（太原）、郗鑒（高平）、劉隗（彭城）、王承、王嶠（太原）、范汪、范堅（南陽）、蔡謨（陳留）、諸葛恢（琅琊）、孫盛（太原）、袁瓌（陳郡）、孔衍（魯國）等，莫不皆是。其全族轉徙者，亦有五姓：

1 范陽祖姓——晉書祖逖傳：『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卷六二）

2 琅邪王姓——同書王舒傳：『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卷七六）

3 東莞徐姓臧姓等——同書徐邈傳：『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爲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並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於京口。』（卷九一）

4 掖蘇姓等——同書蘇峻傳：『峻俱率其所部數百家汎海南渡。既到廣陵……』（卷一百）

此不過就晉書所載者言。其氏族之南徙，見他書者甚多，可更舉其一二：

1 南陽宗姓——周書宗懍傳：『宗懍……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之亂討陳敏有功……因居江陵。』（卷四二）

2 沛劉姓——同書劉璠傳：『沛國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喪亂徙居廣陵。』（同前）

3 臨淮劉姓——唐書宰相世系表：陳氏『世居臨淮，建生會，歷琅邪內史，從元帝度江居丹陽。』（卷七一上）

4 蘭陵蕭姓——同前：『豹生裔，太中大夫；生整，字公齊，晉淮南令，過江居南蘭陵。』（卷七一下）

5 潁川陳姓——同前：『準字道基，晉太尉廣陵元公，生伯眕，建興中渡江居曲阿。』（同前）

6 范陽張姓——同前：『隨晉散騎常侍，隨元帝南遷，寓居江左。』又：『始興張氏亦出自晉司空華之後，隨晉南遷。』（卷七二下）

7　陽翟褚姓——同前：『　字武良，晉安東將軍，始徙丹陽。』

8　安城周姓——同前：『防十三世孫靈超，其先避西晉之亂南徙居永安黃崗。』（卷七四下）

9　譙國桓姓——同書：『修晉護軍將軍長社侯，過江居丹陽。』（卷七五上）

10　太原王姓——王楙野客叢書：『僕裔緒出自太原，自晉避地徙於閩中。』（卷十三）

11　信都馮姓——黃佐廣州人物傳馮融傳：『馮融，新會人，北燕僞昭成帝宏之裔也。宏爲魏所敗，竄於高麗，使其子業將三百人浮海奔晉，因留居番禺。』（卷二）

諸姓既經流寓，每多定居其地；其間雖不無北旋，然亦經相當之期間。影響南方文化，厥功甚宏。甚至樂府伶人，亦多避於荊州29。衣冠風俗之南傳者，尚不止此也。太平御覽引晉書州郡志云，『西晉愍懷之亂，琅邪王出鎮揚州，因渡江南卜金陵建大業，衣冠禮樂，北地名賢，並隨江從北地當塗來江南。』（卷一七〇）文獻通考亦云，『永嘉之後，晉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爲盛。』（卷三一八）

（渡江後農工業之比較）

政治南移以後，北方益陷亂離，江南遠離威脅，暫處晏安之局，於是政府人民，始有餘力從事開拓，南來冠蓋，勤贊尤力。實緣失地既難克復，自不能不致力建設，以爲軍政之所資。此所以渡江二百餘年，賴南方之仰給，竟能始終支持，與北朝對抗者也。農爲立國之本，改進不遺餘力，上則政府一再頒令，獎勵備至。晉元帝太興元年詔：『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30。』宋武帝大明初，以山陰人多田少，徙就餘姚、鄮、鄞三縣墾闢湖田，率成良業31。文帝元嘉廿一年詔：『凡諸州郡皆令盡勤地利，勸導播殖蠶桑麻紵，各盡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又令諸州貸種，植麥以助闕乏32。梁武帝普通四年詔：『可班下遠近，廣闢田疇，公私畎畝，務盡地利。若欲附農而糧種有乏，亦加貸卹，每使優遍，孝悌力田，賜爵一級，預耕之司，尅日勞酒。』又禁豪家富室，占假公田33。下則官吏盡職倡導，督誘力行。張闓爲晉陵內史，立曲阿新豐塘，

漑田八百餘頃，由是每歲豐稔。孔愉爲會稽內史，修復句章故漢堰，漑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劉秀之爲襄陽令，修復六門堰，良田數千頃，由是大豐。張邵爲雍州刺史，及至襄陽，築長圍，立隄塹，開田數千頃，郡人賴之[34]。劉義欣爲荊河刺史鎮壽陽，修理芍陂田隄堰，因舊溝引淝水入陂，伐木開榛，水得通注，良田萬頃，由是豐稔[35]。梁湘東王爲丹陽尹，躬親勸課，歲有餘糧，務盡地利[36]。故東晉南朝時，壽春稱有陂田之饒[37]；襄陽稱田良土沃[38]；宣城、吳郡、會稽、餘杭、東陽，亦稱川澤沃衍[39]；永嘉稱東南之沃壤，蠶一年八熟[40]；豫章人勤耕稼，一年蠶四五熟[41]；廣州則土沃饒實[42]；湖州則稻再熟，蠶亦五收[43]。晉書食貨志謂「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卷二八）

反之，分裂以後，北境屢經傷殘。苻堅據關中，猶興水利，開涇水上源，通渠引瀆以灌川[44]，餘則漸崇奢侈，暴虐黎民；或則戰爭不息，助長破壞。慕容氏之恢復，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邑落蕭條。慕容垂焚民蓄積，以桑椹爲軍糧。慕容沖攻長安，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及其世衰，漸流暴虐：慕容詳僭號中山，荒酒奢淫，殺戮無度，城中大饑，公卿餓死。慕容熙大興土木，築龍騰苑、逍遙宮、甘露殿，鑿曲光海、清涼池，夏季盛暑，不得休息，暍死太半。又好與其后游田，百姓苦之，士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45]。呂氏據涼州，自武皇之後，兄弟相攻，競爲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姑臧一郡，穀斗五千，餓死十餘萬，城門晝閉，樵彩絕路。百姓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呂隆又盡坑之，積屍盈衢[46]。北魏爾朱氏之亂，世隆攻建州，殺城中人無噍類。復與天光、兆、仲遠等競爲貪暴。而仲遠居徐兗，爲害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投其男子於河，不可勝數[47]。及侯景入洛，悉焚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才什二三耳[48]。西魏既東征，關中留守兵少，所虜東魏士卒謀叛，百姓互相剽掠，自是海內沸騰，農商廢業。關中大擾。北齊顯祖嗜酒狂暴，殺人爲業，築長城三千餘里。齊後主盛修宮苑，窮極壯麗，百工土木，無時或息。後宮皆寶衣玉食，朝衣夕弊，晝夜歡娛，亡有紀極，民間稱曰無愁天子。既而府庫空竭，賣官取

值，富商大賈，皆爲守令。競爲貪縱，賦役繁重，民不聊生。北周宣帝之奢靡亦然。農村之崩潰，勢必然也。

手工業之分佈，原極普遍。然其精巧者，往々名聞全國。南方工業之著者，首推紡織。吳郡所出，至被尊崇：夏侯開國吳郡賦言，『纖稀細越，靑葉白紵；名穰奪乎業濵，英𡢃先乎三輔49。』豫章出雞鳴布，夜浣而旦成50。廣州出入筒細布，一端八丈51。南海出蛟綃紗，價百餘金，用以爲服，入水不濡52，宮中有染署，掌染織品。不過南方紡織，究不若北方遠甚。諸郡之中，河北爲冠。北魏時以絹布代泉貨，流行州郡53。顏之推家訓言，『河北婦人織紝組紃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卷上治家篇）石趙時鄴都有織錦織成署，巧工皆數百人，出品名色甚多，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斑文、鳳凰、諸雀、桃核文諸色錦，青、白、黃、綠諸色綈，間有雞頭文綾、鹿子綾、花綾54。北齊官置紡織局：涇州雍州有絲局，定州有紬綾局55。山東之織品，極爲南人所稱道。江淹扇上綵畫賦言：『臨淄之靜女，宋鄭之妙工。織素甚於日月，傳畫明於綵虹。洛陽之伎楹，江南之巧窮56。』徐幹團扇賦言：『惟合歡之奇扇，伊洛之纖素。』北魏諸州多以麻布充稅，惟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豫、懷、兗、陝、徐、青、齊、濟、南豫、東兗、東徐等十九州貢綿絹及絲57，實遍布於諸地。次曰造船。南方在湘州，荊州土地記曰，『湘州七郡，大艑之所出58。』湘江流域富森林，伐取甚極便。陳文帝以其地本出杉木舟，命華皎造大艦二百餘艘59。北方在靑州，石虎欲掠緣海諸縣，造船數百於其地；擊朔方、鮮卑、肅慎，又令靑州造船千艘60。南方多水道，故水戰南人所長。且當日所恃以爲天然障壁者，長江而已，李苗之言曰，『若捨舟楫，即平原，欲後疏前，則江淮之所短；棄車馬，遊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長。彼不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邀利。若俱去其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而淮汭方有相持之勢61。』可見南方所長，惟在舟楫，是則造船工業，北不如南可知。採礦事業，其時尚未發達，南朝尤不注意。北魏漢中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淘沙金。長安驪山有銀礦，恒州白登山出銀鑛，濟白爲上品。世農郡有銅青谷、葦池谷、鸞帳山銅礦，河內郡有王屋山

銅鑛，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皆有已廢銅官，此州昔日皆產鑛，第各處鑛區，產額均極微。鼓鑄軍器農具，所在有之，而相州牽口冶最工，常鍛鍊爲刀送於武庫[62]。石虎宮苑中飾器之工細，足見北方雕鑄之盛行。如銅龍、銅𪓟、銅鐘。白龍樽、金鏡，後三者尤精巧：鐘面鏤蛟龍鳥獸，又鏤金龍吐酒，受五十斛，謂之白龍樽。鏡則有徑二三尺者，亦均蟠龍雕飾。又正會殿前設燈百二十，皆以鐵爲之[63]。南朝鼓鑄軍器，並由政府置官掌造[64]。

不過採鑛之最終目的，實爲錢幣。軍器農具，其次焉者。南北兩朝，錢幣屢經紛革，鼓鑄之工極盛，晉元帝渡江，初用東吳舊錢，其後雜行沈郎錢，蓋吳興人沈充之所鑄。宋文帝元嘉七年鑄四銖錢，而民間多盜鑄，剪鑿古錢以取銅。孝建初復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曰「四銖」，後去「四銖」獨存「孝建」。景和二年又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即模效之，時私錢既多，錢質甚劣，大小厚薄皆不及官錢，其無輪廓不磨鑢鑿者謂之「莢子」，尤輕薄者曰「荇葉」，可見技術上仍甚拙劣。永光元年自沈慶之啓通私鑄，錢貨益壞，一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鵝眼錢」，其尤劣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梁武帝鑄五銖錢，又別鑄「公式女錢」，二品並行。陳文帝時復改鑄五銖，宣帝又鑄大貨六銖。其見著記載者，有此七次。其鼓鑄之地，皆在南方。北方則後魏孝文帝時始詔天下用錢鑄「太和五銖」，宣武永平三年，又鑄五銖錢。延昌二年，以弘農、河內、青、齊州並有冶利，尙書崔亮請許開鑄，從之。孝莊帝初鑄五銖錢，永安二年更鑄，文曰「永安五銖」，自九月至翌年正月，官自立爐，亦聽人就鑄。東魏遷鄴後，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北齊受禪之初，改鑄「常平五銖」，其錢甚貴而製造甚精。後周保定元年，更鑄布泉之錢，建德三年鑄「五行大布」，大象元年鑄「永通萬國」。民間私鑄之盛，亦與南方無異，東魏時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等名目，北齊時，中用錢有「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有「青薄」、「鉛錫」之別，莫不質劣薄小，風飄水浮。計北朝鼓鑄錢幣凡十二次，較之南朝者爲多[65]。其鼓鑄之工，或出諸官，或則特許私人經營，更有民間私鑄者焉。

〔建業及其他都市〕建業再爲首都，五朝不易。四方輻湊，冠蓋如雲。遂使成長安洛陽以外之第三大都市。隋書地理志謂『丹陽舊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埒於二京。人雜五方，故俗頗相類』（卷三一）庾闡揚都賦言，『西岨石城，則舟車之所混並；東壼金塘，則方駕之所連箱。其中則有龍埏華屋，晨鳧之舸，青雀飛艫，餘皇鼓艣；鷁首鋪於黃宮，蟠蛟攢於赤馬；雲旆委蛇，層樓巍峩。爰有蘭堂華室，高門重構，羅鼎玉食，絲竹竝奏；龍驤汗血於廣塗，朱輪擊轂而輻湊66。』諸大建築，咸萃於斯。殿宇雄侈，代有其主。如齊東昏侯起芳樂、芳德、仙華、大興、含德、清曜，安壽諸殿，又別爲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刻畫雕綵，麝香塗壁，錦幔珠簾，窮極綺麗，至以金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67。梁武帝之建壽昌鳳華，香柏文椐，花藥雜廁，雕金鏤寶，照燭房帷68。自侯景之亂後，並皆焚燼。南陳既已恢復，後主加意經營，其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檻之屬，皆以沉香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爲當時所未見。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69。其國則有華林，以爲安遊之所。外患之不足爲慮，與及承平之日久，耽佚者之晏然自得，固足以使大建築物之增加，而造成地方之繁榮也。其王侯貴族之府第亦然，晉會稽文孝王第，鑿山穿池，費用鉅萬。南齊文惠太子宮，殿堂省雕飾精巧，過於帝宮，樓臺塔宇，多聚奇石，使宮中將吏，更番役築小苑：宮城苑巷，制度之盛，觀者傾京師70。規模之宏大，自非南渡以前可得而有。佛教建築，如晉之瓦官寺，梁有定林、高座，景公、開善、同泰、光宅、大敬愛、長干諸寺，陳有棲霞寺，莫不窮工極巧，雕飾畫壁。尤以梁武帝時爲尤盛，都下佛寺至五百餘所71。又開闢玄武湖，興景陽山。南朝諸帝，既於湖濱多造園林，又常泛舟湖中，以爲游樂。百姓富逸，社會漸趨奢侈。南齊書良政傳序，以謂『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粧，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卷五三）東昏侯之世，淫侈競馳，上下如一，居則甲第康衢，食則珍羞百品。人民因之，寖以成俗，驕艷競爽，夸麗相高，

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72。南梁賀琛有言：「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儛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言妓之夫，無有等秩，雖服皂衣賤，皆盛姬姜，務在貪汚，爭飾羅綺73。」陳宣帝太建十一年詔，『至今貴里豪家，金鋪玉寫；貧居陋巷，彘食牛衣74。』都市生活之豪奢，隨在可見。

都邑之所在，富盛如此，原應爾爾。乃東晉南朝社會，不獨建業爲然。渡江以來，荊揚二州，號稱重鎮。戶口之數，半於江南。

宋書卷六六史臣曰：『江左以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荊楚。揚士自廬蠡以北，臨海而極大江；荊部則包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鄢塞，民戶境域，過半於天下。』

會稽一郡之會，人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75。所謂『姑蘇奧壤，任切關河，郡會殷負，提封百萬，全趙之袪服從容，方此爲劣；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潤藪膏華，舊蒲攸在，貨殖之民，千金比屋，郛郭之內，雲屋萬家76。』者是也。姑熟亦稱重鎮，地土饒衍，良疇美柘，畦畎相望，連宇高甍，阡陌如繡77。江陵本稱殷盛，侯景亂後，梁主一度定都，與襄陽並四方湊會，多衣冠之藪78。南朝佛寺，如晉之龍宣，梁之惠業、延祚、長慶、何后、光相、陟屺、草堂、天皇，陳之總涅，並在江陵79。競渡之風，獨盛州境。隋書地理志敘其原委：『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士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乃歌曰，「何日得渡湖？」因爾鼓棹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爲競渡之戲，其迅檝齊馳，櫂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郡率然，而南郡襄陽尤甚。』（卷三一）宗懍荊楚歲時記，載宴遊之盛，復有如下諸事：

『元日至於月晦，並爲酺聚飲食，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樂。』

『三月三日士民並出江渚池沼間，爲流杯曲水之飲。』

『五月五日……是日競渡。』

『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宴。』

又如江州之『封眕還饌，擺升奧實。』80 鄖州遊賞之勝81，皆足見其社會之盛。

南人精於飲食，其食品每爲北人所稱。如蕭道成既爲齊王，置酒爲樂，羹膾既至，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羹膾者，吳食也。82 吳人好食水產，其居北地者，每每相沿不改。北土少魚，求之甚難，故北魏時京師語，『伊洛鯉魴，貴於牛羊』。83 虞悰，南齊會稽人，家富於財，而好滋味。武帝幸芳林園，就悰求味，悰獻糟及雜肴數十輿，大官鼎味不及也。武帝求諸飲食方，秘不肯出，僅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84 其精講有如此者。宋書孔季恭列傳史臣曰：

江南之爲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荊揚二州……荊楚自元熙十一年馬休之外奔，至於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民庶繁息。至餘糧栖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及孫恩寇亂殲亡，事極至此，以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值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卷五四）

此見南渡以後國用之所從出，惟在二州之境，尤以揚州地土肥沃，近海有鹽，二百年來，以爲根本。東晉渡江之後，軍國所須，隨土征取，土著蠻族，亦盡其力，以歷南朝，因襲不改。

通典：『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恆定法令。』（卷五）

宋世徐揚歲課，凡入米穀六十萬斛，錢五千餘萬，布絹五萬匹，雜物在外，賴此相贍，始得推移。85 正賦之外，復

有雜稅。其著者如貨賣田宅牛馬奴婢文券稅。石頭萬山兩津貨物轉口稅等，86 刹斂繁重。軍旅用度，又有富室貢獻，以助不足者，如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國用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下至富室，亦獻財數千萬。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87 故虞玩之謂『天府所資，惟有淮海。』南齊時王敬則又謂『三吳內地，……百度所資。』88 蓋以中原財賦之區，既經淪陷，國家用度所出，自不能不仰賴南土矣。

〔開發嶺南〕 南朝地方開發之意外收穫，要推嶺南之逐漸繁榮。其地濱際海隅，民戶不多。俚僚猥雜，未肯賓服。永嘉以後，流寓漸衆，而交通中心之轉移，實爲最重要之關鍵。吾國海道交通之發達，始於唐宋，然啓唐宋交通先河者，要推東晉南朝。西晉以前之中外交通，偏重葱嶺一途；渡江以還，轉循海道。其所以如此者，不外數端：（一）南朝偏安一隅，北方異族盤據，向來與西方交通隧道，爲之隔斷，遂轉於海上以謀發展。所謂『晉氏南移，河隴夐隔，戎狄梗路，外域天斷』。89 者是也。（二）東南里亞斯式海岸(Ria's Coast)，港灣天成；西越葱嶺一途，崎嶇險阻。崇山峻嶺，聞之生畏。高僧傳記途中情景言，『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層冰萬里，下有大江，流急如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爲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煙爲幟，後人見煙，方知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煙，則知暴風吹索，人墜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三日方過。』90 舍陸而從海，實南渡後之自然趨勢。（三）海南諸國，多出寶貨；中國生絲，輸出極夥，中西殊域，奢侈則同，需要增多，貿易興盛。所謂『山琛水寶，由玆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異，千名萬品，並世主之所虛心，故舟舶繼路，商使交屬。』91（四）南朝佛教大行，求傳佛法者衆，中西交通特別發達。由是海船往還，相繼於路。中外貿易交通，均以廣州爲中心。是故嶺南富實，商賈多至。官其地者常致巨富。世言，『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92 加以循吏致力教化，遂使此卑濕之亞熱帶三角洲平原，殷實而饒沃。

徐陵廣州刺史歐陽頠得政碑，『踐祚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教其分地，火耕水耨，彌亘原野，盜賊皆偃，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垣既築，外戶無扃，脂脯豪家，鍾鼎爲樂，揚袪灑汗，振雨流風，市有千金之租，田多萬箱之詠。』（藝文類聚卷五二）

黃佐廣州人物傳馮融傳：『融，業之孫也，世爲羅州刺史。至融能以禮義威信鎮其俗，及引文華士相與爲詩歌，蠻中化之，蕉荔之墟，弦誦日聞。』（卷二）

惜乎此種官吏，不可多見。梁時交廣貨幣，全用金銀，[93] 其富庶如此。

〔北方都會仍其發達〕 北方破壞之後，仍然足以立國，蓋因開發日久，恢復不難。政府承荒弊之餘，力行安集，人口之充徙，田制之改革，社會漸安，農桑漸復。郡國所賚，唯限江北。都邑之大者，東有洛陽鄴都，西有長安，繁庶復舊。樂遜上書言，『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豪貴之家，各營第宅，車服器玩，皆尚奢麗，世俗浮競，人習澆薄。』[94] 北魏高祖始營各邑，多所製造。周宣帝起宮殿，窮極奢侈，史稱其『雖未成畢，其規模壯麗，踰於漢魏遠矣。』[95] 宮室之宏壯，固無足異，王公大臣府宅，莫不皆然。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載北魏時建築云。

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珠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煢獨不見牛羊之衣。於是帝俗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崇樓起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桃李夏綠，竹柏冬青。（卷四）

司農張倫，最爲豪侈，『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嶔崟相屬，深谿洞壑，邐迤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遊以忘歸。』高陽王雍爲丞相，『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檻，窈窕連亘；飛簷峻宇，轇轕周通。………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清河王懌亦『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

北有樓出凌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樓下有儒林館延賓堂，形製並如清暑殿，土山釣池，冠於當世。斜峰入牖，曲沼環堂，樹响飛嘤，堦叢花藥。』96 洛陽伽藍記載洛中大寺四十有五，建築稱宏麗者有永寧、建中、瑤光、平等、景明、法雲、河間等寺。其地自來俗尙商賈，工藝發達，又爲魏之政治中心，風俗自流於奢靡。

　魏書韓麟傳：『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富貴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錦帛褻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靡於室，麗服溢於路。』（卷六〇）

　爾朱榮之入洛，亦謂『洛中人士繁盛，屢侈成俗。』97 云云，漢晉遺風，未見遽滅。鄴都自曹魏以來，始趨繁庶。至是歷爲後趙、前燕、東魏、北齊之首都，愈益隆盛。建築規模，宮殿爲偉。陸翽鄴中記載石虎宮苑，有紫陌宮，太武、崑華、金華、顯陽諸殿，銅爵、金鳳、冰井、西臺、涼馬諸臺，又役十六萬人築華林苑，周廻數十里，而銅爵等三臺尤華麗：『銅爵、金鳳、冰井三臺皆在鄴都北城西北隅，因城爲基址。……銅爵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間，周圍彌覆其上；金虎臺有屋百三十間；冰井臺有冰室三，與涼殿皆以閣道相通；三臺崇舉，其高若山云。至後趙石虎，三臺更加崇飾，甚於魏初。於銅爵臺上起五層樓閣，去地三百七十尺，周圍殿屋一百二十房。……三臺相面，各有正殿，……又於銅爵臺穿二井，作鐵梁地道以通井，號日命子窟。於井中多置財寶飲食以悅蕃客曰涅井。又作銅爵樓，巔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飛。南則金鳳臺，有屋一百九間，置金鳳於臺巔故名。北則冰井臺，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三臺皆甎甃，相去各六十步，上作閣道如浮橋，連以金屈戌，畫以雲氣龍虎之勢，施則三臺相通，廢則中央懸絕也。』又如鄴宮鳳陽門『高二十五丈，上六層反宇向陽，下開二門，又安大銅鳳於其巔，舉頭一丈六尺，門牕戶朱柱白璧，未到鄴城七八里，遙望此門。』98 當時社會，已甚奢侈，鄴中記言：『石虎三月三日臨水會公主妃嬪，名家婦女，無不畢出，臨水施幔帳，車服燦爛，走馬步射，飲宴終日。』東魏遷鄴，以迄高齊。武成

之奇麗，幼主之窮奢，增益宮苑，造園穿池，大修佛寺，勞役鉅萬。99隋書地理志以謂『鄴都所在，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麗相高。』是國內一新興大都會也。長安之盛，與古不殊，累爲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國都，經營備至。苻堅平定諸國，四方殷實。斯時關隴清晏，百姓豐業。自長安至諸州，皆夾路樹槐柳，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黎。』100南燕都廣固，京都殷盛，戶口衆多。101太原後齊別都，人物殷阜，亦一都之會也。102齊幼主起十二院於晉陽，壯麗過於鄴下。103餘如青齊則稱沃壤，河南則日富饒；滎陽、譙郡、濟陰、潁川、汝南、淮陽、汝陰、信都、清河、河間、博陵、恒山、趙郡、武安、襄國、長平、上黨則務重農桑，好尚稼穡。104河東郡縣出池鹽，爲國所資。105河北海鹽，府庫是賴。

魏書食貨志：『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灶四。計總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卷一一〇）

族姓之盛，北愈於南，顏氏家訓言：『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以往，皆云族人，河北雖二三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云：「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杜佑通典北齊之代，瀛、冀諸劉，清河張、宋，並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將近萬室。北史薛允傳河北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裴植與諸弟各別資財，同居異爨，魏書謂其染江南之俗。106可見大家族制度，行之北方。因而世族著姓，出於北方者爲多，南方亦有僑姓吳姓之別。

唐書柳沖傳：『晉宋因之，……過江則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卷一九九）

江南亦以僑姓爲大：南史侯景求婚王謝，梁帝以爲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107所謂僑姓，蓋北人之南渡

者，故北方社會，尙未臻於全部崩潰也。

〔一佛教之南傳〕 佛教之傳入南方，始於三國時代。黃武初，優婆塞支謙入吳，翻譯維摩大般泥洹等四十九經，是佛經南流之始。赤烏十年，康僧會抵建業，創建初寺，是爲沙門南下及南方有佛寺之始。[108] 魏晉南北朝時，因外國沙門之東來，法乃大行於中國。泰始中月氏沙門竺法護，携佛經至洛陽，翻譯二百餘部，由是得以廣布。西晉末天竺沙門佛圖澄至洛陽，弟子以萬計。龜茲沙門鳩摩羅什入長安，日夜從事翻譯，門徒三千，達者七十。胡僧絡繹東來，至長安者數十輩。是時北方佛教中心有三：一在洛陽，後漢以來，僧衆所萃。寺院之衆，不可數計。佛圖澄入洛陽，爲石勒所尊。大建佛寺，門徒甚衆。北魏國主崇尙佛法，聞沙門法果誠行精至，開演佛籍，太祖以禮徵赴京師。太宗踐位，建立圖像於京邑四方，仍令沙門敷導民俗。時京師尙在平城。至孝文帝遷都，太和元年，洛陽城內新舊寺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其後並郭邑之內，共達五百，而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數。[109] 故魏書釋老志謂『寺奪民居，三分且一。』(卷一一四) 一在長安，始於兩秦之世。苻堅敬重佛法，衞道安至長安，勸堅招至鳩摩羅什。羅什以後秦弘始三年至，姚興敬於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胡僧相繼東來，時沙門道彤、僧略、道恒、道標、僧肇、曇影等，與羅什共相發明諸深大經論十有餘部，更定章句，辭義通明，爲後世所誦習。[110] 居中國九年，與外國名僧佛馱跋陀羅等致力詮譯，中州名士，多與之遊，遂成一大中心。一在敦煌，地當中西交通孔道，自張軌據涼，佛教漸盛。魏書釋老志言：『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者是也。然而東晉渡江，人物南流，南方文化之高，不讓於北。故佛教之南渡，勢所必爾。東晉之世，沙門衞道安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子弟各趣諸方：法性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111] 太元中慧遠至廬山，建刹號東林，日夜說法，是爲佛教有講壇之始。北方法師，不期而至者十八人，是爲蓮社十八高賢，率衆至百二十三人。

東林蓮社十八高賢傳：『淸信之賓，不期而至者：慧永、慧持、道生、曇順、僧叡、曇恒、道昺、曇詵、道敬、

佛馱邪舍、佛馱跋陀羅．名儒劉程之、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復率衆至百二十三，同修淨土之業。』

共道生、曇順、僧叡、佛馱邪舍、佛馱跋陀羅諸人，初皆在長安奉鳩摩羅什者也，至是先後南來，叙於廬山；其所倡淨土一宗，被靡全國。112其時首都建業，亦爲佛教中心：寺塔林立，僧徒極衆。隆安中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於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都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橫雪山以入天竺，經三十餘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陀羅共辯定僧祇律，學者傳之。宋少帝時譯五分律，文帝時譯觀普賢經，觀無量壽及瓔珞等經。又迎求那跋摩於罽賓，築戒壇以聽法，中國之有戒壇自此始。齊梁及陳，均有外國沙門至都宣譯，雖無大名，其數頗衆。梁武帝時崇尚最甚，京師大建佛寺，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五千四百卷。又有達摩禪師至廣東，傳禪宗之學，是爲禪宗入中國之始113。東晉時廣州建有白沙寺，南齊時南海有雲岑、永安、雲峰寺。114此佛教之遠及嶺外者也。江東山水，剡縣最奇，名僧往遊者接踵，每每設寺開講。竺法潛隱迹剡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禀學。于道邃皆剡之葛峴山，東甌學者競往湊謁。又有竺法友、竺法蘊、竺法濟、道寶之徒，並居其地，儼然一佛教中心。115江陵佛法亦盛，名寺若辛寺、長沙、上明、琵琶諸寺均著稱。[illegible]講說衆經於長沙寺，受業者四百餘人。曇徽止上明，圖寫道安形存念禮拜，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116僧弼居楚郢十餘年，訓誘經誠，江表大化。117餘如吳之虎邱，會之山陰，亦均名僧之所止。其人又多來自關中，因避亂南下者。然佛教南傳以後，祗廬山建業兩中心，亦足與二京相頡頏。

〔南北人士互有長短〕　南北之人，互相輕鄙，北呼南人曰島夷，南稱北人曰索虜。南人之中，又自不同，僑寓士著，畛域判分，蓋以渡江之人，皆居高位，南人地位較低，實非所甘；而自西晉以來積習，北視南人如故。故士著呼僑寓曰傖，北人稱南人爲貉。118袁淑譏南人爲怯懦；119王儉謂晉用陸玩顧和爲僕射，以爲衰政不可以爲準則，故有『南風不競非復一日』之語。120然僕射侍中等官，不輕以授南人，121實非南人之不可用，雖除畛域之見，亦猶渡江以後號洛陽曰荒

中，以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北間傳記，皆名爲僞書，不肯省讀而已。122實則南北人士，互有長短，顏氏家訓言，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淸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鈋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矣。（卷下音辭篇）

觀於北魏重用南人，雖出於政治上之策略，然於南方人物之漸興，未嘗不足以資佐證。孝文帝時選盡物望，江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123孝明帝時京師有「吳人坊」之號，以名歸正里者也，南人北投者多居其中，凡三千餘家，自立巷市，多賣水族，蓋吳人口味所尚。124洛陽伽藍記謂『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人甚厚，褰衣渡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有以致之。南齊丘靈鞠語云，『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其中。125』武昌號稱多士，荊南亦云多君子。126閩粵開發較晚，而王僧儒亦云，『風序泱泱，衣冠斯盛。……至於高尚獨往，相望於峭岩；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127』北方人材，亦見興盛。蓋士大夫之留居者尙多，諸族傾向漢化，人物相繼產生也。是故徐州秀士攸出，兗州異人比肩。128涼州君子，符堅所道。129此皆出於西晉所稱以外。因而『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耳目所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涔湘沅，北人安可不重？』遂出於南人之口矣。130

〔丁學術文藝之發展〕　五胡之亂，圖籍散亡。東晉之初，漸形鳩集，其先但存三千一十四卷。自爾中原遺書，稍流江左。劉裕平姚氏，收其圖籍，五經子史，凡得四千卷。至元嘉八年，政府藏書，已達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故隋牛弘謂『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131』其言不虛。其後數經兵火，迭有散失。梁武帝崇尙學術，敦悅詩書，元帝克平侯景，集公私經籍於江陵，後來周師入境，悉以自焚者凡七萬餘卷，其蒐集之富可見。反觀北方，相去甚遠。隋書經籍志序謂『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符姚而已。』北齊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北周統一以後，所益不過五千而已。132第所言者，僅公家之所藏，私人藏者，無可考矣。然自分立以來，衣冠人物之留居

北地者，大有人在。故雖變亂相尋，亦頗獎勵學術。劉曜立太學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石勒在襄國立太學，又置小學十餘。既稱帝，乃命郡國立學官，石季龍又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慕容皝立東庠於舊宮，學徒千餘人。苻堅廣修學宮，名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孫並遣受業，又每月親臨太學，諸生競勸，號稱多士。姚萇立太學，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姚興時，耆儒碩德如姜龕、淳于岐、郭高等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政暇引龕等於東堂講論道藝。又有胡辯講學洛陽，弟子千餘人。興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極盛。[33]北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即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又有國子學，後更名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後召天下儒俊，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礪，儒學轉興。天安初詔立鄉學，太和中開皇子之學。遷都於洛後，復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北史謂『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帝時天下太平，儒學大盛，北史又謂『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其盛可見，北齊神武帝先後以盧景裕李同軌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其後多引進名儒，獨惜當時鮮務實學。北周文皇帝雅重經典，學者嚮風。明帝集公卿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34]徵沈重於南荊，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晉魏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35]南朝草創之初，學制未備。南史儒林傳序云，『自是中原橫潰，衣冠道盡。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不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梁武以前，惟宋文帝時稍盛而已。南史宋本紀言，『上好儒雅，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言政

化稱元嬴焉。』梁武帝起自諸生，深崇經術，乃詔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以明山賓、陸璉、沈峻、嚴植之、賀瑒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又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136大同中更立士林館，以朱异、賀琛、孔子袪等遞相講述。昭明太子好學不倦，引納才學之士，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東宮有書幾三萬卷，與宣城王並於東宮等處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趨學向風，雲集於京師，南朝稱極盛焉。137

兩朝相較，大率類此。經學則好尚互有不同，治學精神各異。故有南學北學之別。南學好尚談玄，其習易尤崇尚老莊之言，梁世以易老莊並稱三玄，故宋世以玄學爲南學。138初不如北學之盛。湯熊循有言，『正始以後，人尚淸談。迄晉南渡，經學盛於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齊，遂不能爲儒林立傳。』139

趙翼廿二史劄記：『六朝人雖以詞藻相尚，然北朝治經學，尚多專門名家。蓋自漢末鄭康成以經學教授，門下著錄者萬人。流風所被，士皆以通經積學爲業。而上之擧孝廉擧秀才亦多於其中取之，故雖經劉石諸朝之亂，而士習相承，未盡變壞。元魏時經學與徐遵明爲大宗。……按北史儒林傳：遵明講鄭康成所著易以傳盧景裕崔瑾，是遵明深於易也。尙書之業，遵明所通者鄭注之今文，後以授李周仁等。……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傳李鉉祖儁熊安生。……河北諸儒能通服氏春秋者並出徐生之門。……其時治經者各有師承。……其業既成，則各有所著，以開後學。……其所以多務實學者，固由於士習之古；亦上之人有以作興之：梁越，道武帝命授諸皇子經官。上大夫盧醜當太武帝監國時入授經，後以師傅恩賜爵濟陰公。張偉當太武時以通經官中書侍郎；張靈暉通經南陽王綽奏以爲王師，官三品。孝文帝尤重儒學，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劉芳李彪諸人皆以經書進用。董徵通經，宣武帝徵入璿華宮爲諸王師，此元魏之崇尚經學也。李鉉鄴時嘗以通經齊文宣帝詔授太子經。馮敬德博學武成帝爲後主擇師命爲侍講，其子元熙又以著經授緯太子，此高齊雖荒亂，亦尙知以經術訓子也。周武帝以沈重經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熊安生在齊精三禮，周武帝滅齊，安生令掃門，家人怪之，安生曰，「周武崇儒重道，必來見我。」已

而果至。樂遜通經，節閔帝命爲小師氏，自謐王儉以下並東修行弟子禮，此宇文周之崇尚經術也。下至僭僞諸國，亦有重儒術者：姚興時耆儒姜龕淳于岐等經明行修，教授長安，諸生皆自遠而至。興每引龕等講論道藝。胡辨講授洛陽，關中諸生赴之者興勅關尉勿稽其出入，於是學者咸勸，儒風振焉。劉延明深於經學，涼武昭王以爲儒林祭酒。及沮渠蒙遜平酒泉，亦親往致禮。至牧犍又尊爲國師，親自致拜焉。蒙遜又以宋繇博通經籍，特擢之曰，「不喜克李氏，喜得宋繇耳。」蒙遜又以闞駰通經甚重之，常令在左右，訪以政事，牧犍待之愈重。又程駿有文學，牧犍擢爲東宮侍講。可見北朝經學稍盛，實上之人有以作興之也。」（卷十五北朝經學條）

迨及梁武之際，儒學大行。北人之深於經者，亦聞風而至。皮錫瑞經學歷史謂「北朝諸君，惟魏孝文，周武帝能一變舊風，尊崇儒術，考其實效，亦未必優於蕭梁。」直與北方相頡頏矣。

廿二史劄記：「南朝經學本不如北，兼以上之人不此爲重，故學習益少。統計數朝惟蕭梁之初及梁武四十餘年間儒學稍盛。齊書劉瓛傳謂晉尚玄言，宋尚文章，故經學不純。齊高帝少爲諸生，即位後王儉爲輔，又長於經禮，是以儒學大振，建武以後，則日漸衰廢。梁書姚察曰：「崔伏何嚴等遭梁之崇儒重道，皆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儒親遇之。」陳書儒林傳序亦謂梁武開五館，建國學，置博士以五經教授，帝每臨幸自試胄，故極一時之盛。……而宋懷方戚袞並自魏入梁，以名其家。懷方自魏携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臨死謂家人曰，「戚袞來此付之，否則殉葬。」戚袞在梁，亦著三禮義記，遭亂亡失，惟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其時自北來者崔君恩、宋懷方、戚袞外，尚有孫詳蔣顯等並講學，而辭音鄙拙。惟盧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是可見梁武之世，不特江左諸儒崇習經學，而北人之深於經者亦聞風而來，此南朝經學之極盛也。」（同上南朝經學條）

至其好尚，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惟易經北尚鄭玄，南崇王弼、尚書北學鄭而南主孔安國；左傳則北服虔，南杜預。140此特言其大體，其間北學流南或南學入北，亦所恒見。如元嘉建學之鄭王兩立，宋齊間學者之講王易

[illegible]也　其治學之精神，北史謂「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卷八一）世說新語亦載，「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遁林聞之曰，「……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卷上之下）亦自不同也。皮錫瑞經學歷史論南北朝之經學云。

夫漢學重在明經，唐學重在疏注；當漢學已往，唐學未來，絕續之交，諸儒倡為義疏之學，有功於後世極大。南如崔靈恩三禮宗義、左氏經傳義，沈文阿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疏，皇侃論語、禮記義，戚袞禮記義，張譏周易、尚書、毛詩、孝經、論語義，顧越喪服、毛詩、孝經、論語義，王元規春秋、孝經義記。北如劉獻之三禮大義，徐遵明春秋義章，李鉉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沈重周禮、儀禮、禮記、毛詩、喪服經義，熊安生周禮、禮記疏義，皆見南北史儒林傳。（經學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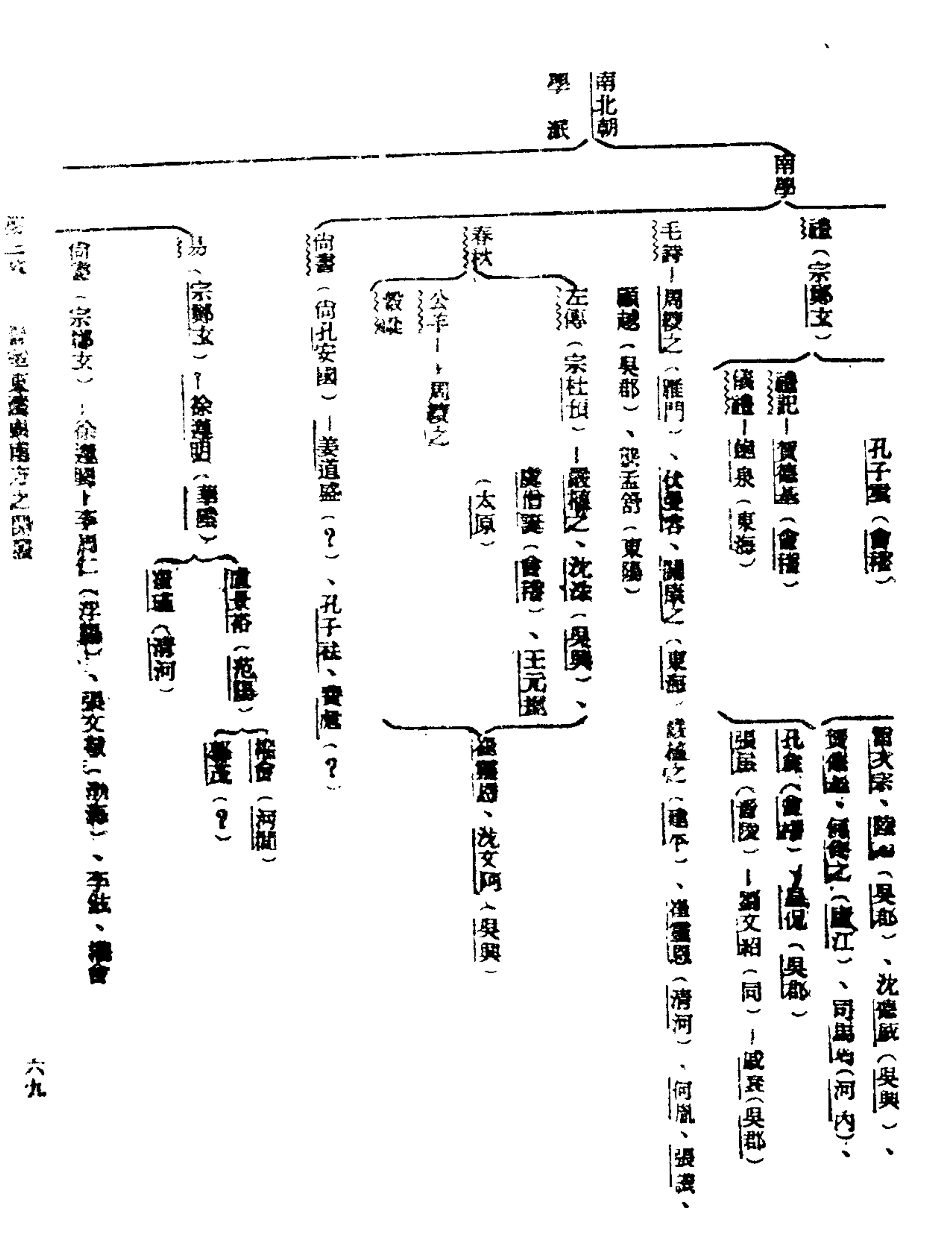
皮氏所舉十二人中，沈文阿沈重吳興人，皇侃、戚袞、顧越皆吳郡人，幾佔半數。而沈重以南人為北方學者之見推，講學於北方，朝士儒生沙門道士從其學者二千餘人。其餘如梁武五經博士，五人中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皆南人。盧江何胤隱居會稽雲門山，講學者嘗為衆，並皆見於南史。爰將兩史儒林傳記載，綜列南北朝經學大勢表如左：

易（宗王弼）——雷次宗（豫章）、祖沖之（范陽）、沈驎士（武康）、顧歡（鹽官）、伏曼容（平昌）

朱异（吳郡）賀瑒（會稽）、孔子祛（同）、何胤（廬江）、褚仲都（？）全緩（吳郡）

周弘正（汝南）—張譏（清河）—陸元朗（吳郡）、朱孟博（同右）

周官—沈峻（吳興）　張及（吳郡）、


南北朝學派
南學
禮（宗鄭玄）
孔子雲（會稽）
雷次宗、陸山（吳郡）、沈德威（吳興）、
賀德基、何佟之（廬江）、司馬筠（河內）、
禮記—賀德基（會稽）
孔僉（會稽）—皇侃（吳郡）
儀禮—鮑泉（東海）
張崖（晉陵）—劉文紹（同）—戚袞（吳郡）
毛詩—周續之（雁門）、伏曼容、（東海）、（建平）、崔靈恩（清河）、何胤、張譏、
顧越（吳郡）、孟舒（東陽）
春秋
左傳（宗杜預）—嚴植之、沈洙（吳興）、
虞僧誕（會稽）、王元規（太原）
沈文阿（吳興）
公羊—周續之
穀梁
尚書（尚孔安國）—姜道盛（?）、孔子袪、費甝（?）
易（宗鄭玄）—徐遵明（華陰）
盧景裕（范陽）
崔瑾（清河）
權會（河間）
郭茂（?）
尚書（宗鄭玄）—徐遵明—李周仁（浮陽）、張文敬（渤海）、李鉉、權會

- 北學
  - 易（宗鄭玄）
    - 徐遵明
      - 李鉉
        - 安熊生（長樂）—孫靈暉（武邑）、郭仲堅（？）、丁恃德（？）
        - 刁柔（渤海）、張買奴（平原）、鮑季詳（渤海）、邢峙（河間）
        - 劉晝（渤海）
      - 祖儁（范陽）田元鳳（？）、馮偉（中山）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
    - 劉獻之（博陵）
    - 沈重（吳興）
  - 春秋左傳（宗服虔）
    - 徐遵明—張買奴、馬敬德（河間）、邢峙、張思伯（河間）、張奉禮、張彫（中山）劉晝、鮑長宣（渤海）、王元則（？）
    - 劉獻之
  - 毛詩
    - 劉獻之—李周仁
      - 程歸則（？）—劉敬和（渤海）、張思伯、劉軌思（同）
      - 董令度（？）
    - 沈重

不過南朝經學，每雜玄言，則有所謂玄學者。祖述老莊，崇尚虛無。始於正始中何晏王弼，而盛於晉宋之世。劉宋時遂有玄學之置，至謂之南學。梁世此風尤盛，總老莊易謂之三玄，然此周末南方一大學派，竟復流行於一時，且又增以佛義，以為南朝學術史上一大特色。

廿二史劄記：『梁時所談，亦不專講五經。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徐勉舉顧越論義，越音響若鐘，咸歎美之。簡文在東宮，置宴玄儒之士。邵陵王綸講維摩老子，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則梁時五經之外，仍不廢老莊，且又增佛義。晉人虛僞之習，依然未改，且又甚焉。風氣所趨，積重難返。直至隋平陳之後，始掃除之。蓋關陝樸厚，本無此風；魏周以來，本未漸染。陳人之遷長安者，久已衰弊不振，故不禁而已消滅也。』（卷十六六朝清談之習條）

文學則風采各殊，名家並起。北方初緣兵亂，未遑文雅。後魏統一，國祚較長，文帝大興文活，頗效屬辭，由是辭人雅致，紛紜絡繹，文學之士，冠於餘朝，初則崔浩、宗欽、高允之流，名重當世；繼而鄭懿、鄭道昭、邢昕、陽固、亦有文名；末世則有溫子昇才高辭勝。王暉業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142其所作韓陵山寺碑文，庾信謂北方文字『惟有韓陵一片石堪共語。』143其爲南人見重如此。魏齊之交，則邢邵魏收，與子昇齊名。北周時庾信王褒自梁入仕，文辭是傳誦於北，然二人皆南朝人，被逼流寓者也。吳越地土韶秀，物質豐厚，渡江以來，漸耽逸樂，朝野人士，競以文辭相誇。東晉有河東郭璞，詞賦爲中興之冠；潯陽陶潛詩文高妙，眞摯自然。宋興則顏延之謝靈運並稱『顏謝』，宋書以爲潘陸之後文士所莫及。又有東海鮑照，才氣縱橫，媲美二子，下逮梁世，才秀迭出，自齊末以至梁初，文學之盛，爲晉宋所未有，沈約、范雲、任昉、蕭衍、謝朓、王融、陸倕、蕭琛、號竟陵之八友。尤以沈任北方所重，妙絕當時。更有江淹、到沆、丘遲、王僧孺、張率等，亦均後來之選。梁末徐摛、徐陵、庾信、世號「徐庾」，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師傳誦。145陳則江總、陳暄、孔範、其佼佼者也。文體則有「永明體」宗沈約；「宮體」宗蕭衍父子；「徐庾體」宗徐庾。146大抵南方貴清綺，北方重氣質。好尚既殊，情辭自別。北史文苑傳序云『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

辭，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是以南北榻轂，各有得失，然論人才之衆，則中原不如江左。庾信論北方文學，當代惟溫子昇足共語，魏收富逸才高，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其言雖不盡實，要亦足見南人之議論，與北方文士之較鮮也。[147]論地理之分配，北人雖多於南，如南史文學傳所列二十五人中，南方僅得六人，餘均北人之南渡者，北朝更勿論矣。不過特異之才，恒見超於其間。沈約吳興人，陸倕吳郡人，並參八友之列。約之富溢，尤為有名。餘則宋有丘靈鞠沈勃，褚淵謂為吳興才士，宋齊間會稽孔廣孔逭，以才學為時人推重，而同郡虞通之虞龢，學行名與相埒。齊梁之際，復有吳興丘遲吳郡張率，梁有吳均吳興人，文體清拔有古氣，自成一家，有「吳均體」之稱。又如臨淮任孝恭、丹陽紀少瑜、吳郡杜之偉、盧江何之元，南史均為立傳，並許東南之士也。[148]推其南方所以特盛之原，大略有三：（一）自楚辭之崛興，以至於蜀賦之獨擅，南方久被視為文學之正宗，北方論為附庸。南朝承魏晉之餘緒，益以永嘉之亂，士庶南流，一時中原舊音，散落江左，新的文學，應運而生。如晉書樂志謂：『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絃。』（卷二三）即其例也。（二）自東晉之渡江，北方戰亂相尋，地方殘破，戶口消耗，士庶方避禍之不遑，未克致力於風雅。惟南方既遠離異族之迫脅，文鮮見大規模之動亂，國家承平，生活安定。加以南方物力優裕，謀生不難，遂能發揮其餘力，專注於文詞之間，而江南山川靈秀，都市豪奢；建業帝都所在，又有湖山之勝，士大夫流連忘返，競以文采相夸。故北方之人尚質實，南方之人好彫琢，環境互異，實是使然。（三）南朝自劉宋以後，南北國界，久已劃分，苟安一隅，不知兵革，君主既無恢復之志，惟事佛教文章，粉飾太平。南史文學傳序云，『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於時。武帝每臨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紳之士咸知自勵。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勵，而向時之風流息矣。』宋孝武好文章，天下罕以專經為業。梁武文帝皆崇儒文，武帝著作尤多，近二千卷。昭明太子統在東宮，引納才學之士，於時名才並集。東宮有書幾三萬卷，自

著文集二十卷，又輯爲文選、正序、文章英華諸書。簡文帝在東宮，亦好篇什，辭藻艷發，朝野紛習，號稱「宮體」。陳後主不務政事，日與文士遊宴詩酒，以致亡國。人主崇尚於上，四方咸向慕焉。

史學則南北朝時，著述頗富。宋范曄後漢書，與遷固陳壽之書並稱。晉史作者最多，據隋唐書志所載，共計一十九種：獨陸機晉紀作於西晉，餘均東渡以後所作。東晉則王隱著晉書，虞預晉書，朱鳳晉書，何法盛晉中興書，干寶晉紀，曹嘉之晉紀，習鑿齒漢晉陽秋，鄧粲晉紀，孫盛晉陽秋。宋有謝靈運晉書，劉謙之晉紀，王韶之晉紀，徐廣晉紀，檀道鸞續晉陽秋，郭季產續晉紀，齊有臧榮緒晉書，梁有蕭子雲晉書，蕭子顯晉史草。其餘見諸史傳者如晉謝沈之晉書，梁沈約晉書，及張緬晉鈔等，亦均有名。至今列入正史者，尚有沈約之宋書，蕭子顯之南齊書。宋裴松之爲三國志注，網羅繁富，首尾畢具，足補史缺。此南朝史學也。北齊魏收撰魏書，人謂之爲穢史。獨魏崔鴻十六國春秋，酈道元水經注，允稱一代傑作。此北朝之史學也。足見北方史學之盛，遠不如南。書法則自分裂以來，南北各異其趣。北朝書法重氣骨，多方筆而瘦硬；南方書法尚姿媚，多圓筆而肥腴。而晉宋以來，書家特多，王羲之古今書聖，與其子獻之並稱「二王」，其書法遂爲南方之所宗，顏之推謂『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遺韻』者是。149其筆蹟傳於歷代之搨本及刻帖者，至今尚爲士林所珍。羲之有子七人，除獻之之外，元之、凝之、徽之、操之皆有書名。考王氏晉世以書名者，實不止羲之父子：王廙於羲之爲前輩，稱爲獨步。王導二子恬、洽、孫珣、珉三世均以書法著名。謝氏則謝奕以行書以實遒勁，謝安以隸書行草勝，其後若謝尚、謝萬、謝道蘊均以書名世，故王謝非僅以族望相尚，書法之妙，亦各有家風也。餘如張翼學王書幾之不能辨，直可亂真。索靖章草之爲學者所宗，王濛庾翼之草隸，俱能入品。故宣和書譜稱，『大氐字畫之妙，晉人得之爲多，而王氏之學尤盛焉。』150宋之工書者：羊欣之隸書，論者謂其學獻之如顏回夫子，有步趨之近。蕭思話學羊而風流美好殊不在欣下，孔琳之行書人謂二王以後略無其比。謝靈運薄紹之亦均以書著名於時。齊代書法衰替，獨劉珉能振起一時，遂爲有齊一代名書之流。王僧虔祖法獻之，宋文帝以爲『非唯迹逾獻之，方當器雅

過之』云云。梁則蕭子雲善草隸飛白，研鍾王二家之妙，百濟亦遣使來建鄴以求書。」又如陶弘景之行書，沈約草書，范懷約隸書，顏協草隸飛白，南史謂『荊楚碑碣皆協所書。』（卷七二本傳）陳之書家有陳叔懷、陳伯智、蔡景歷、陸繕、江總等。足見南朝講求書法之風，實極普遍。回顧北朝，殊不如遠甚。顏氏家訓言：

晉宋以來，多能書者。……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唯有姚元標工於草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洎於齊末，秘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卷下雜藝篇）

繪畫之學，亦漸發達。當時衆推大家者：東晉有顧愷之，時稱三絕，謝安以為自生人以來所未有。152宋有陸探微與愷之並稱「顧陸」，謝赫古畫品錄列居上品第一。梁有張僧繇善圖塔廟，超越群工，梁武帝崇飾佛寺，多命僧繇繪之。晉明帝梁元帝均善丹青，晉帝最善畫佛像，而梁帝有游春苑、師利像、鵁鶄陂澤、芙蓉蘸鼎等圖唐代猶可見之。153晉王廙過江後書畫並稱第一，書為羲之之法，畫為明帝之師。王羲之亦善丹青，所畫有雜獸、臨鏡自寫真等圖。宋顧駿之大明中天下莫競，陸綏袁倩，謝赫並列之於第二品。齊有劉瑱長於畫婦人，毛惠遠善畫馬，並為當時第一。謝赫人像，姚最以為中興莫及。154沈粲專工綺羅屏障，殷善畫人與眞不殊。陳顧野王與王褒善畫時號二絕。北朝魏有蔣少游郭善明之佛像，北齊楊子華稱當時之最，善寫龍獸；能致風雲。曹仲達亦稱最工，其竹樹山水外國佛像，無競於時。155大抵除卷軸畫外，壁畫尤為發達。蓋緣當時佛教極盛，圖繪深被佛化，宗教色彩最強。唐初可見壁畫眞蹟，據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記所述，共有四十七所，其江南二十五所皆六朝時名工眞蹟，散布於建業、江陵、江都、會稽、永嘉、鄴中諸處。156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列舉歷代能畫人名，晉有二十三人，三人在東渡之先；宋齊均二十八人，梁有二十人，陳一人。北朝則後魏九人，北齊十人，北周一人，蓋亦不如南也。

兩朝書畫之大較，既已如上。而書畫家之產生於南方者，數亦非鮮也。惜其事蹟有未可傳，不能盡悉其鄉里。然就

其可知者，陸玩吳人，蕭思話南蘭陵人，薄紹之丹陽人，孔琳之會稽人，蕭子雲晉陵人，陶弘景丹陽人，陳伯智陳宗室，吳興人也。以上爲書家。畫家則並稱顧、陸、張俱南人。顧之籍晉陵，探微籍吳郡，僧繇亦然。餘有探微二子綏及弘肅，吳郡顧寶光、陸杲，張僧繇二子善果儒童，吳郡顧野王俱是。建築業之發達，已於上述都市中分別言之，此時佛教信仰普遍，寺院之建築大盛。157於是塑鑄雕刻，佛像尤多。其製造之精巧，見於史傳者不一而足。東晉則襄陽檀溪寺沙門道安之丈八彌陀銅像，支慧護之吳郡紹靈寺丈六釋迦銅像，戴逵山陰靈寶寺之彌陀，有維肖維妙之稱。高六丈，積思三年而刻像乃成。158其餘各朝，均有鑄造，惟遠不如北方之偉大，今燉煌之千佛巖、即創於苻秦建元二年之莫高窟。北魏佛教更盛，今大同雲崗及洛陽龍門石窟，皆始於是。

魏書釋老志：「和平初……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者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卷一一四）

同書：「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爲世宗復造石窟一，凡三所。」

又如洛陽天宮寺釋迦金像，高四十三尺。159景樂寺佛像雕刻巧妙，冠絕一時；昭儀尼寺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宗聖寺像高三丈八尺，士庶咸至瞻仰；景興尼寺金像，作工甚精。160其規模之宏壯，多南方所不逮。算術亦是北精於南，顏氏家訓言，「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專業。江南此學殊少，惟范陽祖暅精之，位至南康太守，河北多曉此術。」（卷下雜藝篇）

〔結語〕 觀此，東晉渡江以後之南方社會，爲於一變。推其所以急劇之轉移，要不外受南渡之影響。一則政治中心南徙，北方財賦來源斷絕，於是不能不另闢蹊徑，以謀所以立國之道。此新途徑者，即竭全力以啓發其新根據地，以爲民

替。所幸南方物力優裕，土地寬曠，容納此大量移民，仍屬綽綽有餘。北人挾其舊有經驗而來，不久自可使其日益富盛，而與北方爭長短。由是分裂爲南北兩中心之東晉南北朝之局，得以支持二百餘年之永，新的財賦之區，於爾產生，開南北對立之勢，而啓隋唐後來之盛。二則政府南遷，衣冠[illegible]，隨之流移，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161 人物漸集，力量雄厚，以其較高之文化，施同化之作用。南方人物之興起，風俗習尚之改易，未始非其成效。蓋緣衣冠所萃，南人咸望之以爲準則。晉元帝時荀崧上表言，『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盛。』162 此特一例矣。未竟之功，[illegible]。

晉書范甯傳：『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卷七五）

同書范宣傳：『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卷九一）

南史張綰傳，『出爲豫章內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卷五六）

宋書禮志，『永和八年，……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卷十四）

南史張纘傳：『改爲湘州刺史。……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卷五六）

同書吳平侯子勵傳：『還宣城內史，郡多猛獸，常爲人患，及勵在任，獸暴爲息。』（卷五一）

晉書劉弘傳：『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叙資用。』（卷六六）

周書長孫儉傳：『荊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

其業。』（卷二六）

同書郭彥傳：『出爲澧州刺史，俗左生梗，未遵朝憲。至於賦稅，違命者多，聚散無恒，不營農業。彥勸以耕稼，禁共遊獵，民皆務本，家有餘糧，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荊州遞送。自彥至郡，倉庾充實，無復轉輸之勞。』（卷三七）

有茲二端，足使渡江以來，南方漸趨繁榮，進而因北方之衰落，且起而相與匹敵。故南北朝時代之中國，實爲文北分立時代，南朝雖較後起，處處均與北朝侔埒；亦由承兩漢三國之餘蔭，漸次進行，至是驟遭異族之壓迫，遂加緊其速度而已。

附註：

1 三國志蔣濟傳注：『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魏志卷一四）

2 太平御覽引晉起居注：『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宜爲遐邇所模。』（卷二五二）餘見葛洪抱朴子卷二六。

3 見初學記卷二四及御覽卷三十八。

4 晉書卷二六食貨志。

5 魏書釋老志：『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迹甚妙，爲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謂佛圖，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矣。』（卷一一四）

6 北堂書鈔卷七四引晉起居注：『魏郡大都會也。』晉書卷七七蔡謨傳：『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又卷四二唐彬傳謂雍州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

7 晉書卷七一陳頵傳。

8 同書卷六八賀循傳載陸機薦循疏。

9 通典卷二

10 困學紀聞卷二十陸雲與戴季甫書：『武陵於荊州云多士。』

11 抱朴子卷二六。

12 張華博物志（漢魏叢書）卷一：『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畜。』晉書卷五四陸機傳：『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世說新語卷中之上：『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

13 晉書卷一百陳敏傳。

14 參攷資治通鑑。

15 晉書卷六一苟晞傳，周馥傳。

16 同書卷五孝懷帝紀。

17 同書卷二六食貨志，卷一百王彌傳，卷一〇二劉聰載記，卷五孝愍帝紀。

18 同書卷一〇六石季龍載記，卷一〇三劉曜載記，卷六七溫嶠傳。

19 同書劉聰載記：『北地饑甚，人相食。』『平陽大饑，流叛死亡，十有五六。』卷一〇四石勒載記：『襄國大饑，穀二升值銀二斤，肉一斤值銀一兩。』卷六三李矩傳：『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衞將軍華薈奔成皋。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藩薈部曲多為所啖。』卷六二劉琨傳：『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琨在路上表曰：「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群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鬬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屍蔽地，其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荊棘成林，豺狼滿道。』卷六〇賈疋傳：『懷帝以疋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

20 同書卷六六劉弘傳：『于時流人在荊州者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宋書卷三七州郡志：『晉江左立，胡亡氐亂，雍秦流民多出樊沔。』

21 宋書卷十一律志序，

22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引。

23 南史卷二宋本紀。

24 陳書卷一高祖本記，卷六後主本紀禎明元年九月。

25 晉書卷九八本傳。

26 梁書簡文帝紀。

27 南史侯景傳。

28 陳書宣帝紀太建十一年三月丁未詔：『淮北歸義人率戶口歸國者建其本屬舊名。』

29 晉書卷六六劉弘傳。

30 同書卷二六食貨志

31 通考卷二。

32 宋書卷五文帝紀。

33 梁書卷三武帝紀。

34 晉書卷七六張闓傳，卷七八孔愉傳，南史卷十五劉秀之傳，宋書卷四六張邵傳。

35 通典卷二。

36 藝文類聚卷五二裴子野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

37 南齊書卷十四州郡志。

38 晉書卷七三庾翼傳。

39 隋書卷三一地理志。

40 藝文類聚卷五〇丘遲永嘉郡教，『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太平御覽卷一七一引郡國志，『永嘉……斯地暑一年八熟。』

41 隋書卷三一地理志。

42 南齊書卷三二王琨傳：『南土沃實。』

43 御覽卷一七一引郡國志。

44 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

45 同書卷一二四慕容熙載記。

46 同書卷一二六禿髮利鹿孤載記。

47 魏書卷七五本傳。

48 參攷通鑑紀事本末。

49 御覽卷八二〇。

50 隋書卷三一地理志。

51 南史卷一宋本紀永初三年：『廣州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卽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並制禁嶺南作此布。』

52 任昉述異記卷上。

53 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延昌二年上言，『又河北州鎮，旣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

54 鄴中記（武英殿聚珍本叢書）
55 隋書卷二七百官志。
56 藝文類聚卷六九。
57 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
58 御覽卷七七〇引。
59 陳書卷三〇本傳。
60 晉書卷七七蔡謨傳，卷一〇六石季龍載記。
61 魏書卷七一本傳。
62 同書卷一一〇食貨志。
63 均見鄴中記。
64 宋書卷三九百官志，「右尚書、令、丞各一人，並掌造軍器。」
65 俱見通考錢幣考。
66 藝文類聚卷六一。
67 南齊書卷七東昏侯本紀，又南史卷五齊本紀。
68 南史卷十二梁文獻張皇后列傳論。
96 周書卷十二後主張貴妃傳。
70 晉書卷六四，南齊書卷二一兩人傳。
71 南史卷七郭祖深傳，又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記，魏書卷九八藝術傳。
72 梁書卷一高祖本紀。

73 周書卷三八本傳。

74 陳書卷五宣帝紀。

75 周書卷四八蕭詧傳，「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宋書卷五七興宗傳，「會土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

76 文選卷五九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

77 陳書卷五宣帝紀太建四年十月辛未詔

78 隋書卷三一地理志，「自晉氏南遷之後，南郡襄陽，皆為重鎭，四方湊會，故益多衣冠之緒，稍尙禮義經籍焉。」

79 貞觀公私畫記。

80 藝文類聚卷五〇陸倕謝敕使行江州事啓。

81 南史卷六七路文牙傳，「及出鎭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82 南史卷四七崔祖思傳。

83 周書卷三二陸通傳，「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通求之常苦難。」京師事見洛陽伽藍記卷三。

84 南史卷四七本傳。

85 宋書卷九後廢帝紀元徽四年五月乙未虞玩之表言。

86 通典卷十一，「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亦百文收四，名曰「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又：「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出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

87 同前書。

88 南齊書卷二六本傳。

89 宋書卷九七史臣曰。

90 慧皎高僧傳卷三曇無竭傳。

91 同註89。

92 南史卷五一吳平侯子勱傳，「廣州邊海舊鎮，外國舶至多。」南齊書卷五八史臣曰，「至於南夷雜種，分嶼建國，四方珍怪，莫此為先。藏山隱海，瓌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他語見南齊書卷三二王琨傳。

93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

94 周書卷四五本傳。

95 同右卷七宣帝紀。

96 洛陽伽藍記卷二、三、四。

97 北齊書卷二〇慕容紹宗傳。

98 皆見陸翽鄴中記。

99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100 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

101 同書卷一二八慕容超載記。

102 隋書卷三十地理志。

103 北齊書卷八幼主本紀。

104 晉書卷一二七慕容德載記，「晉齊沃壤，號曰東秦。」魏書卷六一沈文秀傳，「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奔競。」餘見隋書卷三〇地理志。

105 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河東郡縣有鹽池，置立官以收稅利。」

106 卷七一本傳。

107 南史侯景傳。

108 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傳。

109 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

110 同前。

111 隋書卷三五經籍志。

112 梁啓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飲冰室文集），「淨土宗以他力救濟，感化愚夫愚婦，凡難解之教理，概擱不論，故其勢力廣被，披靡全國。」

113 參攷隋書經籍志及梁啓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114 高僧傳卷一曇摩耶舍傳及卷十三曇智傳。

115 同書卷四。

116 同書卷五。

117 同書卷七。

118 晉書卷五八周玘傳，「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傖故云耳。」魏書卷九六司馬叡傳，「叡因亂跨而有之，中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爲貉子，若狐貉類云。」

南史卷三五顧顗之傳，「嘗於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顗之云，『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

120 南齊書卷三三張緒傳，「太祖……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在座，啓上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以爲準則。』上乃止。」同書卷四四沈文季傳，「世祖

121 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122 晉書卷五八周勰傳，『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又卷七六陸曄傳，『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

見洛陽伽藍記卷二，顏氏家訓卷下。

123 南史卷四九劉峻傳。

124 洛陽伽藍記卷二。

125 南齊書卷五二本傳。

126 晉書卷六六陶侃傳，『時武昌號爲多士。』梁書卷五一庾詵傳，『每出，世祖嘗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荊南信多君子。」』

127 藝文類聚卷五三王僧孺至南海郡求士教：『三國鼎峙，百粵爭都，人物與列，分星畫部，風序泱泱，衣簪斯盛。其川岳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而已哉？海實人術，時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燮，至於高尚獨往，相望於巖；懷仁抱義，繼縱於前史。』

128 同右卷五三隋徐儉二州搜揚教，『徐方地實梁楚，秀士攸出；兗土梁楚所流，風禮自古，豈不異人比肩，鳴才世及？』

129 晉書卷一一五苻丕傳：『苻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

130 洛陽伽藍記卷二。

131 隋書卷四九牛弘傳請開獻書之路表。

132 同書卷三二經籍志序。

133 俱見晉書載記。

134 周書卷四明帝紀。

135 以上俱見北史卷八一儒林傳序。

136 以上俱見南史卷七一儒林傳序。

137 梁書卷三高祖紀，卷八昭明太子傳。

138 宋書卷六六何尚之傳，『尚之爲丹陽尹，立宅城郭外，置玄學，聚生徒，……謂之南學。』

139 羅[illegible]集卷十二國史儒林文苑傳讚。

140 北史卷八一儒林傳序。

141 周書卷四五本傳。

142 魏書卷八五溫子昇傳。

143 張鷟朝野僉載卷一。

144 卷七三顏延之傳。

145 周書卷四一庾信傳。

146 永明體：南齊書陸厥傳，『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河南周顒善識聲韻，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造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宮體：隋書卷三五經籍志，『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製，止乎衽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爲「宮體」。』
徐庾體：周書卷四一庾信傳，『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

147 張鷟朝野僉載卷一；又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二，『魏收數稱[illegible]其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148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

149 見家訓卷下雜藝篇。

150 卷七王遠等。

151 以上俱見宣和書譜。

152 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153 同右卷七。

154 續畫品錄。

155 姚最續畫錄。

156 其二十七所與跡如左：

晉瓦官寺在江陵　龍光寺在江陵　本起寺在劍中

宋洪王寺在永嘉

齊王觀寺在會稽

梁定林寺在江寧　崇聚寺在江陵　延祚寺同上　何后寺同上　光相寺同上

陟屺寺同上　高座寺在江寧　量公寺同上　開善寺同上　眞堂寺在江陵

報恩寺在會稽　寶積寺在延陵　天皇寺在江陵

陳靈曜寺在江寧　道善寺在江都　靜衆寺同上　東安寺同上　總持寺在江陵

隋慧日寺在江陵

157 佛寺除上述者外，其見於慧皎高僧傳者，建業有道林、枳園、祇洹、莊嚴、中興等四十三所。江陵有長沙、辛寺等四所。吳有東山、臺寺二所，山陰有顯義、嘉祥等四所。餘杭有方顯寺一所，廬山二所，淮南一所，壽春、永興、富陽、臨川、廣州、南海各一所。

158　法苑珠林卷二一；歷代名畫記卷五。

159　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

160　俱見洛陽伽藍記。

161　北齊書卷二四杜弼傳高祖語，「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

162　晉書卷七九本傳。

第四章　隋唐五代東南之富盛

助長東南開發之兩大因素：—運河之開闢與安史之亂—東南農工商業之發展—社會生活之奢侈—開發嶺南—南方官吏之發達—南方人物亦漸富盛—學術文藝之發達—四川亦爲唐代經濟中心—五代北方農村崩潰—江南諸國之社會文化—西蜀之文物—結語

㈠助長東南開發之兩大因素：運河之開闢與安史之亂　南北對峙之局，以楊堅之篡周平陳而告終局。於是有隋統一，造成南北文化重新混合，而爲唐代絢爛之文化奠其基石。然隋不二世旋即滅亡，繼之者李唐享國幾三百載，在此期間，北方既成政治中心，屢遭亂離之禍，南方之富盛，遂漸追而凌駕北方之上。故自南北對立時代以至南方之極盛期，隋唐實爲階梯。尤以天寶間安史之亂，更爲轉變中之一大樞紐。今考隋唐五代東南富庶實事，述之如次。

吾國溝通南北文化之主要命脈，厥爲大運河之建築。此大運河者，南起浙江，北通河北，迤邐數千里，縱貫河、淮、江、浙諸水系，爲南北方向之唯一長流，其大部份即成於隋唐時代。隋煬帝雖好大喜功，然對南方頗重視，嘗敕祕書學士撰區域圖志，敕學者撰吳郡風俗，以吳人爲東夷，帝不悅，敕責之曰，『昔漢末三方鼎立，大吳之國，以稱人物，故晉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汝潁，衣冠人物，千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衣纓，盡過江表，此乃天下名都。自平陳之後，碩學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爾等著其風俗，乃爲東夷之人，度越禮義，於爾可乎？』

其於江南重視如此。先是文帝已開山陽瀆，自山陽引淮水南流入江，煬帝更開通濟渠，引汴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至唐元和間始開孟瀆，引江水以入浙。自是以後，南至杭州，北至於涿，航運暢通，交通便利。間接上於文化傳遞，影響後世爲尤大。而於南北文化之交換，加速南方之開發，尤具有特殊之價值。究其影響於當代者，則揚州之發達，與東南之漕運是。

揚州者，隋之江都也，地於江北運河終點，煬帝所時幸焉。故沿河皆建離宮，植隄柳，所造樓船艦艫之屬，多至五千餘艘。所建江都臨江諸宮，制度宏麗：江都宮「有正殿內殿東西閣堂，周以軒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楷飾以丹粉，粧以金碧珠翠，雕刻奇麗，綴以流蘇羽葆，朱絲網絡。」2 其餘服章文物，亦皆比擬京師。3 宇文化及旣弑帝，奪人車牛得二千輛，並載宮人珍寶西歸，其富盛可見。王貞著江都賦記其地，惜其文已佚，不可復覩。唐時南北交通頻繁，揚州旣爲交通中心，社會之盛，無與倫匹，乃有「揚一益二」之說；4 又有「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揚州大郡，爲天下通衢。世稱異人術士，多遊其間。」5 等語。良以其地旣爲東南漕運起點，又爲唐世鹽鐵轉運使所在地；復擅長江出海咽喉，亦爲對外貿易之中心，是故富商大賈，往來如織，都會繁庶，風俗奢侈。于鄴揚州夢記云：「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塡咽，邈若仙境。」舊唐書杜亞傳（卷一四六）謂揚州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擁弊。亞乃開拓疏啓，公私悅賴。固其良政矣，然又盛爲奢侈；揚州循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亞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爲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取其入水不濡云云。此地遊賞之集，競渡蓋極一時之盛：駱賓王揚州看競渡序云，「桂舟始泛，蘭棹初遊，鼓吹沸於江山，綺羅蔽於雲日。嫂娟舞袖，向綠水以頻低；飄颻歌聲，得淸風而更遠。是以臨波笑臉，艷出浦之輕蓮；影渚蛾眉，鑒穿波之半月。靚粧奮飾，此日增奇；絃管相催，玆辰特妙。」康廷之對競渡賭錢判云：「郊連五達之莊，地近一都之會，人多輕剽，俗尚囂奢。屬良辰，賜禊合節。江干可望，俱遊白馬之灘；邑屋相連，並競飛龍之舳。泛長波而合棗，有類

采毛；涌修浪而鳴弦，更同浮葉。奮吟柳吹，疑傳塞北之聲；棹引菱歌，與唱江南之曲。』6其餘見於歌詠記載者，不一而足：

王建夜看揚州市詩，『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平時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全唐詩卷三〇一）

權德輿廣陵，『廣陵實佳麗，隋季此爲京。八方稱輻湊，五達如砥平。大旆映空色，笳簫發連營，層臺出重霄，金碧摩顥清。交馳流水轂，迥接浮雲甍，青樓旭日映，綠野春風晴。噴玉光照地，顰蛾價傾城，燈前牙巧笑，陌上相逢迎。飄颻翠羽薄，掩映紅襦明，蘭麝遠不散，管弦閑自清。曲士守文墨，達人隨性情。茫茫竟同盡，冉冉將何營。且申今日歡，莫務身後名。肯學諸儒輩，書窗誤一生。』（同前卷三二二）

張祜縱遊淮南，『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同前卷二一一）

杜牧揚州三首，『煬帝雷塘土，迷藏有舊樓，誰家唱水調，明月滿揚州。駿馬宜閑出，千金好暗游，喧闐醉年少，半脫紫茸裘。

『秋風放螢苑，春草鬪雞臺，金絡擎鵰去，鸞環拾翠來。蜀船紅錦重，越橐水沈堆，處處皆華表，淮王奈卻回。』

『街垂千步柳，霞映兩重城，天碧臺閣麗，風涼歌管清。纖腰間長袖，玉佩雜繁纓，拖軸誠爲壯，豪華不可名，自是荒淫罪，何妨作帝京。』（同前卷一九）

則揚州者，直東南第一大都會也。

至於東南漕運，唐時已漸發達。蓋唐代建都長安，關中雖號沃野，而地狹人稠，所產不足以給京師，乃利用運河之便，歲漕東南之粟，以資挹注。其輸送之法，自揚州集諸粟經山陽瀆以入淮，復經通濟渠而入河，由河而渭，以達長安。其初歲用不廣，故高祖太宗時，但不過歲運二十萬石。高宗以後，始益增廣。玄宗用裴耀卿治漕運，則三歲共運七百萬

石，較初年實增十倍有奇。然猶不過二百三十餘萬已。迨德宗貞元初，經運河北漕之粟，竟將三百萬石：計兩浙百七十五萬，江、湖、閩、廣百二十萬。7 故知中唐以後國家所仰濟於東南者，殆且十倍。建中時田悅李惟岳等作亂，遣兵扼守渦口，掇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遂大震恐。8 是則東南之富，國家賴之以爲建國基礎，自經中唐大亂，北方殘破，於是運河交通，價值益形顯著矣。

所謂中唐之亂者，蓋指安史之亂而言。安史之亂，不特有唐一代盛衰之樞紐，抑亦吾國史上社會文化之一大轉捩也。吾文以北宋南渡至近代謂爲南方極盛期。實因此極盛期之開端，早萌於此，至南宋乃臻成熟耳。蓋安史之役，自天寶以迄廣德，歷時經八載，展轉於河北河南關中諸處。除地方之殘破，與夫人口之南流外，其影響最大者，厥爲北方社會組織之破壞，與夫政治勢力之崩潰。自是以後，河北淪於藩鎮，禍亂迭興，而經濟中心於是南移矣。——是故中唐以後，北方之凋弊，益形顯著，此其一；人口之南流，南方社會愈盛，此其二；再後則財政中心南移，東南遂成全國之基礎。茲三端者，無不與安史有關。今先言前者：北方之殘破，原不始自唐安史也。隋煬帝營東都，開運河，役使促迫，死者大半。擊琉球，疲瘵饑疾而死者十八九；征吐谷渾，士卒死者十二三；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此人口之消失也。隋末起兵者多在北方，竇建德高開道羅藝起於河北，唐高祖劉武周起於山西，徐圓朗王薄宇文化及起於山東，李密王世充起於河南，梁師都薛舉李軌起於甘肅，郭子和起於陝西。隋書食貨志序以謂『自燕趙跨齊韓，江淮入於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僞交侵，盜賊充斥，宮觀鞠爲茂草，鄉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關中癘疫，炎旱傷稼，代王開永豐之粟以振飢人，去倉數百里，老幼雲集，吏在貪殘，官無攸次，咸資鎔貨，動移旬月，頓臥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卷二四）然自唐興一百三十餘年，蕃養生息，復臻繁盛，玄宗之世，更形富實。而天寶之亂興，繼之以藩閥混戰，經此長期破壞，遂至蕭條無餘。史稱史思明所向縱其下椎剽，淫奪人妻女，始以士最務。是時舉河北悉入賊，生人資產掃地，壯齒負，老嬰則殺之，驅人以餘戮，9 盡其窮濟北百五十餘城，焚人冢墓，焚人室廬，掠

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塡溝壑。其陷魏州也，殺三萬人，平地流血數日。餘如嵩山陷洛陽之縱兵殺掠，陷潁川之屠城，安慶緒史朝義之與官軍相拒，郭子儀圍相州，城中人相食，米斗錢七萬餘，鼠一頭值數千。朝義據洛陽，四面數百里人相食，州縣爲墟。武令珣等圍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枕藉。尹子奇圍睢陽，城中耆飢，茶、紙、馬、雀、鼠皆食盡，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之以男子。凡賊所過，多所殺掠。安史既平，而餘將田承嗣張忠志李懷仙劉客奴薛嵩等分據一方，互相攻伐，戰爭不息，遂成藩鎭割據之局，河北河南淮南遂非朝廷所有。北方之民，重困於征役聚斂，生活艱難，可得想像。而諸將所過，騷擾特甚：田承嗣之叛，肆虐數郡，丁壯罷於農畝，女工廢於蠶桑。10 吳元濟之叛，屠舞陽，焚葉縣，攻掠魯山、襄城、汝州、許州及陽翟，人多逃伏山谷荊棘間，爲其殺傷驅剽者千里。11 周智光之亂，李忠臣奉兵討之，提兵入華州大掠，自赤水至潼關，畜產財物殆盡，官吏衣紙自蔽，累日不食，二百里無居人，12 此其例也。末年黃巢之變，足跡幾遍全國，大事屠殺焚掠。繼之以秦宗權之亂，所至屠殺人物，燔燒郡邑。其後朱溫連兵十萬，吞噬河南、兗、鄆、青、徐之間，血戰不解。北方之殘破，愈益不可收拾矣。

舊唐書田弘傳，『伏自天寶已還，幽陵肇亂，山東奧壤，悉化戎墟。』（卷一四一）

同右魯炅傳，『南陽大亂之後，距鄧州二百里，人煙斷絕，遺骸委積於榛莽間。』（卷一一四）

同右楊炎傳，『至德之後，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飢厲，徵求運輸，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卷一一八）

同右劉晏傳，『時〔寶應〕新承兵戈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價斗至一千，宮厨無兼時之積，禁軍乏食，畿縣百姓，乃挼穗以供之。』（卷一二三）

同右：『函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數而已。屋無尺椽，人無烟爨，蕭條淒慘，獸遊鬼哭。』

唐書食貨志，『貞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為吐蕃蹂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戶無幾。』（卷五三）

舊唐書張孝忠傳，『貞元二年河北蝗旱，米斗一千五百文，復大兵之後，民無蓄積，餓殍相枕。』（卷一四一）

唐書黃巢傳，『（巢初入京）甫數日，因大掠，縛箠居人索財，號淘物。富家皆跣而驅，賊酋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卷二二五下）

舊唐書黃巢傳，『時京畿百姓皆砦於山谷，累年廢耕耘。賊坐空城，賦輸無入，穀食騰踊，米斗三十千。官軍皆執山砦百姓，鬻於賊為食，人獲數十萬。』（卷二〇〇下）

同右，『二年，王處存合忠武之師，敗賊將尚讓，乘勝入京師，賊遁去。處存不為備，是夜復為賊寇襲，官軍不利。賊怒坊市百姓迎王師，乃下令洗城，丈夫丁壯殺戮殆盡，血流成渠。』

同右，『於是唐、鄧、許、汝、孟、洛、鄭、汴、曹、濮、徐、兗、數十州畢罹其毒。賊圍陳郡百日，關東仍歲無耕稼。人餓倚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為舂磨砦，為巨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

資治通鑑，『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衆，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卷二五五）

舊唐書蕭遘傳：『中原士庶，與賊血戰，肝腦塗地，十室九空。比至收復京師，十亡八九。』（卷一七九）

同右秦宗權傳，『賊首皆慓銳慘毒，所至屠殘人物，燔燒郡邑。西至關內，東極青齊，南出江淮，北至衛滑，魚爛鳥散，人煙斷絕，荊棘蔽野。賊既乏食，啖人為儲，軍士四出，則鹽屍而從。關東郡邑，皆被攻陷。』（卷二〇〇下）

通鑑，『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者殆將十年。』（卷二五七）

舊唐書朱瑄傳，「全忠乃移兵攻鄆，三四年間，每春秋入其境剽掠，人不得耕織。」（卷一八二）

同右時溥傳，「自光啓至大順，六七年間，汴軍四集，徐泗三郡，民無耕稼。頻歲水災，人喪十六七。」

唐書食貨志，「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麪，槐葉爲虀。乾符初大水，山東飢，中官田令孜爲神策中尉，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餓死，其窮至於如此。」（卷五二）

通鑑，「〔天復二年冬朱溫攻鄜州〕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肉已爲人所剮。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卷二六三）

同右，「〔天祐元年正月朱溫逼帝遷都〕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繦屬，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卷二六四）

陸贄賑恤諸道將吏百姓等詔，「自戎役繁興，兩河尤極。農桑日廢，井邑爲墟。丁壯服其干戈，疲羸委於溝壑，傷夷未復，荒饉薦臻。歷河朔而至於太原，自淮沂而被於洛汭，蟲螟爲害，雨澤愆時，稼穡卒痒，烝黎重困。然猶徵賦不息，征役未寧。凍餒流離，寄命無所。」（全唐文卷四六二）

凡安史、藩鎭、吐蕃、黃巢，無不加速北方摧毀，驅使戶口南移，遂造成東南富盛者也。考隋時戶口，北方爲多，文帝極盛時，全國共有八、九〇三、〇八五戶，而北方佔七、三五六、四七二，幾五倍於南。13 唐天寶元年戶數，亦以北方爲盛，蓋全國八、五二五、七六三人戶中，南方合淮南、山南、江南、嶺南四道，不過佔二、九四四、五二五而已。14 安史之亂，人口南流，李白謂「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15 肅宗加恩處分流貶官員詔亦謂「頃經逆亂，中夏不寧，士子之流，多投江外。」16 其後禍亂相尋，南下益衆。韓愈謂「大歷初……中國新去亂，士多避處

江淮間。」17舊唐書權德輿傳亦謂「兩京蹂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卷一四八）楊萬里誠齋集吳顯行狀又謂「自黃巢亂，中原士夫避地南遷。」（卷一一九）云云。試據元和郡縣志所舉諸道開元元和戶數相比，北方戶數，耗減尤多。今道各舉其一二，略以表其梗概：

關內道	開元戶數	元和戶數	增減數
京兆府	362,909	241,202	—121,707
華州	30,787	1,437	—29,350
同州	56,509	4,861	—51,648
河東道			
河中府	70,207	19,600	—50,607
太原府	126,810	124,000	—2,840
晉州	60,853	6,567	—54,286

河南道	開元戶數	元和戶數	增減數
河南府	127,440	18,799	—108,641
陝州	47,322	8,700	—38,622
汝州	82,190	8,218	—73,972
河北道			
魏州	117,575	6,920	—110,655
博州	37,470	2,430	—35,010
冀州	94,120	8,967	—85,153

諸道人口之增加者，僅得淄濠二州，而濠州實在淮南。南方諸州，雖亦以耗減爲多，然所減爲數甚少，而增加者實遠勝北方也。惜志載殘缺不完，未能作全般比較耳。

山南道	開元戶數	元和戶數	增減數
襄州	36,357	107,107	＋70,750
復州	5,232	7,690	＋2,458
鄧州	5,699	11,000	＋5,310
唐州	21,597	40,760	＋19,163

江南道	開元戶數	元和戶數	增減數
蘇州	68,093	100,808	＋32,615
鄂州	19,190	28,618	＋9,428
洪州	55,405	91,129	＋34,724
饒州	14,062	46,116	＋32,054

吉州	34,481	41,025	+ 6,544
衡州	13,513	18,047	+ 4,534
連州	27,440	28,338	+ 898
嶺南道			
廣州	64,250	74,099	+ 9,849

以上所列，蓋東南諸州之人口增加者。其最多者竟總七萬餘戶，少亦八百餘戶。當此全國人口普遍低降之際，則此增加之數，必非生產率之提高可斷言。蓋富爲北方遷徙而至者。論地理之分佈，則今之江蘇、江西、湖南北、廣東諸省是也。

北方之殘破，已如上述。故於賦稅收入，爲之大減，理所固宜。事實上自經大亂而後，河北淪於藩鎮，山東隔絕不通，所恃以爲軍國之所資者，惟仰江淮而已。東南賦稅之重，蓋自此始。憲宗上尊號赦文云，『天寶已後，戎事方殷，兩河宿兵，戶賦不入。軍國費用，取資江淮。』18 韓愈云，『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19 王播云，『軍興之時，在繫財賦。國用之本，出於江淮。』20 呂溫云，『天下經賦，首於東南』，又云，『天寶之後，中原釋耒，輦越而衣，漕吳而食。』21 白居易云，『當今國用，多出江南。』22 皆其明證。自楊炎後，天下田賦收入，以兩稅法替代租庸調，使稅收純粹以收入爲目的，而田制因是破壞，農民負担緣此增重。況於正賦之外，變鹽法，興茶課。不足，又藉東南四川豪商富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又於江淮堰埭商旅牽船過處準斛納錢，謂之「埭程」。23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按唐代鹽課，初不過歲收四十萬緡。至德初第五琦變鹽法，以助軍用，而劉晏權之，法益精密，東南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共四場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大曆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過半。其後永貞元和間，鹽稅亦以六百萬貫爲額。茶稅則始征於貞元，歲亦收錢四十萬貫。24 大抵茶之出產，皆在南方。而鹽則除解縣安邑兩池榷利約一百二十萬貫外，其餘當出於淮海一帶，然以山東河北均非朝廷勢力之所及，則此五百餘萬貫之鹽利，自亦以江淮所收爲主矣。陸廣微吳地記載蘇州一郡歲納茶鹽酒等錢六十九萬二千八百八十五貫七十六

文，已當全數十分之一。范成大吳郡志亦引大唐國要圖云，『唐朝應管諸院每年兩浙場收錢六百六十五萬貫，蘇州場一百五萬貫，此一色足以推見唐時賦入之盛矣。』（卷二）一州之盛如此。故東南賦稅之重，顯因天寶之亂而爲一變。

唐會要，『〔元和時〕每歲縣賦入倚辦止於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八十三萬餘人；比量天寶，三分加一，率以兩戶資一兵。其他水旱所損，征科妄斂，又在常役之外。』（卷八四）

朱禮漢唐事箋，『自天寶後，河北淪於藩鎮，而國用仰給，全在東南。東南之賦，安得不重？抑嘗切疑其重賦之始，當在肅代之際。然大歷中獨孤及爲舒州，元結爲道州，率戶歲不過取十千而已。……自大歷至建中蓋二十年，而揚炎作兩稅法。……自是二十餘年而東南之賦始重。李吉甫上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除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歲所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二百四十四萬戶。當時戶口耗減如此，而李絳言於憲宗曰，「今東南大縣歲賦二十萬緡」二十萬緡之賦，已增道州正額三分之一，此增重可知。……自是而後，至於咸通，又加甚焉。』（後集卷八）

〔東南農工商業之發展〕 隋唐時代助長東南開發之兩大因素——運河與內亂——既已明矣，茲進而通論東南之農業。隋時東南諸州農業之發達，見於隋書地理志者，已如前章所述。至唐代南方農地之墾拓，最有成效者，厥爲水利之開發。史籍於此記載甚詳，茲將其可考者，列爲一表如後：

唐代東南諸道開發水利表

道分	州別	水利開發	約年數	備考
淮南	揚	雷塘	貞觀十八年（李襲譽開）	引雷陂水溉田。 舊唐書卷五九本傳

淮南道	揚州	勾城塘	同右	溉田八百頃，百姓獲其利。	同右
		愛敬陂水門	貞元四年（杜亞開）	漕輓以興，商旅以通。夾隄之田，旱暵得其溉，霖雨得其歸，化磽薄爲膏腴，不知幾千萬畝。	全唐文卷五一七梁肅通愛敬陂水門記
	高郵	隄塘	元和中（李吉甫開）	溉田數千頃。	唐書卷四一地理志
	和州	韋游溝	開元中（韋尹開貞元游重彥重修。）	引江至郭十五里，溉田五百頃，民享其利。	同右
		永樂渠		溉高原田。	同右
	光州	雨施陂	永徽四年（裴大覺開）	積水溉田百餘頃。	同右
江南道	潤州	練塘	永泰中（韋損開）	因亭塘復置，周八十里，以溉丹陽金壇延陵之田。	同右
		南北謝塘	武德二年（謝元超開）	因故塘復置以溉田。	同右
		絳岩湖	麟德中（楊令嘉開大曆十二年王昕復。）	周廻百頃，舊爲湖塘，置兩斗門用以爲節。旱暵則決而全注，霖潦則豬而不流，開田萬頃，綿戶九鄉，泊成奧區，頗無凶歲。	同右。又全唐文卷四四九樊珣絳岩湖記。
	常州	孟瀆	元和八年（孟簡開）	引江水南注通漕，溉田四千頃。	唐書卷四一地理志。
		泰伯瀆	同右		同右
	蘇州	海漊古涇	長慶中（李諤開）	共三百，以禦水旱。	同右

州	名稱	年代	事蹟	出處
州	漢塘	太和七年		同右
	常熟塘	貞元後（李素開）	貞元大旱涸爲後重開，舟楫輻集，農商景從。	全唐文卷七一三劉允文蘇州新開常熟塘碑銘
湖州	官池	元和中（范傳正開）		唐書卷四一地理志
	陵波塘	寶曆中（崔玄亮開）		同右
	蒲帆塘	（楊漢公開）		同右
	長城西湖	貞元廿年（于頔開）	因舊湖復置，溉田三千頃，人賴其利。	同右
杭	沙河塘	咸通二年（崔彥曾開）		同右
	捍海塘	開元元年重築	長百二十四里。	同右
	上湖	寶曆中（歸珧開）	因故迹置。	同右
	下湖	同右		同右
	北湖	同右	三湖溉田千餘頃。	同右
	陽陂湖	貞觀十二年（郝某開）	南七十步有堤，登封元年築，東自海，西至蒐浦，以捍水患。貞元七年又增修之。	同右
	紫溪	貞元十八年（杜泳開）	溉田。	同右
	官塘堰	永淳元年	同右。	同右

唐

州	名稱	年代	事略	出處
州	錢塘湖	長慶中（白居易開）	因舊湖浚，周迴三十里，北有石涵，南有筧，每一伏時，可溉五千餘頃。	通考卷六田賦考。
越州	海防塘	增修三丈（開元十年李俊之增修，大曆十年皇甫溫，太和六年李左次又增修。）	自上虞抵山陰百餘里，以畜水溉田。	唐書卷四一地理志。
	越王山堰	貞元二年（皇甫政開）	鑿山以畜洩水利。	同右
	朱儲斗門	元和十年（孟簡開）		同右
	新河			同右
	運道塘			同右
	新逕斗門	大和七年（陸亘開）		同右
	諸暨湖塘	天寶中（郭密之開）	溉田二十餘頃。	同右
	任嶼湖	寶曆二年（金恭堯開）	溉田二百頃。	同右
	黎湖	同右		同右
明州	小江湖	開元中（王元緯開）	溉田八百頃。	同右
	鄮縣西湖	天寶二年（陸南金開）	因舊湖開廣，溉田五百頃。	同右

州	名稱	年代	事蹟	出處
州	廣德湖	貞元九年（任侗開）	因故堤增修，溉田四百頃。	同右
	仲夏堰	太和六年（于季友開）	溉田數千頃。	同右
福州	長樂海堤	太和七年（李茸開）	立十斗門以禦潮，旱則潴水，雨則洩水，遂成良田。	同右
建州	尚書塘	貞元五年（趙昌開）	溉田三百餘頃。	同右
	天水塘	太和二年（趙棨開）	溉田八十頃。	同右
	諸泉塘	貞觀中		同右
	灑濟塘	同右		同右
	永豐塘	同右		同右
	橫塘	同右		同右
	譚洋塘	同右	右五塘灌溉田千二百頃。	同右
	延壽陂	建中年	溉田四百頃。	同右
宣州	德政陂	大曆二年（陳少遊開）	引渠溉田二百頃。	同右
	大農陂	元和四年（范某開）	因廢陂置，爲石堰二百步。水所及者六十里，溉田千頃。	同右
洪	南昌東湖	元和三年（韋丹開）	韋丹開南塘斗門以節江水，開陂塘以溉田。	同右

道	州	名稱	年代	事蹟	出處
	州	建昌滓水堤	會昌六年（何易于開）		同右
	州	同右	咸通二年（孫永開）		同右
	江州	甘棠湖	長慶二年（李渤開）	築南陂塞隍三千五百尺，畜水為湖，築斗門以蓄洩水勢，東有湫水堤，西有斷洪堤以窒水害。	同右
	饒州	邵父堤		捍江水。	同右
	饒州	李公堤	建元中（李復開）	同右	同右
	饒州	馬塘	（馬植開）		同右
	饒州	土湖	同右		同右
道	撫州	千金陂	咸通十年（李某開）	鑿命泉為新渠，自文昌橋直抵南州鋪上口，凡九百七十餘丈。置陂堰五所以節水，圍千金陂南北百二十五丈，通舟楫之利，溉田百餘頃。	全唐文卷八〇五[illegible]甄新修千金陂記
山南道	江陵府	古堤	建中八年（李皋開）	時濱古堤決壞凡二處，每夏則為浸溢，至是塞之，廣良田五千頃。	唐會要卷八九
	襄州	召堰	會昌元年（盧某開）	就召信臣故堰復之，數百里間，野無隙田，歲增良田頓至四萬。	全唐文卷七九五孫樵復召堰籍。

由此，足見江南水利之盛，陂澤興築之巨矣。凡上所列六十餘項，或築湖以潴水，或建隄以防災，或引渠而灌溉，

或置門以調節。其中最著者，首推江南海塘之修建，捍江浙調沿海之田，毋使淹沒。直至近代，仍不失爲東南水利之巨擘，外人稱吾國五大工程之一，與李冰之都江堰媲美。

唐人漕江淮以濟關中，更足以爲東南農業富盛之明證，其事亦已詳於前矣。其主要北運穀物，厥爲稻米。杜甫後出塞詩云，『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故江南實爲中國產米中心。浙江嘉興一帶，又爲東南之最。李瀚言，『揚州在九州之地最廣，全吳在揚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吳之壤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爲之康；嘉禾一歉，江淮爲之儉』25。餘則吳興土產，雄於楚越；吉之廬陵，土沃多稼，米之所產，散粒荊揚26。此皆見於記載者也。茶之所產，亦殊重要。大抵唐人始嗜飲茶，而茶之種植，又爲南方之特產，據今日之研究，其著名分佈地，不出北緯二十七至三十一度之間。故陸羽云，『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述茶之產地及其優劣云。

山南以峽州上，襄州、荊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淮南以光州上，義陽郡、舒州次，壽州下，蘄州、黃州又下。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潤州、蘇州又下。劍南以彭州上，綿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瀘州下，眉州漢州又下。浙東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黔中生恩州、播州、費州、夷州。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嶺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其恩、播、費、夷、鄂、袁、吉、福、建、泉、韶、象十一州未詳。往々得之，其味極佳。(茶經)

其茶品之名聞天下者，曰常湖之「紫筍」，婺州之「東白」，睦州之「鳩坑」，洪州之「白露」，壽州之「黃牙」，蘄州之「團黃」，江陵之「南木」，岳州之「含膏」，福州之「臘牙」等27。又有荊州玉泉寺「仙人掌茶」，清香滑熟，異於他者28。今安徽祁門江西浮梁之爲產茶中心，則自唐時已然：張途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云，『邑之編籍民五千四百餘戶，其疆境亦不爲小，山多而田少，水淸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於茶者七八矣。由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咸議愈於諸方。每歲二三月，賫銀緡繒素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29。』浮梁

每歲產茶七百萬馱，稅十五萬餘貫，30 則當全國百分之三十七强。餘如潤、蘇、睦、泉、雷州之生絲；虔、婺、泉、衡州之產綿；衡州之大麻；蘇、杭、越、廬、台、湖、洪、澧、端諸州之柑、橘；廣州之荔枝；鄂、福、建、泉、潮、新、諸州之蕉；福州橄欖，越、溫、襄州甘蔗；湖、杭、潭州木瓜等等31；莫不以果品擅名天下。

唐代工業地方化，已極顯著。南方之手工業，漸露頭角，崛起而與北方爭衡，且有後來居上之概。其最著者，當推紡織、鑄造、造船、製紙、陶瓷等項：

1 紡織工業　南方紡織發展較遲，而進步甚速。李肇國史補云，『初，越人不工機杼，薛兼訓爲江東節制，乃募軍中未有室者厚給貨幣，密令北地娶織婦以歸，歲得數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競添花樣，綾紗妙稱江左矣。』（卷下）唐中唐以後，江東絲織已大聞名，與蜀錦並稱，如揚州錦、丹陽京口綾、晉陵折造官端、綾、綉、越州羅、吳綾、絳紗、始安蕉、葛32，皆名產也。杜甫白絲行詩云，『繰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後出塞詩云，『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張文規以爲苧布羅紈，爲吳興三絕之一33。韶州白葛，亦稱精巧，杜甫詩有『交趾丹沙重，韶州白葛輕』句34。麻織則紵布大麻等，亦均南方之所產。唐六典分天下土出絹布爲八九等，中宣、潤、沔之火麻，黃州貲布，均列第一等；常州之紵，舒、蘄、黃、岳、荊州之火麻，壽、和、州之貲布，並列第二；揚、湖、沔州之紵，楚、廬、潯州火麻，楚州貲布，並列第三；蘇、杭、蘄、廬之紵，澤、朗、澧之火麻，並列第四；安、唐、隨、黃之絹，衢、饒、洪、婺之紵，並列第五；襄州之絹，鄂、江之紵爲第六；台處、撫、睦、歙、虔、吉、溫之紵，唐州之貲爲第七；泉、建、閩之絹紵爲第八；皆以精粗爲等第。足見東南麻織品地位，遠較絲織爲高。至毛織品則揚州之氈帽子，名聞天下。又有宣州之兎毛褐，織造甚於錦綺焉35。

2 金屬冶鑄　唐時銅、鐵、錫等鑛，產量多者，爲陝、宣、潤、饒、衢、信六州，共一百六十八冶，而以銅爲最多，計九十六冶；銀次之，凡五十八。蓋銅之爲用較廣，鑄錢製器，無不用之。故鑛業亦以東南爲最盛。唐書食貨志（卷五四）

所稱六州中，即有五州在東南。因而冶鑄之業，亦稱盛於是。隋煬帝爲晉王時，先後於揚鄂二州立鑪鑄錢，揚州立五鑪，鄂州白紵山立十鑪36。唐天寶中天下諸州置鑪九十九，一歲鑄錢三十二萬七千餘貫，東南揚、潤、宣、鄂、郴共有鑪四十五，每鑪鑄錢三千三百貫，共計十四萬八千五百貫37。建中初，江淮共置七錢監，而鑄錢之數大減，爲四萬五千貫38。元和時復增，合饒州永平監、宣州梅根、宛陵監、郴州桂陽監已達十萬七千貫39。而百姓私造者尙不與。通典（卷八）言，永淳間盜鑄蜂起，江淮以南爲尤甚。會要（卷八九）言，太和中私鑄者多在湖南，即緣衡道數州連接嶺南一帶。揚州銅器所出，人間有歌詞曰，『揚州銅器多』云云40。銅鏡中有名江心鏡者，嘗充貢品41。中唐以後，又以東興於揚、洪、宣三州作坊鑄軍器，爲國家所資42。昇州句容縣，自天寶以後，亦置官場以鑄銅器，皆形製甚古43。會稽亦鑄鋼器，與豫章所造茶釜茶鐺，均販運於各處44。又以佛教大盛，通都大邑，每於坊巷之內，開鋪寫經，公然鑄造佛像45。嶺南蠻夷鑄銅鼓，形如腰鼓，其身徧有蟲魚花草之狀，鑪鑄之妙，極爲奇巧46。

3 造船工業　造船則純爲南方所業。蓋南方江湖港汊，皆爲交通要道，而南人亦以善識水性見稱。隋文帝時，吳越之人，所在之處，私造大船，且多長三丈以上者47。唐太宗征高麗，亦資吳船以輸糧，數達四五百艘。貞觀二十二年，欲再東征，因詔四川造船，蜀人乃輸財江南，計傭作舟，舟取縑千二百48。故造船中心實在江南也。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八）謂江東人多取樟木爲船。張鷟龍筋鳳髓判（卷上）亦載洛陽競渡船須於揚州製造，卜隻須錢五千貫。後來劉晏掌漕運，乃置十場於揚子縣，自造運船，後數十年不輟49。

4 製紙工業　紙有浙江之剡藤、苔牋，揚州六合牋，臨川之滑薄紙，韶州之竹牋，羅州香皮紙50等等。中以剡溪藤紙尤有名。舒元輿悲剡溪古藤文言，『剡溪上綿四五百里，多古藤。……溪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擘剝皮肌以給其業。……異日過數十百郡，洎東雒西雍，歷見言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乃寤曩見剡藤之死，職正由此51。』臨安亦出紙，徑短而色黃，狀如牙版，字誤可以舌舐之不汚52。此皆天下之名工也。

5 陶瓷製造　唐代陶瓷之業始盛，其製造亦始普遍。考唐甆之所出，曰河南、邢、壽、洪、岳、婺、鼎、越、昌南邛州等十處。除河南邢州在北方，邛州在蜀外，餘均在東南。而以越窰爲最，陸羽茶經云，『盌，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爲不然。若邢甆類銀，越甆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越則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甆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此就其用途與質地言，均爲上品。故陸龜蒙有越器詩云，『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稽中散鬪遺杯53。』景德鎭唐名昌南鎭，載瓷貢於朝，稱爲假玉器；武德初鎭人霍仲初等製器進御，名爲陶器，色素質薄，佳者瑩縝如玉，而昌南鎭瓷品天下。54 餘則岳瓷清，壽瓷黃，洪瓷褐，皆不若前者精美。然產甆名地，竟十得其七。

6 其他　五種而外，出品甚多，釀造則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嶺南之「靈谿」，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皆以酒名55。筆則宣州所產最著，耿湋一詠宣州筆詩有云，『落紙驚風起，搖風見露濃，丹青與文事，舍此復何從56。』廣東無狐毛，或用青羊毛，或用鹿毛，野狸毛、雞毛爲之57。硯出端州者，爲世間所重，國史補謂『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卷下）劉禹錫詩亦有『端州石硯人間重』句58。漆器襄州最精，天下取法，謂之「襄樣」59。藤器出璚州者，如五色藤盒子、書囊、紅簟之類，細於錦綺；新州作五色藤筌臺，皆一時之精絕60。草履多織於吳越之間，其號高頭草履者，織如綾縠61。竹索多造於宣、常、洪三州，爲各地之所資62。奢侈品則如薛珏所云揚州檢樹，匠人工料計用四萬貫，以運京師63。嶺南用枸櫞子肉雕鏤花鳥，與湘中鏤木瓜，各擅其巧妙64。莫不隨地所產，以求發展。其他細工，種類甚繁，茲就當時土貢，列爲唐代工業地理分佈比較表65 如後：

類別		北方產地	南方產地
紡絲	紗	滑、相、齊州、京兆府隔紗，懷州平紗。	潤、常、州緊紗，杭州紋紗，越州吳紗、吳朱紗、花紗。

織品		
絹	河南府、同、陝、虢、汴、宋、亳、潁、申、光、滑、鄭、許、汝、陳、青、曹、齊、沂、濮、鄆、淄、宿、泗、棣、徐、兗、懷、魏、博、相、衛、貝、邢、澶、恒、冀、深、趙、滄、定、德、易、幽、瀛、莫州。	壽、廬、鄂、安、黃、蘇、處、泉、建、福州、
繰練		岳州練，連州蕉花練，洪、連州練。
綾	河南府文綾，仙、滑州方紋綾，蔡州瑟玉、綦子、四窠、雲花、龜甲、鸂鶒、雙絲、溪鷲等綾，徐州雙絲綾，兗州鏡花、雙距綾，青州仙紋綾，德州州綾，定州細綾、瑞綾、兩窠、獨窠、二包、熟線等綾，涼州白綾。	江陵府方紋綾，襄、隨州綾，潤州蓮綾，重蓮綾，揚州獨窠綾，潤州水紋、方紋、魚口、繡葉、花紋等綾，杭州緋綾、白編綾，蘇州緋綾、鳥眼綾，湖州鳥眼綾，睦州文綾、交梭綾，越州白編、交梭綾，十樣花紋等綾，歙州小綾，宣州綾。
紬	懷州平紬，魏州錦紬、花紬、平紬，博、衛、澶州平紬，洛、易、定州紬。	忠、文、巴、閬果、壁、蓬、通、常、湖處。
錦	酒州、	揚州蕃客袍錦、被錦、半臂錦。
羅	恒州孔雀羅、春羅、瓜子羅。	潤州合羅，潤州衫羅，越州寶光、花紋、等羅。
絁	陝、虢、汝、潁、徐、魏、洺州。	濠、壽州。
縠	河南府縠，絳州白縠。	江陵府交梭縠，方子縠，興元府、潤州縠，襄州白縠，越州輕容生縠。
絺葛	河南府、齊州。	濠、袁州。

工業			
棉織品	絲布		廬、滁、壽、鄂州。
棉織品	布	豐、綏、勝、雲中、麟、石州胡女布，寧、艮、勝州女稽布，潞州水貫布、細貫布，登、萊、密、濰州貲布，密州細布，海州楚布，相州隔布，西州氎布，徐州布。	道州白布，連州綿布，南、賓、振州斑布，寶州筒布，唐、鄧、尋、常、湖、溫、循、牢、鬱林等州布。
棉織品	葛	光、申州。	饒、鄖、郢、陵、洪、江、撫、潭、永州。
麻織品	麻布	潤州。	廣、儋、潮州大麻布，康、廉、封、端州麻布。
麻織品	紵布	申州。	鄧、復、郢、隨、舒、黃、鄂、虔、吉、袁、岳、宜、歙、道、彬等州白紵布，安州青紵布，常州細紵布，楚、和、舒、婺、湖、岳、吉、洪州紵布，滁、和、澧、朗州紵練。
植物纖維織品			南、端、潮州蕉布，建州蕉綀，潮州細蕉布，泉州蕉葛，廣、韶州竹布，建、虔州竹綀，處州樹皮布。
毛織品	毛褐	豐州毛褐，會州駝褐，洮州毛毼，京州毼布、罽，鄜、洮州褐，	常、宣州兔毛褐。
毛織品	氈	京兆府、原、靈、夏、宥、豐、河中府、蒲、絳、鄜、貝、西州氈，涼州毯，安西緋氈，原、會、汾、貝州覆鞍氈、	
毛織品	罽毯	安西、	

鑄造工業	銅鐵器	并州剪刀、火筯，太原銅鏡、鐵鏡，伊州刀。	廣州文刀，揚州銅器，青銅鏡，舒州鐵器，潤州銅器，宣州銅器，桂州銅器、銅鐘、銅盤。
	鑄錢	絳州、蔚州、定州鑄錢監，商州洛源監。	揚州丹陽監、廣陵監，鄂州、洋州鑄錢監，宣州梅根監、宛陵監，鄂州鳳山監，饒州永平監，信州玉山監，郴州桂陽監。
皮革工業	皮革	同、靈州鞹，夏州、雲中、安東、安北、涼、鄯、瓜、甘、肅州野馬革，嵐、蔚、平州熊鞹，滑州鞹皮，商州豹皮，許、衛、懷、汝、澤、潞等州兎皮，鄜、寧、同、華、虢、晉、絳、汾州狸皮。	揚州水牛皮，溫、台、潭、潮州鮫革，建、汀州鼯鼠皮，廣州[illegible]皮。
	製品	京兆府、同、靈、丹州鞹，太原府馬鞍，瓜州駿韉，靈州馬鞭。	揚州水牛皮甲並袋，蘇州鞦，桂州麖皮鞹。
日用	造紙	均州大模紙，蒲州百日油細薄白紙。	杭、婺、衢、信州藤紙，越、舒、宣、歙、池、江、衡等州紙。
	造筆		昇、越、宣州筆，蘄州鹿毛筆。
	造硯	虢、青、絳州。	端州。
	陶瓷	河南府白瓷器，邢州瓷器，絳州瓦。	越、婺、洪、壽、岳、鼎州瓷器。
	編席	京兆府藥席，鳳翔府、岐、隴、涇、原、寧、鄜、坊、丹、晉、汾、沁、石、秦、涼、潞州龍鬚席，滑、許州	泉州蕉葉席，揚州莞席，常州龍鳳席，蘇州草席，廣州竹席、藤簟，朗、衡、鄂、睦、宣、歙、饒、桂州簟，

品物			
工業	織物	鹿席、蕉心席，登州水葱席，磁相州鳳翮席，滄、景州葦簟，蒲、同、虢等州席。	蘄州龍鬚席，婺州竹簟。
	其他	滄州柳箱。	循、振州五色藤盤，循州藤箱，循、賀、象州藤器。
	蠟燭	鳳翔、丹、晉、汾、絳、慈、石、隰、涇、寧、邠、隴、澤州。	利、鳳、成、文、集、汀州。
	漆器	河中府漆匣。	襄州漆器，碎石文漆器，金州乾漆，安台州漆，袁州生漆。
	扇子	河中府麥莖扇、竹扇，虢州扇，潞州綾絹扇。	衢州竹扇，福州文扇。
	香		廣州沉香、甲香、藿香、零陵、詹糖等香，永、道州零陵香，振州沉香，台、潭、潮、岡、陸等州甲香，端州乳香。
食料品		滄州糖蟹，洮、疊、芳州酥，西州乾葡萄，太原府葡萄酒。	台、虔、福州乾紙，明州海肘子、紅蝦米、蚶子、紅蝦鮓，信州葛粉，涪州荔枝。

從茶鹽歲課之富，足以推見東南商業資本之發達。大概茶鹽限於產地，必賴商人以通有無，鹽爲生活必需品，茶雖爲時好品，然唐時喫茶之風已大普遍。封氏聞見記載：

茶……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煎飲，從此轉相倣效，遂成風俗。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於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卷六）

是茶之銷路甚廣，且已爲對外貿易輸出品矣。商業既如是發達，大都市亦隨之勃興，如揚州、江陵、蘇、杭等處是。揚州之盛況，已詳於前，舊唐書蘇瓌傳所謂「揚州地當衝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產」（卷八八）者是也。江陵亦要都也，與洛陽、揚州並稱，晚唐時揚、荊實與東西二京相比66。江陵肅宗時且嘗爲南都67。南楚新聞（卷五）謂其地有郭七郎者，家資甚殷，江淮河朔間，悉有賈客仗其貨易來往。則可見其商業範圍之廣矣。次爲蘇州杭州，白居易詩云，「江南名郡數蘇杭，寫在殷家三十章68。」其稱蘇州，則曰，「浙右列城，吳郡爲大，地廣人庶，舊稱難理。」稱杭州則曰，「江南列郡，餘杭爲大69。」杜牧亦謂「錢塘於江南，繁大雅亞吳郡70。」其他「名士良將，遞臨此部。況郊海門，池浙江，三山動搖於掌端，巖濤歕激於城下，水牽卉服，陸控山夷，駢檣二十里，開肆三萬室71。」丹陽，南朝舊都也，隋時猶復殷盛，隋書地理志謂其「市廛列肆，埒於二京。」然自首都北遷以後，遂漸失其重要。中唐人話丹陽郡，多謂其荒殘已不堪者72。故中唐後已頗衰落。吳興亦爲江表大郡，舟車之所會。土物所產，雄於楚越。顧況以爲臨淄之盛不若也73。宣州地方數百里，銅陵鐵冶，繁阜其中，故其俗佻而侈74。臨川人繁土沃，取舍無壅，萬戶魚鱗，故稱名邑75。番陽地沃土平，衆士輻湊。洪州當閩越奧區，扼江湖重阻，既完且富，行者如歸。餘則吉州稱富，澧州劇郡，饒州沃野，晉陵、溧陽均奧壤，土廣人庶76。莫不各以其出產之豐饒，造成商業之繁庶，都市之構成，實基於此。

〔社會生活之豪侈〕 都市生活之豪侈，亦隨在而可見。亦可於飲食遊賞二事言之：南方飲食，好尚魚鮮，蓋自大江以南，皆爲水鄉，採捕之業，百姓所資，由來已久。崔融語曰，「江南諸州，乃以魚爲命；河西諸國，以肉爲糧77。」洞庭之鮒，與漢水之鯉齊名。勾容赤沙湖產朱砂鯉，色帶微紅而味極美78。白居易與元微之書，謂江州溢魚頗肥，酒味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79。菜蔬則有曾稽之菰，瓜州紅菱，雲夢之芹，太湖之菁，浙江之菌80。洪州有牛尾貍，肉甚美。兩粵人食蝦蟆，先於釜中置小芋，俟湯沸投入蝦蟆，抱芋而熟，謂之抱芋羹81。而金陵士大夫，家家事鼎鐺，遂有七妙之稱名：謂齏可照面，餅可映字，麵可穿結帶，寒具嚼著驚動十里人，餛飩湯可注硯，飯可以打擦擦灘，餅可作勸

盞[82]。其精究有類此者。——南方宴遊之勝，其盛莫如揚州。蘇杭亦名都也，蘇州名妓有眞娘者，屢見唐人題詠，固已傾動一時。而白居易守吳，戀心奴、李娟、張態等妓，亦見形諸詩什[83]。是以吳國佳人，世所仰羨。杭州名妓，亦有商玲瓏、謝好、陳寵、沈平之流，見於白氏集中[84]。至若觀潮之盛，元和郡縣志云，「江濤每日晝夜再上，……每年八月十八日，數百里士女共觀；舟人漁子泝濤觸浪，謂之弄濤。」（卷二六）其聲妓之美，宴遊之盛，可以想見。襄陽之勝亦然，孟浩然大隄行詩言：

大隄行樂處，車馬相馳逐，歲々春草生，踏青二三月。王孫挾珠彈，遊女矜羅襪。携手今莫同，江花為誰發？

（全唐詩卷二）

上元張燈，亦殊熱鬧，其最盛者，莫如段成式所詠云，

風杪影凌亂，露輕光陸離，如霞散仙掌，似燒上峨嵋，道樹千花發，扶桑九日移，因山成衆像，不復藉蟠螭。

湧出多寶塔，往來飛錫僧，分明三五月，傳照百千燈。驚狖移高柱，慶雲遮半層，夜深寒焰白，猶自綴金繩。

蕗落風初定，輕明樹乍妨，疎中搖月彩，繁處雜星芒，火樹支柯密，燭龍鱗甲張，窮愁讀書者，應得假餘光。

（全唐詩卷二三一觀山燈獻徐尚書）

鍾陵一地，遊樂不減大都也。杜牧懷鍾陵舊遊詩云，「控壓平江十萬家，秋來江靜鏡新磨，城頭晚鼓雷霆後，橋上遊人笑語多。日落汀痕千里色，月當樓午一聲歌。昔年行樂穠桃畔，醉與龍沙揀蜀羅。」（同前卷一九）又每中秋之夜，婦人相持踏歌，婆娑月影中，最為盛集[85]。長沙清明節日，亦為遊賞之會。杜甫清明詩云，「著處繁花務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豔明眉，爭道朱蹄驕齧膝。此都好遊湘西寺，諸將亦自軍中至。」（同卷八）端午競渡，亦荊楚諸郡之盛集。至日百舸競渡，遊人如織。劉禹錫競渡曲云，「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綵舟。……揚枹擊節雷闐闐，亂流齊進聲轟然。……刺史臨流褰翠幃，揭竿命爵分雌雄。……風俗如狂重此時，縱觀雲委江之湄，綵旗夾岸照蛟室，羅

轉茂波呈水藉。』（同前卷一三）由是可知一二矣。

〔開發嶺南〕 嶺南之開發，南朝已肇其端，至是而愈加隆盛。一則廣州爲對外交通中心，唐時且置市舶使，貿易之盛，冠於東南。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載天下通四夷之路最要者七，其海道出國者，曰登州海行入高麗道，曰廣州通海夷道。而波斯大食偏在西方，俱唐代主要貿易國，是故廣州實爲最要之口岸，商舶之至者多集焉。隋書地理志云：『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富焉。』（卷三一）舊唐書方王慶傳云：『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崑崙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卷八九）盧懷愼傳云：『南海郡利兼水陸，瓌寶山積。』（卷九八）王茂元傳謂『南中多異貨，茂元積聚家財鉅萬計。』（卷一五二）盧鈞傳謂『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湊，……爲南海者靡不捆載而歸。』（卷一七七）陸贄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亦謂『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86 唐末黃巢寇廣州，左僕射于琮言，『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87 足見隋唐時代廣州自成一經濟中心，其地位之重要影響國庫者如此。一則唐時嶺南對內交通，已臻便利。其最要者，自以大庾嶺路之開闢爲之首。蓋五嶺自西南高原蜿蜒而東，崎嶇險阻，至成南北交通之屏障，開元十六年，張九齡奉詔鑿山開道，即年而成，於是『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88 自後交通之便利，自不在言。水道則疏築靈渠，運輸大便。靈渠者，今謂之湘桂運河，溝通長江粵江兩大流域者也。舊說始鑿於秦，日久隄防盡壞，河道遂淺，以至『舳艫經過，皆同界遣，雖篙工檝師，骈臂束立，瞪眙而已。』其第一次疏鑿，爲寶歷初李渤之疏引 建鏵隄，置斗門。然因工役未精，不久復圮。刺史魚孟威乃於咸通九年重修之，『洛決磧礫，控引汪洋，防阸既定，渠遂洶湧，雖百斛大舸，一夫可涉，繇是科徭頓息，來往無滯。』89 而當時南北交通，乃轉方便。李翱南來錄載嶺南交通道路甚詳，曰：

『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又三十里，自洛州下黃河汴渠過淮，至淮陰一千

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漳江。自大庾嶺至湞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湞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湞江。」（全唐文卷六三八）

一則嶺南瘴癘之地，貶官流人之所叢聚，或爲一時名臣，或爲積學之士。人物既多，地遂開闢。考唐代得罪者，往往流嶺南。其在朝大臣，則有崔神慶、高正業、許彥伯、韋承慶、李彭年、魏元忠、趙謙、張說、源直心、王元琰之徒。文人則蕭思恭、徐齊聃、杜易簡、郭正一、元萬頃、梁獻元、宋之問、閻朝隱、王無競、李善、李邕輩；唐宗室貴族，如吳王恪四子仁、瑋、琨、璄，紀王慎五子家屬，澤王上金諸子，高宗廢后王氏及蕭良娣宗族，玄宗駙馬都尉裴虛己等，或因得罪，或緣誣謗　多有舉家配流，老死異鄉者。90其人雖居擯斥，然教化多有可觀。文人之南落者，厥功尤大。柳宗元貶柳州，江嶺間爲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爲名士。李尚秦負美名，其貶崖欽二州，皆能以文養士，在外復有盛稱。91皆其例也。一則南來官吏，戮力開發，綏夷之鄉，遂如上國。睿宗時宋璟爲廣州都督，廣中舊俗皆以竹茅爲屋，屢有火災，璟乃教人燒瓦，改造店肆，其爲政則威信兼施，俗化齊一。後來貞元中又有嶺南節度使楊於陵者，亦教民撤去蒲葵，轉用陶瓦，火災既絕，民賴以安。此棟宇制度之變革也。玄宗時張九臯爲南海太守，召募敢勇，繕治樓船。綏懷遠人，安集獷俗。禁其豪奪，招彼貿遷，遠人如歸，皆欽其信。徐申爲韶州刺史，募百姓能以力耕公田者，假之牛犁粟種與食，所收其半與之，於是田畝倍多，積粟增盈。遂更募民復州故城，架室其中。臨州六年，戶數增倍，復盈四千。（七千增至一萬八千戶。）貞元時容州刺史李復率游惰，闢汙萊，開置屯田五百頃，釋寇賊之縲囚，禁人民之屬賣。邑居以葺　鄉黨以和　教之以禮，懷之以仁，人用富庶，家有儲峙。92韋丹爲刺史時，亦教民耕織，止游惰，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爲奴，築州城，置屯田，致種茶麥，容俗大化。孔戣爲廣州刺史，禁絕

買賣女口。盧鈞時爲政廉潔，自貞元以後衣冠流放嶺南，因而物故者，子孫窮貧悴不能自還，鈞減俸錢爲營檟櫝，其家疾病死喪，則爲之醫藥殯殮，孤兒稚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不嚴而化。[93] 此循吏之教化也。——有此四端，足使嶺南成爲唐代經濟一大中心，兩粵文化之勃興，要以是爲嚆矢。

(二)地方官吏開發南方　其餘福建、江西、湖南之啓闢，亦均地方官吏爲之先河。且皆在中唐以後，始著成績。閩中有時亦稱嶺外，大曆中成椅爲福、建、泉、汀、漳五州都督，興建新學於福州，一時人知競勸，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建中初常袞罷相爲觀察使，爲設鄉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由是閩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94] 羅珦守廬州，廬州之俗不好醫而信淫祀，豪家廣占田而不耕。珦至，命有不耕之田，聽民開墾，闢田滋多，歲以大穰。勸之藝桑，以行賞罰。郡中織布疏濫，乃易其機杼，教令緻密。於是精細中數。廣狹中量。又禁其聽神，須以良藥。鄉塾黨庠，緝其居室，教以詩書。政化淳洽，俗以丕變。元和間韋丹爲江西觀察使，以民不知屋瓦，草茨竹椽，久燥則戞而焚，淫雨則江溢而霖潦，乃召陶工教爲屋瓦。不二年凡爲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築隄捍江，長十二里。鑿陂塘六百，藩田一萬二千頃。益勸桑苧機織，使廣狹中度。貞元中李巽守潭州，亦闢其塗巷，教以陶瓦，稽先師之教，以進儒術，由是出入阡陌，謳咏農里。[95] 是故唐代東南，既富且庶，觀於農田水利之開發，與及社會文化之啓闢，莫不出自地方官吏之手。是則秦之李冰，漢之文翁，無以過也。

(三)南方人物亦漸富盛　隋唐南方人物，雖不能甲於全國，然而名臣才子，層出不窮。唐高宗云，『山東江左，人物甚衆。……或孝悌通神，遐邇推敎；或德行光裕，邦邑崇仰；或學綜九流，垂帷覩奧。』[96] 按山東爲當時人物淵藪，隋時朝廷之內，即多用山東人。[97] 則江南人物之衆，直與比肩矣。中葉而後，雖仍有『鄒魯多鴻儒，燕趙饒壯士』之稱，而權德輿謂『江南多士，所湊埒於上國，力行修詞，人人自勵。』顧況謂湖州『冠蓋之盛，漢晉以來，敵天下三分之一。』[98] 湘中七郡，亦富人材。中唐以來，名跡風流，冠於當代。裴胄、趙憬、馮宿、鄭絪、張季文、房孺復、張惟儉、盧淵之

徒，皆燁於朝論，淸在人譜者也。99 甚至名僧之所出，亦以江南爲最。100 而福建又爲唐代宦官之藪澤。101 亦足見其富盛。其正史之有傳者，籍貫之分配，有如後列：

隋唐重要人物地理分配表

省分	隋代人數	百分比	唐代人數	百分比	省分	隋代人數	百分比	唐代人數	百分比
陝西	七三	二二・二五	二六一	一五・九七	河北	五八	一七・六八	二三三	一七・六〇
山西	四〇	一二・二〇	一八二	一四・二〇	河南	六三	一九・五〇	二二九	一七・一〇
山東	一一	三・三五	九七	七・六〇	江蘇	二二	六・七〇	八二	六・四〇
浙江	六	一・八〇	三四	二・七七	湖北	一	・三〇	二九	二・四〇
安徽	二	・六一	二一	一・七〇	四川	〇	〇	一二	・九〇
江西	二	・六一	七	・五〇	湖南	〇	〇	二	・二〇
福建	〇	〇	二	・二〇	廣東	二	・六一	三	・二〇
廣西	一	・三〇	〇	〇	貴州	〇	〇	一	・一〇
雲南	〇	〇	〇	〇	甘肅	三四	一〇・三〇	五三	四・一〇
遼寧	五	一・五〇	三	・二〇	內蒙古	五	一・五〇	〇	〇
外族	三	・九一	五〇	三・九〇	總數	三二八		一、二八二	

唐書宰相世系表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南人亦佔四十五。南方人物之漸興，可以概見。

〔學術文藝之發達〕 經學至隋而混一，然統一天下之學，非北方之學，乃南方之學也。隋書經籍志言，易至隋則王注盛行，鄭學寖微。書則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春秋左氏則杜氏盛行，服義寖微，實皆南學。南朝儒者如張譏、沈德威、王

元規，陳亡多仕隋。吳郡褚暉，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擢爲太學博士，餘杭顧彪明尚書春秋，大業中爲秘書博士。餘杭魯世達煬帝時爲國子助教，吳郡張冲官至漢王侍讀。102皆南人之爲煬帝所重者。皮錫瑞謂『當時北人之於南學，有如「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矣。』103當時人材，多萃兩都。齊、魯、趙、魏，學者尤盛。信都劉焯河間劉炫，時稱大儒，史稱其學通南北，博極古今。開皇初馬光、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並以山東之士，徵爲太學博士。故隋書儒林傳中十三人，南人得其五，是亦北人爲多也。唐時京師爲全國學術中心，開元時八家藏書達八萬九千卷，天寶時又增一萬六千餘。貞觀五年以後，國學太學，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四門等學增置生員博士，凡二千二百六十員，四方儒士，雲會此都。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亦遣子弟請入國學。於是國學之內八千餘人，說者謂爲近古所未有。104其經學則高宗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天下士民，奉爲圭臬。其所定五經疏，偏取南學：易主王注，書主孔傳，左氏主杜解，自是士宗一義，經無異說，南學統一之局，因而大定。儒者之出於南方者，亦漸盛矣。唐書儒學傳四十二人，南人得陸德明、曹憲等共一十五，皆蘇、揚、湖、潤、杭、越諸州人，湖南有歐陽詢，福建有林蘊而已。文學於隋時見稱者，亦多南人。會稽虞世基世南昆仲，時人方之二陸。丹陽諸葛穎、會稽孔德紹、南陽劉斌、會稽虞綽、吳郡潘徽，亦皆知名之士。唐高祖代隋，以迄安史之亂，天下承平，文學大盛。文體之最著者，自推唐詩。初期作家，首推四傑，四傑之中，獨駱賓王爲南人。（婺州義烏）而杜審言亦以南人（襄州襄陽）與李嶠、蘇味道、崔融並稱「文章四友」。中葉而後，張九齡起於韶州，以清麗自然下開盛唐風氣。賀知章起於會稽，與蘇州張旭、揚州張若虛、湖州包融並稱「吳中四傑。」餘如賀朝萬、齊融、邢巨、包何、包佶，文詞俊秀，並以吳越之士名揚京師。杜甫號稱詩聖，蓋審言孫，本襄陽人，後雖北遷河南，然少嘗客吳越間，故甫亦南人也。與之同時者，有襄陽孟浩然、南陽岑參、江寧王昌齡，亦均各自成家。許顗彥周詩話謂：浩然詩自李杜而下，當爲第一。大歷中有十才子之稱，其中韓翃（南陽）、錢起（吳興）、吉中孚（楚州）、皇甫曾（潤州）、冷

朝陽（金陵）均南人也。又有蘇州顧況、湖州孟郊、和州張籍，所錄絕句，甄藻一時。籍所作，周紫芝竹坡詩話許為唐人第一。末葉則有南陽張佑、潤州許渾、袁州鄭谷、襄陽皮日休、吳郡陸龜蒙、越州吳融、餘杭羅隱羅業、台州羅虬，並以詩名於世。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之下）亦謂唐代詩人，江南為多，計其列舉者，有五十七人，皆以詩名。唐書文苑傳中十三九人，南人得一十二，其中尤以出於東南者為尤多，故有『吳越古今多文士』105之稱，而通典言揚州之域，「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卷一八二）

唐代史學發達，而南方未受影響。凡令狐德棻、房玄齡、姚思廉、李百藥、許敬宗、李延壽、敬播、韋述、吳兢、劉知幾、杜佑之徒，皆北人也，故南方直無史學之可言。惟於書畫之學，則人材迭出。書法則初有虞世南、褚遂良（杭州錢塘）、歐陽詢、歐陽通（潭州臨湘）父子，傑然獨出，光耀百世。詢書名甚盛，高麗亦遣使來請書，與子通並號大小歐陽體。吳郡陸柬之，隸行入妙，與歐褚齊名。繼而李邕起於揚州，號書中仙手。張旭興於蘇州，草書稱為一絕。晚唐則蘇州沈傳師，與柳公權並為後勁。此皆其彰表著也。他若會稽徐嶠之徐浩父子、賀知章、吳融、釋智永、蘇州陸展、陸希聲、潭州釋齊己、長沙釋懷素……等等，亦皆以書法名。北宋宣和間御府所藏唐人書，共八十五家，除三十七人繫籍不可考及寺人屬四川外，餘南人得二十四，北人得二十二。106 至若畫家之名當世者，如吳道玄之道釋，李思訓之金碧山水，王維之水墨山水，韓幹之鞍馬，雖皆北人，然自中唐以後，南人亦漸露頭角。如孫位（會稽）之道釋山水，陳閎（同）之人物鞍馬，張璪（吳郡）、顧況、張志和（會稽）、項容（天台）、張詢（南海）朱審（吳興）之山水，陳庶（揚州）之花鳥，皆以精妙見稱者。——總之，隋唐時代之政治、學術、文藝中心，雖在北方，然自五嶺以南，人才漸出，勢力擴張，而地位益增矣。

〔四川亦為唐代經濟中心〕　四川亦有唐一代經濟中心。隋末喪亂，民多流寓其間。實緣地方僻遠，厥土饒沃，是故物產豐多，閭里富足。107 而地方官吏之開發，更有足多者：貞觀中高士廉守益州，以岷江故渠富强之家多相侵奪，水側

田畝須直千金，乃於故渠外別更疏決，大獲其利。永徽五年，雒江令白大信，築茫江堰於縣北，引射水溉田。垂拱四年，綿州長史樊思孝巴西令夏候奭因故渠開廣濟陂，溉田百餘頃。武后時彭州長史劉從易決唐昌沱江引水溉唐昌田。開元中益州長史韋仇兼瓊於州境開通濟大堰一小堰十，自新津中江口引渠南下百二十里，至眉州西南入江，溉田千六百頃。又於成都北萬歲池築隄積水溉田。天寶中獨孤戒盈築官源渠隄百餘里於成都。貞元末羅江令韋德築楊村堰，引折脚堰水溉田。漢州刺史盧士珵，立雒隄堰，溉田四百餘頃。他如貞觀初開神泉折脚堰六年開魏城洛水堰，龍朔中開導江侍郎堰，長安初築導江小堰。又如太和中夷人張武等百餘家，請於青神鑿山釃渠，溉田二百餘頃。108 故歐陽詹益昌行詩曰，『馳馬至益昌，倍驚風俗和，耕夫隴上謌，負者途中歌。處々川復原，重々山與河；人煙遍餘田，時稼無閑坡』。陳子昂則謂其粟之富，若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109 此言其農業也。製造則蜀錦蜀紙，仍享盛名。安樂初蜀川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爲花鳥，細如絲髮，鳥子大如黍米，眼鼻嘴俱成，明目者方見之。其織造之巧，可以想見。又有半臂背子等諸名色，閬州蓮綾貢蓮綾，文、巴等州紬，閬州穀，等，則已列於上表中。紙則益州麻紙，開元時兩京傳寫四部庫書皆用之。又有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牋、薛濤牋、松花紙、雜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十色綾紋紙等。110 瓷器則出於邛州；釀酒則以劍南燒春，名著當時。此言其工業也。四川又有井鹽之利。據元和郡縣志，則富義、遂溪、仁壽、井研諸縣，均有鹽井，凡二十五處，其未舉出者尚多。最大者曰富義井，月出鹽三千六百六十石；次爲仁壽縣陵井，縱廣三十丈，深八十餘丈。煮鹽者以大牛皮囊盛水引出之，役作甚苦，至以刑徒充役。高宗時陳子昂已言：『蜀爲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111 又言：『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莫不皆取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尚在其外。』112 已見其負担之重。安史之亂，蜀得保全，亂後賦稅所出，除江淮外，亦惟四川而已。故高適謂成都、彭、蜀、漢四州稅賦，當他十州之重役。113 此言其財賦也。成都天下名鎭，俗號花錦城。114 賓遊之盛，繁庶不下揚州。有名妓薛濤者，有容色，能詩書，銜命使臣，

儔至蜀求見者甚衆。進士胡曾有詩贈之云，『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115 官吏之至者，亦多以冶遊爲事。如路岩鎮蜀日，委政胥吏，日以妓樂自隨，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罷鎮日合江旁離筵賜行。亦云富矣。116 其人不論貧富，惟嗜口腹，雖蓬室柴門，食必粱肉。117 故盧求成都記序云：

『凡今之推名鎮，爲天下第一者，曰揚益。以揚爲首，蓋聲勢也。人物繁盛，悉皆士著，江山之秀，羅錦之麗，管絃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讓，其地腴以善熟。較其要妙，揚不足以侔其半。』（全唐文卷七四四）

此言其社會也。

㈣五代北方農村崩潰　唐時北方農村之破壞，已於天下大亂時見之。實則雖不大亂，亦漸凋殘。太宗時畿內州郡，已見地狹人稠，耕植不博之象。118 中唐以後，日益加甚。裴耀卿言，『關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即匱乏。』119 蓋因舊時水利，大都荒廢。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浸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120 迨及唐末五代，兵連禍結，農村殘破，益不可言。梁時劉守光圍滄州，久守不下，城中食盡，民食墐泥，軍士食人，驢馬相啖鬃尾。至選男女羸弱者，飼以麵而烹之，以給軍食。121 後唐莊宗時汴州水潦爲災，自京以東，幅員千里，民戶流亡，田疇荒廢。122 實則其時不特京師，其他州郡皆然。莊宗南郊赦文言：

『鄴城及河東，久興師旅，頗困生靈。其近畿州縣，又繁運徭役，無時暫息。應北京以北諸州界，及至新州、幽州、鎮定管界，契丹侵略，井邑凋殘。兼遼州、沁州、南界，及安義北界，澤州諸縣，河陽向下至鄆、濮、齊、棣以來，逐河州縣，數年兵革，至此凋殘。』（全唐文卷一〇五）

後晉時楊光遠據青州，城內久經圍閉，頗是凋殘，居人資財粮食，多被掠奪。城郭之內，餓殍極多，戶口逃移，骸骨塡塞。而討楊大軍，雲集城郊，下寨處田苗桑棗，悉遭蹂踐砍伐。青州管內及鄆、齊、棣、兗、沂、密等州縣人戶，或則負擔糧以從軍，或則徵發運糧赴役，疲於供命，不暇息肩。123 加以外患壓逼，中原之域，民不聊生矣。

後漢高祖北巡赦文：『頃屬前朝季年，中原失馭，燕秦板蕩，萬騎分馳。寰宇爲戎虜之鄉；宮闕作腥羶之地。百萬家之生聚，俱陷虎狼，數千里之人烟，頓成荊棘。……大河之北，易水之南，久困兵戈，深成瘡痏。男孤女寡，十室九空。……自契丹爲患以來，逆虜所至之處，刼掠之外，殺害實多。』（全唐文卷一二〇）

是至五季之末，北方農村情狀，遂如竇儼所述：

『今宰牧怠職，百姓怠業，曠土不墾，履畝是憂。但隨宜以耕耘，惟天時而是賴。……今民不廣田，良有以也：蓋慮無盡地之稼，括爲稅簿，則並竭所收，輸不滿數。誰不懼也？晉漢二代，累發德音，使民多種廣耕，只以舊額供賦。旣種之後，旋以現苗計租。以至倉箱匱空，鄉井愁歎。……今編戶之甿，以債成俗，賦稅之外，將不償債。收穫纔畢，率無囷倉。官有科折之弊，私有醻賸之籌，倍稱速息，牟價速賣，則利貸一斗而償四斗矣。欲民不困，豈可得哉？此外鄉閭之中，皆有酒食之耗，詔僧佞佛，相扇成風。且瑞雪甘雨，和風所致，非爲一鄉一里，委曲而降，小民無知，競作祈賽。一歲之內，數々有之。是則債利之刼民也，將倍於公賦；祈賽之蠹民也，又等於王租。欲民之饒，終不可致。』（全唐文卷八六三上治道事宜疏）

其剖析農村凋敝之由，則兵燹、外患、災荒而外，租賦、高利貸、迷信等剝削，均足致之。

〔三〕江南諸國之社會文化〕 不獨北方爲然也。江淮荊襄一帶，密邇中原，亦被戰禍，至遭殘破。

舊唐書秦彥傳：『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自師鐸秦彥之後，孫儒行密，繼踵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息，廬舍焚蕩，民戶喪亡，廣陵之雄富掃地矣。』（卷一八二）

通鑑：『揚州連歲飢，城中餓死者，日數千人，坊市爲墟落。』（卷二五六）

同書：『〔劉〕漢宏大掠江陵，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卷二五三）

不過大亂之後，復歸安定，涵養生息，轉瞬恢復。楊行密據吳，休兵息民，招撫流散，輕賦薄歛，年屢豐登。務勤儉以

求足用，賜予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及數百，非公宴未嘗舉樂，不及數年，公私富足。三十餘州，民樂復業者二十餘年。又蠲丁口錢以輕其賦，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124 南唐李主繼之，首倡農桑。先主恤農詔云：

『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易而弗藝，桑隕而弗置。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面內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種者授之上田，仍復三歲租役。』（全唐文卷一二八）

唐末丹陽練湖緣兵亂廢涸，近湖人戶，耕湖爲田。呂延楨爲丹陽令，乃奏復之。於是築塞環岸，疏鑿斗門。大水既瀦，復得其利。125 泰州時稱沃壤，徐鉉云：『海陵爲膏腴之地，邦賦最優。』126其國之富，非偶然也。工藝之著者，一曰鑄錢。江南鑄錢，有饒州永平、池州永寧諸監，每歲鑄錢127。有「唐國通寶」錢、「永通泉貨」當十大錢、及鐵錢三種。二曰文具，南唐國主留意翰墨，於饒州置墨務，歙州置硯務。128 其墨務以李氏世爲墨官，李廷珪墨，尤爲有名。王氏談錄言：『李廷珪墨有數等，其珪字作下邽之邽者爲上，作圭潔之圭者次之，作珪璧之珪者又次之。其云奚庭圭者最下。』129 硯務則選工之善者充硯務官，歲爲官造硯有數。狀四方而平淺，其石尤精，製作亦巧。130 後主時又造澄心堂紙，北宋人甚貴重之，一紙至值百錢。131 曹繼善歙硯說謂澄心堂紙、李廷珪墨、與歙州龍尾硯，三者爲天下冠。又景在金陵，大建宮室府寺，其制皆做京師132。其間遊賞之勝，自不待言。徐鉉言：

『建康西北十里所，有迎擔湖。水木清華，魚鳥翔泳。昔晉元帝南渡，壺漿交迓於斯；今中興建都，人煙櫛比於是。其間百畝之地，宮率衛君滯沐之所也。前有方塘曲沼之勝，後有餅原峻嶺之奇，表以虛堂果樹，飾以怪石珍木。悅目之賞，充牣其中；待賓之具，無求於外。』（全唐文卷八八二遊衛氏林亭序）（卷一三四）

廣陵歌鐘之地，居淮浙之間，來往必經之途。富商大賈，通逵百數。故有『江陵殷盛，士庶駢闐』之稱。133 張崇爲廬州刺史，修建羅城，其制則虹梁碧瓦，金翠相鮮。梵舍琳宇，雕欄畫檻，極爲華美。134 又如宣州新城之建設，韓熙載

謂其『千雉疊餘，重門超忽。飛閣神行而聳漢，旋題月照以籠空。層簷翼舒，翬楹虬蹙。高碑聳而山屹，方檻豁以洞開。排窗捫以星禮，下臨無地；走長廊而雲佈，橫射爲天』。135 倘有餘力而爲之，亦足見其富庶景象。

舊五代史李昪傳，『昪僭號之後，屬中原多事，北土亂離，雄據一方，行餘一紀。其地東暨衢婺，南及五嶺，西至湖湘，北据長淮，凡三十餘州。廣袤數千里，盡爲其所有。近代僭竊之地，最爲強盛。』（卷一三四）

至若文化之盛，與西蜀並稱。王士禎云，『十國文物，首推南唐西蜀。』136 人才之衆，可以想見。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序言：

『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儒衣書服，盛於南唐。豈斯文之未喪而天將有所寓歟？不然則聖王之大典掃地盡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見於載籍，燦然可觀。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鍇之高曠，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於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於天下，其餘落落不可勝數。故曰「江左三十年間文物，有元和之風」。豈虛言乎？』

可見儒學之徒，此邦特衆。其中江文蔚（建陽）張洎（全椒）湯悅（秋浦）徐鉉徐鍇（廣陵）俱南方人。韓潘蓋北人之南渡者。文學則詩詞皆所擅，李調元輯全五代詩，吳之作家得二十九人，南唐達百零一人，李璟、李煜所撰詞，後人集爲南唐二主詞一卷傳世，而後主詞尤推五代第一大家。馮延巳、成彥雄、徐鉉亦工此道，而名不及煜。大抵後主詩詞之外，書法繪事均所擅長。宣和書譜及夏文彥圖繪寶鑑均見記其作品。流風所及，士大夫之日事文藝者，乃不乏人。李璟之正書，煜之「撮襟書，」徐鉉之小篆，潘佑之行書，皆傳後世。畫則曹仲元之釋道，爲江南第一。陸晃之人物，落筆便成。衛賢之宮室，婦人童氏之人物，梅行思、謝昌祐之花鳥，李頗畫竹，丁謙蔬果，莫不有名於時。137 而曹（建康）、陸（嘉禾）、童（江南）、謝（吳郡）、李（南昌）、丁（晉陵）諸人，皆南方人。江南文物，於此概見。

錢鏐据兩浙，並其子孫委身以事大國，始終不爲兵亂所被，故有『吳人老死不知兵革事』之豪語。138 而錢氏於喪亂之

樊毅，頗有功績。如錢鏐之築捍海石塘，繼唐人經營沿海水利。139 又於太湖旁置撩清卒凡七八千人，常爲田事治河築隄，引水一路下吳淞江，一路下澱山湖入海，居民旱則運水種田，澇則引水出田。又開鑑湖，立法甚備。140 弘俶之募民墾田，勿收其稅，因使吳越境內，地無棄田。141 錢仁昉爲長城令，躬勤耕織，民用以勸。朱行先守靜海鎮，親載耒耜，還植桑麻。此則地方官吏之協同開發者也。是以長城則稱『疲瘵蘇息，逋逃歸附。家興種桑之風，民知禮讓之節。』於靜海則稱『辛勤耕墾，闔縣同和，商農工賈，不改其業。』142 於廣潤則謂『浙陽重鎮，自古吳都，襟帶溪湖，接連江海。賦輿甚廣，田畝至多。』143 云云。其地方之開闢，則首推杭州。杭爲南宋最大都市，繁盛冠於全國。其經營也，實始錢氏。後唐景福二年，始發民夫二十萬，增築羅城，廣其舊制。蓋自割據以來，爲吳越之首府，『東眄巨浸，輳閩粵之舟櫓，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寶貨。』144 地處要衝，自益繁劇。至後梁開平四年，復廣其城，大修臺館，然後錢塘富庶盛於東南。145 錢俶時杭州寺院達四百八十所。146 若論工業，亦殊發達。越州精製瓷器，唐時已然。五代時有稱「秘色瓷」者，尤爲世所稱道。專爲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之。147 惟廩世充貢品，獻於唐晉諸主而已。148 其珍貴可見。杭州有保興監，常依唐制鑄錢。149 又造金銀器，銀裝花櫚木廚子等進奉；及細甲、弓弩、箭等，均有打造。又絲綿紡織品如越綾、吳紋綾、織成、紅羅、縠，袍襖衫段、龍鳳錦、金條紗、絹……等，鞋、履、扇、紙，均充貢物。150 製造之精巧，不讓於唐時也。人物之盛，亞於南唐，然錢鏐在位時，負知人之鑒，專賢下士，惟恐不足。名其居曰「握髮殿」，取周公「吐餔握髮」之義。常使畫工數十人居淞江，號寫手校尉。伺北方流移來者，寫貌以進，乃擇其清俊福厚者用之。151 則士大夫之南流者，自必樂爲所用。不過學術文藝界中，似無足與南唐頡頏者。全五代詩中，作家得五十人。書則錢鏐之正書，羅隱之行書。僧貫休之羅漢，傳古之龍魚，鍾隱之畜獸等，名重當世，而又皆兩浙人也。

王氏據閩中，盡有閩嶺五州之地。王潮時乃創四門義學，還流亡，定租稅。遣吏巡州縣，勸課農桑，交好鄰道，保境息民，人皆安居。152 審知代立，能以節儉自處，府庫卑陋，未嘗營葺。選任良吏，省刑惜費，輕徭薄斂，與民休息。

三十年間公私富實，一境晏然。153開平四年，又大濬侯官縣西湖廣至四十里，灌溉民田無算。154此農村之恢復也。建州有永豐監，歲因唐舊鑄錢。貞明元年，審知置鉛場於汀州之寧化縣。至年，遂鑄鉛錢與銅錢並行。龍德二年，又鑄「開元通寶」大鐵錢。永隆四年，延羲又鑄「永隆通寶」大鐵錢。155閩中佛教流行，王延鈞時度民二萬爲僧，由是以多僧稱。156然先此已有審知之大鑄佛像。天祐三年，鑄金銅佛像一，高一丈六尺；菩薩像二，高一丈三尺，龍德三年，又於城西南張爐十三所，備銅鐵三萬斤，鑄釋迦彌勒諸像。此冶鑄之業也。福建濱海，宋末泉州爲最大對外貿易中心，王氏實爲之始。審知時力招徠海中商賈，外族之來貿易者甚多，國家財政，資用以饒。157又福建去中原甚遠，避地者樂安其居，南來甚衆。審知復好禮下士，知名之士，皆依之仕宦，如王淡、楊沂、徐寅等皆是。又拓四門學以教閩之秀士。158故徐昌嗣，徐昌圖（莆田）輩，遂以詞學挺出閩中。而全五代詩中作家亦得三十八人。如韓偓、黃滔、翁承贊、徐寅之徒，連茵接軫，此人才之盛也。馬氏據湖南，楚地多產金銀茶穀，故稱財貨豐殖，而長沙之帑藏極富。159馬殷厲行商業政策，不征商旅，由是四方輻湊。復用高郁建議，鑄鉛鐵錢，流行境內。商旅出境，錢無所用，輒易爲他貨始去。故能以本土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而國用以富饒。160至其工業之發達，亦不下於吳越。若「天策府寶」「乾封泉寶」「天德通寶」及鉛鐵錢之鼓鑄；161紡織業之大興；162戰艦之製造；163金銀器之雕鏤，莫不斐然。故馬氏世以紡織品如紬、絹、白羅、卷筒白羅、錦綺褥面、綿綺背、及金銀器如銀鍋鑼、金銀雕牀、釵果子；飾物器用如御輦、玳瑁寶裝龍鳳牀、盤龍椅子、踢牀子、真珠枕、真珠花、漆器、鳳文靴、龍文帶、輦、扇等物充貢品。長沙居民，多宵夜間織草履爲業者。164希範在位時，又興土木。建天策府於長沙，作天策，光政等十六樓，天策、勤政等五堂，極棟宇之盛。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率用丹砂。及作九龍殿，刻沈香爲八龍飾以金寶。又建會春園、嘉宴堂、金華殿，費用鉅萬，165其富盛可以見矣。希範雖奢侈，然稱好學善詩，頗優禮文士。故有所謂天策十八學士者，廖匡圖、何仲舉輩均與其列。又有「楚地多詩人」之語。166全五代詩中作家凡得六十三人，且優於吳越。人才之盛，亦足觀也。高氏據湖

北，於農村之恢復，最為努力。蓋荊南八州，自唐末乾符以還，皆為鄰道所據。季昌授節度使至官，獨餘江陵一城，井邑殘破，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107] 又築隄一百三十里，障襄漢之水，居民賴之，名之曰高氏隄。高保融在位，修江陵大堰，改名曰北海。[108] 凡皆所以促進農業，以為招輯撫綏之計也。此方人才似稍亞，在五代詩中作家僅十二人，然只孫光憲一人，亦足為荊南山水生色。[109] 光憲陵州人，避亂來歸者。蓋季興雖武人，頗折節好賓客。遊士緇流，至者無不傾懷結納。[170] 其間遠道來歸者，當非在少。光憲以擅詩詞名，其籍籍者也。其工業則有造船、[171] 金銀器、段羅、綾絹、異紋綺錦、法錦、卷筒白羅、白花羅……等織造、亦嘗充貢焉。劉氏據嶺外，招禮賢士，中土之人，避亂南下者亦多歸之。

五代史南漢世家，「隱復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胤之徒，隱皆招禮之。」（卷六五）

通鑑「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為刺史。」（卷二六八）

又以其地「東抵閩越，西盡荊楚，北阻彭蠡之波，南負滄溟之險，奄擧五嶺而有之，犀玉珠貝果布之富，甲於天下。」[172] 對外貿易之利若此，故自割據以來，世代務求奢侈，惟厚自奉養。巖末年起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173] 巖作昭陽殿，以金為仰陽，銀為地面，簷楹榱桷，皆傳白金，殿下設水渠，浸以真珠。又琢水精琥珀為日月，列於東西玉柱之首。又建殿閣華秀諸宮，務極瑰麗。建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爐燃香。鋹則華靡尤甚，建離宮數十，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白金三千錠。又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計高七層，凡二丈二尺。[174] 其工業之精者有「魚英」用魚腦骨熔冶之以成器，又有鑲椰子為壺者，[175] 其富庶可見。」

一、西蜀之文物　西蜀之地，王建、孟知祥先後建國，亦為五代一大文化中心。實因中原擾攘，其地僻處一隅，尚可安

居，衣冠之族，相繼南流。唐末人士，不渡江以依南唐，即依蜀以避亂。故其人雖目不知書，而好與儒生談論，唐之名臣世族，莫不禮而用之。即位之初，即授唐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又宋琪等百餘人咸見信用，使修學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176 王士禎以爲十國文物，首推南唐西蜀，語固甚當。王衍乃前蜀後主，童年即能屬文，嘗集艷麗詩二百篇，號煙花集。孟昶爲後蜀後主，亦雅好文名，所作詞甚工。177又能獎勵學術。孟氏時百度草創，猶能取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等十經刻於石，以資學者。178 其左僕射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刻板印九經，由是蜀中文學復盛。179故有「蜀儒文章冠天下」之稱。180若詩詞之有韋莊、牛嶠、歐陽炯之徒，先後輝映。王氏五代詩話譽嶠、炯等籍甚一時，謂爲詩人之眉目。女子如費氏之善於作詞，而有「蜀出才婦」之號。181 書畫之有孫遇、張詢、杜齯龜筆，作品亦爲後世所珍。全五代詩前後蜀作家合計至一百二十八人，蜀中蓄人材之淵藪也。其地鹽利甚博，則唐時已然。孟知祥據西川時，嘗數與東川爭鹽利，初則於漢州置三鹽場，重征商旅鹽稅，歲得錢七萬緡。繼則請割雲安等三鹽監隸西川，以鹽直贍寧江屯兵。則緣兵興費繁，不能不出此以資挹注。又自鑄銅鐵錢，先後有「永平元寶」「通正元寶」「光天元寶」「乾德通寶」及後蜀鐵錢等多種。182 國用之富，由此可知。諸主雖務奢侈，亦頗知有事農桑。孟昶明德元年頒勸農桑詔有云，「刺史縣令，其務出入阡陌，勞來三農，望杏敦耕，瞻蒲勸穡。春蠶始眠，便具籠筐，蟋蟀載吟，即鳴機杼」因而連歲大有。183 國既富饒，上下競爲奢巧之嗜。如前蜀之宣華苑，苑內延袤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眞之殿，淸和迎仙之宮；降眞、蓬萊、丹霞、怡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土木之功，窮極華麗。後蜀之崇勳園，幅幀十餘里，臺榭亭沼，亦窮極奢侈。而浣花溪者，尤貴庶之所共賞，兩蜀後主，均龍舟彩舫遊其中，綿亘十里。而遊人士女，珠翠夾岸。傾城遊玩，羅綺如雲；名花異草，馥郁十里，望之有若神仙之境。後蜀時夾江汴諸王功臣百姓亭榭，異果名花，充溢其中。每春三四月，則華軒彩舫，歌樂掀天。成都城內，既富且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弦管歌誦，盈於閭巷，合筵社會，晝夜相接。城頭盡種芙蓉，秋間盛開，蔚若錦城。故有「城內人生三十歲，有不識

米麥之苗」之語。[184] 蓋以蜀中久安，民不知兵，穀麥豐登，金帛充實。社會之盛，冠於當世。宋張詠悼蜀詩云：

『蜀國富且庶，風俗矜浮薄，奢僭極珠貝，狂佚務娛樂，虹橋吐飛泉，煙柳閉朱閣；燭影逐星沉，歌聲和月落。鬪雞破百萬，呼盧縱大噱，游女白玉璫，驕馬黃金絡，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漸作；禾稼暮連雲，紈綺淑氣錯，熙熙三十年，光景倏如作。』（宋詩鈔初集乖崖詩鈔）

〔結語〕 總之，第六至第十世紀間之中國社會中心已漸次南遷。安史之先，南方地位，已形顯要；及後則北方大亂，兵連禍結，人口南流，更足以加速南方經濟社會文化之進步。又因破壞之故，南方成為財賦重心，於是南北朝以來，南北平衡之均勢，由是打破。直至五季之世，北方殘落愈甚。所謂中原正朔所在，而文化遠不若割據諸國。彼西蜀、南唐、吳越、荊、楚、閩中、南漢諸國，莫不各守本土，隨地所出，以為立國基本，自成一政治中心，而為中國文化之淵藪。故此時期中。安史為一變，唐末五代又一變，經此再變，南方地位遂凌駕乎北方之上。是以唐人言及東南，輒曰，「齒革羽毛之所生，便柟豫章之所出，元龜大貝，充牣其中，銀坑鐵冶，連綿相屬，剖銅陵為金穴，煮海水為鹽山。以征則兵強，以守則國富。」或曰「淮海奧區，一方都會，兼水陸漕運之利，有澤漁山伐之饒，俗具五方，地綿千里」。[185] 諸如此說，不一而足；然此時之猶異後來者，則南方未能盡富，北方未可盡貧。隋時大江以南，森林尚多。[186] 唐代舒州尚多毒蛇猛虎。黃州古有夷風，雖盡華俗，然戶不滿二萬，稅錢才三萬貫。福建雖有負海之饒，而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尚與華言不通。[187] 反之，初唐之際，河北稱殷實，百姓富饒，衣冠禮樂，天下莫敵。關中之地，號稱沃野。[188] 中唐之世，人才猶盛。所謂『鄒魯多鴻儒，燕趙饒壯士』。又隋唐五代，首都俱在北方，如長安、洛陽之富庶，汴都之新興，莫非政治中心所衍延。觀乎舊唐書地理志所載隋唐宮闕，唐會要所記寺觀。其宏博瑰麗，皆兩京所特擅，即可以見，煬帝經營洛都，窮極奢侈，入其都則見『帷屏竟野，士女盈川，寶馬香車，星流雲布』。[189] 每逢正月，作角抵大戲，終月而罷，天下奇伎異藝畢集。尤以十五為最，『充衢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

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形。以穢嫚爲歡娛，用鄙褻爲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袨服靚粧，車馬喧闐，肴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資破產，競此一時』。100 此風至唐猶然，長孫正隱上元夜效小庾體同用春字詩序云：

『東城之扉四闢，車馬轟闐；五劇之燈九華，綺羅紛錯。玆夕何夕，而逍遊之多趣乎？且九谷帝畿，三川奧域。交風均露，上分朱鳥之躔；控洛背河，下鎮蒼龍之闕。多近臣之第宅，即瞰銅街；有貴戚之樓臺，自連金穴。美人競出，錦帳如霞；公子交馳，雕鞍似月。同遊洛浦，便尋稅駕之津；並渡河橋，似向牽牛之渚。實昌平之樂事，令節之佳遊者。』（全唐詩卷三）

此猶高宗時矣。中唐以後，曾不少替。李庾兩都賦云：

『開元太平，海波不驚，乃羈神都，東人誇榮。時則轔々其車，殷殷其徒，行者不竄，衣食委衢，冠冕之夫，綺羅之婦，百室連歌，千筵接舞，高樓大觀，陳賓宴侶，金堂玉戶，絲哇簧語。……至德復興，六紀於玆。……惟洛泱泱，濱盈萬室；惟城瀸瀸，市廛駢集，比年大有，稍藏以實，都人嬉賞，有美無慄。』（全唐文卷七四〇）

唐代始終都於長安，社會之盛，實過於洛。所謂帝京三市，人雜五方，淫巧競馳，侈僞成俗』191 者是。王勃臨高臺詩云：『高臺四望同，帝鄉佳氣鬱葱葱，紫閣丹樓紛照曜，璧房錦殿相玲瓏；東彌長樂觀，西指未央宮。赤城映朝日，綠樹搖春風。旗亭百隧開新市，甲第千甍分戚里，朱輪翠蓋不勝春，疊榭層楹相對起。復有青樓大道中，繡戶文窗雕綺櫳，錦衣晝不襞，羅幃夕未空。歌屏朝掩翠妝，鏡晚窺紅爲吾安。寶髻蛾眉罷花叢，狹路塵間黯將暮。』（全唐詩卷一）下逮開元、天寶、中和之世，都人士女，遊賞無虛日。每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於郊野中，爲探春之宴。上巳日及清明節則遊曲江池九龍池，泛舟其中。192 而曲江池爲尤盛。

唐駢劇談錄『曲江池本秦世隑州，開元中疏鑿，遂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

周，煙水明媚。都人遊玩，盛於中和。上巳之節，綵幄翠幬，匝於堤岸；鮮車健馬，比肩擊轂。上巳節賜宴臣僚，京兆府大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每歲傾動皇州，以爲盛觀』（卷下）

時人好爲鬭花之戲，鬭挿奇花，以多爲勝，至有用千金市名花植庭苑中，以備春時鬭玩者。193 且最尚牡丹，慈恩寺、元果院、太眞院諸處尤勝。每屆花開之候，看花車馬，奔走若狂。194 楊國忠子弟，每遊春時，以大車結帛爲樓，載女樂數十人，自私第聲樂前引，出遊園苑中，豪民貴族，亦仿效之。195 夏日曲江池上，菰蒲蔥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好事者賞芳辰，玩淸景，聯騎携觴，亹亹不絕。196 七夕之夜，民間效宮中結錦成樓，上陳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婦女各以針線向月穿之，宴樂達旦。197 妓女則聚居平康坊，俠少萃聚於此，中和間名妓如天水僊哥、楚兒、鄭舉舉、牙娘輩，莫不傾絕一時。198 李庾兩都賦言：

『乃農家東作，厥土黃壤。樹以桑柘，疇菑乎南畝，以杭以稌，以黍以稷，以輸太倉，天子之儲。土厚地中，溫寒以宜，門多杖老，室有幼兒，承化發謠，帝力不知。則有程鄭之家，白闔朱軒，崇基峻砌，待闕高門。木秀葺葩，紅舒綠繁，挺碩果於華林，育豐蔬於中園。珠箔晝晴，金缸夜明，羅綺巾幬，鼓瑟吹笙。譁族陳賓，以樂乎太平。貨賄分隊，物次駢連，中署肆師，夕咽朝昏。越璞楚琛，蜀菁巴賨，戯綺張繡，紋軸蕉同，聲教之所波，車書之所通，交錯雜沓，斯焉會同。』（全唐文卷七四〇）

五代營新都，政治中心東移於汴，所謂『舟車通會之都，貨人物殷繁之地。』199 周世宗時更築羅城，廣其舊制，由是規模漸具，至宋儼然第一大都市焉。

由於北方之苟延殘喘，故南方遂成舉足輕重之勢。王夫之讀通鑑論論西北東南之消長，其說甚有足取，錄之以爲是章結論：

『自唐以上，財賦所自出，皆取之豫、兗、冀、雍而已足，未嘗求足於淮也。恃江淮以爲資，自第五琦始。當其

時，賦据幽冀，陷兩都，山東雖未盡失，而隔絕不通。蜀賦既寡，又限以劍門棧道之險，所可資以贍軍者唯江淮。故琦請督租庸，自漢水達洋州，以輸於扶風，一時不獲已之計也。乃自是以後，人視江淮爲腴土，劉晏因之筆東南以供西北，東南之民力殫焉。垂及千年，而未得稍紓。……自漢以上，吳越楚閩，皆荒服也，自晉東遷，而江淮之力始盡，然唐以前姚秦、拓跋宇文，唐以後，自朱溫以迄宋初，江南割据，而河洛關中，未嘗不足以立國。九州之廣，豈必江濱海澨之可漁獵乎？迨第五琦劉晏之術者，因其人情廉隅，畏葸者，易於弋取，而見爲無盡之藏，竭三吳以奉西北，而西北坐食之。三吳之人，不洽饘粥之食，抑待哺於上游，而上游無三年之積，一罹水旱，死徙相望。乃西北蒙坐食之休，而民抑不爲之加富者，豈徒天道之虧盈哉？」（卷二三）

附註：

1 全隋文卷五。

2 劉義慶大業雜記。

3 隋書卷六八何稠傳：「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略尤多，卿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也。」……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萬計。」

4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

5 舊唐書卷一八二秦彥傳；全唐文卷七五三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啓。

6 全唐文卷一九九及二六〇。

7 唐書卷五三食貨志。

8 同前。

9 唐書卷二二五上本傳。

10 全唐文卷四七賑田承嗣永州刺史詔。以上參攷舊唐書本傳及資治通鑑。

11 舊唐書卷一四五本傳。

12 唐書卷二二四上下周李傳。

13 隋書地理志。

14 唐會要卷八四及唐書地理志。

15 全唐文卷三四八爲宋中丞請都金陵表。

16 同前卷四三。

17 同前卷五六六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18 同前卷六三。

19 同前卷五五五送陸歙州詩序。

20 同前卷六一五請令程出异巡江淮表。

21 同前卷六二六代百寮賀放浙西租賦表，又六三〇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僕射京兆韋府君神道碑。

22 同前卷六六六蘇州刺史謝上表。

23 通典卷一一。

24 唐書卷五四食貨志。

25 全唐文卷四三〇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

26 同前卷五二九顧況湖州刺史廳壁記；卷六〇六皇甫湜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27 李肇國史補卷下。

28 全唐詩卷六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

29 全唐文卷八〇二。

30 元和郡縣志卷二九。

31 見唐書地理志及元和郡縣志所載諸州土貢。

32 舊唐書卷一〇五韋堅傳。

33 全唐詩卷一三吳興三絕詩。

34 同前卷八送段功曹歸廣州。

35 太平廣記卷一五七李敏求河東記，「此間甚難得揚州氈帽子。」兎毛褐見國史補卷下。

36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37 通典卷九。

38 唐會要卷八九。

39 元和郡縣志卷二九、三〇。

40 舊唐書卷一〇五韋堅傳。

41 國史補卷下。

42 全唐文卷四七停揚益宣三州作坊詔。

43 唐[illegible]之稗編卷八六。

44 新唐書韋堅傳。

45 全唐文卷九太宗斷賣佛像敕，卷二六玄宗禁坊市鑄佛寫經詔。

46 劉恂嶺表異錄。(唐代叢書)

47 隋書卷二高祖記。

48 唐書卷二二〇高麗傳。

49 唐語林卷一。

50 國史補卷下，嶺表錄異：「廣管羅州多棧香樹，身似柳，其花白而繁，其葉似橘皮，堪作紙，名為香皮紙，灰白色，有紋，如魚箋（牋），其紙慢而弱，沾水即爛，遠不及楮皮者。」

51 全唐文卷七二七。

52 錢易南部新書壬集(學津討原)

53 趙德麟侯鯖錄卷六。

54 均見浮梁縣志。

55 國史補卷下。

56 全唐詩卷一〇。

57 嶺表錄異，段公路北戶錄。

58 全唐詩卷一三唐秀才贈端州紫石硯以此答之。

59 國史補卷中。

60 北戶錄卷七。

61 唐書卷三四五行志：「文宗時吳越間織高頭草履，織如綾縠，前代所無。」

62 唐六典卷七，「河渠橋所須竹索，令宣、常、洪三州，役工匠預支造。宣洪二州各大索二十條，常州小索一千二百條。」

63 全唐文卷九五九代崔大夫諫造銅燈樹。

64 北戶錄。

65 本表根據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志、唐六典、通典所載諸州土貢臚列而成，擇其部門之較著而有類可歸者。

66 唐會要卷五四食貨志，「（太和）四年，詔積錢以七千緡爲率，十萬緡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萬以二年，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束如京師。」

67 見全唐詩卷八杜甫江陵望幸詩題下夾注。

68 同右卷一七見殷堯藩侍御憶江南詩三十首中多叙蘇杭勝事余嘗典二郡因繼和之。

69 全唐文卷六六一張正甫蘇州刺史制；盧元輔杭州刺史制。

70 同右卷七五三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71 同右卷三一六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

72 孫逖詩：「荊蓁古木閉荒阡，共道繁華不復全，赤縣唯餘江樹月，黃圖半入苑人烟。」（全唐詩卷四丹陽行）李白詩，「地擁金陵勢，城迴江水流，當時百萬戶，夾道起朱樓，亡國生春草，離宮沒古丘，空餘後湖月，波上對江州。」（同卷六金陵）

73 全唐文卷五二九湖州刺史廳壁記。

74 同右卷四三八陳諫甫宣州開元以來良吏記。

75 同右卷八一九刁尚能撫州南城縣羅城記。

76 番陽見同右卷四六歐易洵臨川帖；洪州見卷四二七于邵送王司議季友赴洪州序；吉州卷六八六皇甫湜吉州刺史廳壁記；澧州饒州卷六四九元稹授齊照饒州刺史王堪澧州刺史制；鄱陵卷七二六崔嘏授紇干泉江西觀察使制；陵陽卷六六〇白居易除范傳正宣歙觀察使制。

77 唐會要卷四一。

78 酉陽雜俎卷七，續集卷八。

79 全唐文卷六七〇。

80 酉陽雜俎卷七。

81 尉遲樞南楚新聞卷五（唐代叢書）

82 韋巨源食譜。

83 白香山集卷一九寄李蘇州兼示楊瓊，「心奴鬢上秋霜白，」卷五一憶舊遊，「李娟張態成春夢。」

84 同右卷一九代謝好答崔員外及卷五一霓裳羽衣歌。

85 [illegible]卷五。

86 全唐文卷四七三。

87 新唐書卷一七八[illegible]政傳。

88 全唐文卷二九一張九齡開大庾嶺路記。

89 同右卷八〇四魚孟威桂州重修靈渠記。

90 唐代流人初爲個人流徙，或只帶妻子，繼則准帶家屬，父祖子孫均可同去。見全唐文（卷六一五）王播奏云云。

91 新唐書卷一六〇鄭云逵傳；卷一九〇中李岩傳。

92 以上見全唐文卷二二六張說宋公遺愛碑卷六三九李翱楊於陵墓誌銘，卷三五五蕭昕張九皋神道碑，卷六三九李翱徐申行狀，卷六二一李華李公去思頌序。

93 唐書卷一九七韋丹傳，新唐書卷一五四孔巢父傳，卷一七七盧鈞傳。

94 全唐文卷三九〇獨孤及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銘。

95 同右卷四七九楊憑羅珦德政碑，卷七五四杜牧韋公遺愛碑，卷四九六權德輿李公遺愛碑銘序。

96 同右卷一三令山東江左採訪人物詔。

97 舊唐書卷七五韋雲起傳，『大業初……上疏奏曰，「今朝廷之內，多山東人，而自作門戶，更相剡薦，附下罔上，共爲朋黨。」』

98 全唐文卷四八九與睦州杜給事書，卷五二九湖州刺史廳壁記。

99 同右卷六二八呂溫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

100 唐語林卷四，『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已來，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有乾俊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101 玉泉子（唐代叢書），『諸道每歲進閹人，所謂私白者，閩爲首焉。且多任用，故大夫以下桑梓，多係於閩，時以爲中官藪澤。』

102 隋書卷七五本傳。

103 經學歷史卷七。

104 唐會要卷三五。

105 全唐文卷七五三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106 宣和書譜。

107 全唐文卷二高祖遣使安撫益州詔，又卷一定戶口令。

108 舊唐書卷六五高士廉傳，唐書卷四二地理志。

109 全唐詩卷一三三，舊唐書卷一九〇中陳子昂傳。

110 四川獻紙見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麻紙見同書卷四七經籍志，諸色紙見國史補卷下。

111 舊唐書本傳。

112 全唐文卷二一〇上蜀川軍事。

113 舊唐書卷一一一本傳。

114 唐書卷二二四下陳敬瑄傳。

115 何光遠鑒誡錄卷十。
116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三。
117 隋書卷二九地理志。
118 舊唐書卷七八高季輔傳。
119 通典卷一〇。
120 玉海卷二一。
121 通鑑卷二六七。
122 全唐文卷一〇五減膳宥罪德音。
123 同右卷一一九收復[illegible]州大赦文。
124 通鑑卷二五九及二七〇。
125 全唐文卷八七一呂延禎濬湖碑銘。
126 同右卷八八五[illegible]公堤銘。
127 舊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貨志。
128 陳師道後山叢談卷一。
129 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三十七引。
130 歐陽修試筆。
131 程大昌演繁露卷九。
132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六二。

133 全唐文卷八九七羅隱廣陵妖亂志，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一一二黃冠道人傳。

134 全唐文卷八六八殷文圭後唐張崇修廬州外羅城記。

135 同右卷八七七宣州築新城記。

136 五代詩話例言。

137 皆見宣和書畫譜。

138 中吳紀聞卷六。

139 通鑑卷二六七。

140 十國春秋卷七八武肅王世家。

141 通鑑卷二七〇。

142 全唐文卷八九七司儀錢公列傳，卷八九八謝鶚朱行先墓誌銘。

143 同右卷一三〇錢鏐建廣潤龍王廟碑。

144 同右卷八九五杭州羅城記。

145 通鑑卷二六七。

146 十國春秋卷八一忠懿王世家。

147 侯鯖錄卷六。

148 見十國春秋。

149 舊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貨志。

150 均見十國春秋。

151 同右卷七八武肅王世家。

152 同右卷九〇司空世家。

153 通鑑卷二六七、舊五代史卷一三四傳。

154 十國春秋卷九〇太祖世家。

155 同右，又卷九二景宗本紀。

156 通鑑卷二七六。

157 十國春秋卷九〇。

158 五代史卷六八閩世家。

159 十國春秋卷六八文昭王世家，又卷六九廢王世家。

160 通鑑卷二七四十國春秋卷六七武穆王世家。

161 十國春秋卷六七，又通鑑卷二八二。

162 十國春秋卷六七：「湖南不事桑蠶，郁勸王令輸稅者以帛代錢，由是機杼大盛。」

163 同右卷六九，「乾祐二年……造戰艦七百艘。」

164 同右。

165 同右卷六八文昭王世家。

166 五代詩話卷七何仲舉條。

761 通鑑卷二六六。

168 十國春秋卷一〇〇武信王世家，卷一〇一貞懿王世家。

169 五代詩話例言。

170 十國春秋卷一〇〇。

171 同前乾化三年：『造戰艦五百艘。』

172 廣州人物傳卷四南漢黃損傳。

173 舊五代史卷一三五劉陟傳。

174 十國春秋卷五八，六〇。佛寺見全唐文卷一二九千佛寶塔記。

175 十國春秋卷六〇後主本紀。

176 同右卷三五高祖本紀。

177 同右卷三七，五代詩話卷一。

178 參考十國春秋卷五二毋昭裔傳及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二二引成都記。

179 愛日齋叢抄卷一。

180 見朱彝尊經義考。

181 鑒戒錄卷一〇。

182 十國春秋卷四八後蜀高祖本紀，卷三六，三七前蜀高祖後主本紀通鑑卷二九二。

183 十國春秋卷四九後主本紀，『自六年「廣政」至于今年「九年」，歲大有』。

184 同右注引野人閒話。

185 全唐文卷三四八李白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卷四六二陸贄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186 舊唐書卷七五張玄素傳，『嘗見隋室造殿，楹棟宏壯，大木非隨近所有，多從豫章採來。』

187 舒州見唐書卷四一地理志，黃州見全唐文卷七五一杜牧黃州刺史謝上表，福建見卷六〇九劉禹錫福州刺史薛公神道碑。

188 通鑑卷二一七考異引河洛春秋，唐書卷五三食貨志。

189 全唐文卷一三二王績三日賦序。

190 隋書卷三煬帝紀及卷六二柳彧傳。

191 唐會要卷八九陽城受言。

192 南部新書庚集。

193 開元天寶遺事卷三（唐代叢書）

194 南部新書丁集。

195 開元天寶遺事卷三。

196 劇談錄卷上

197 見注 195。

198 孫棨北里志卷八。

199 全唐文卷一一七晉高祖赦汴州敕文。